THE LADIES' JOURNAL

婦女雜誌

第九卷第四號

婦女主義之科學的基礎……周建人
家族中的婦女……黃石
從家庭生活到人類生活……Y. D.
日本托兒所視察記……費哲民
第三國際對於婦女問題的決議……朱枕薪
從大家庭生活到個人生活……Y. D.
對於鄭振壎君婚姻史的批評（十八篇）
女子之性的知識……味辛
烹調食物的原理……高山
兒童的遊戲及玩具……景遜
烹飪用具之研究……熊士
創作 村婦……夢雷
短篇名作 獄中……阿伽洛年 沈澤民

No. 4, April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獲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價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以一分二分者為限）	一角一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地域	一期	半年	全年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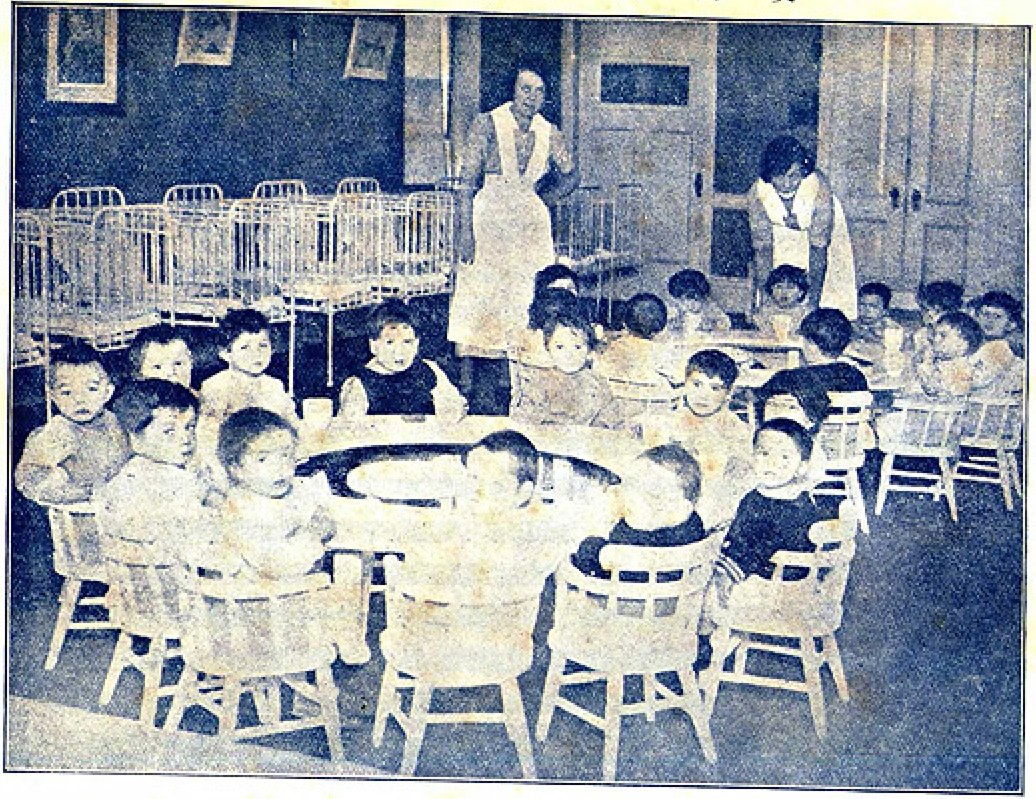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幅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六角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工價另議。惠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美國紐約的托兒所一



美國女子的跳高競技



婦女雜誌第九　第四號目次



婦女主義之科學的基礎……周建人（二）
家族中的婦女……黃石（八）
從家庭生活到人類生活……Y. D.（一三）
從大家庭生活到個人生活……Y. D.（七一）
日本託兒所視察記……費哲民（七六）
第三國際對於婦女問題的決議……朱枕薪（八〇）
全國司法會議通過女律師案……陳鶴珠（一〇六）
評壇
□告中國女權運動者……萬山（一〇七）
□廢除婢女的希望……開時（一〇九）
□我們應當怎樣救濟小孩……高山（一一〇）
女子之性的知識（續）……味辛（一一〇）
烹飪用具之研究……羅士（一一五）
烹調食物的原理……高山（一一八）
兒童的游戲和玩具……景遜（一二三）



對於鄭振壎君婚姻史的批評

愛情的表現與結婚生活……克士（二三）
新舊的衝突……陳待秋（二四）
重圓的希望……陽少芬（三〇）
對於『逃婚』的同情……元啓（三三）
一封信……嚴敦易（三五）
女性觀和戀愛觀……陳德徵（三六）
我的離婚的前後……Y.D.（四一）
婦女的非人時代……逆史（四四）
偏見的男性之偏見……徐呵梅（四六）
太富於科學家色彩的鄭先生……衞士生（五〇）
請看我的對她……何章欽（五五）
對於四條問題的答案……陸江東（五七）
一點意見……沈晒炎（六〇）
不要向弱者宣布死刑……慇甫（六一）
女子是有情的……張厭如（六三）
時髦與改良……趙孝清（六五）
婦女解放的必要……周寶韓（六七）
沒有重圓的可能……高歌（六八）

（接次頁）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續）……胡學志（八三）

村婦……夢雷（九七）

獄中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原作……沈澤民（一〇一）

——新詩——

□母親的哭泣……徐雉（一〇七）

□我和她……何心冷（一〇七）

□小詩六首……唐雋蕉（一〇八）

□星……焦菊隱（一〇九）

□樂和愛……焦菊隱（一〇九）

□印象……焦菊隱（一〇九）

□他……焦菊隱（一〇九）

□靜……焦菊隱（一〇九）

□晚……焦菊隱（一〇九）

□花兒……焦菊隱（一〇九）

□悟……焦菊隱（一〇九）

□淚……焦菊隱（一〇九）

□十六……胡品嵩（一〇八）

附錄……（一二五）

上海婦女團體致絲業董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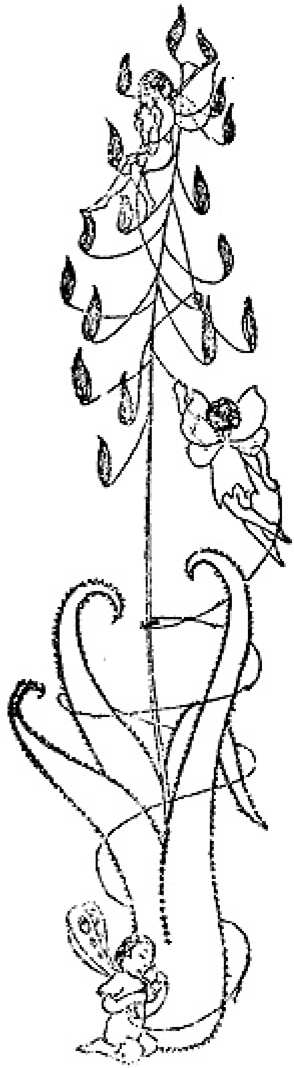
讀前號……（一二六）

編輯餘錄……（一二八）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四號



婦女主義之科學的基礎

周建人

一

自來對於男女，常抱一種成見，深信男女有極大的差別，并因這差別，分出男女的本分來。男子治外，女子治內，這是男女天然的活動範圍，如果女子想逾越出這範圍，去幹男子所常幹的事，便是不守本分。然試問這種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即根據什麼理由，定這種分工的規律？能夠明白解答的人，恐怕很少。我們如果不肯盲從舊說，對於男女活動的範圍應該怎麼，要想加以深沈的考察，便不能不先知男女在生物學及心理學方面的差別如何。近代學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實在替我們開闢不少的途徑，所以我們實在有一遍的必要。

二

德國的范尼蓋爾（Otto Weininger）從前曾堅決的主張男女並沒有分明的差別。他的意見，以為「婦女是帶有男子的性質，男子中也是帶有女子的性質的。」所以性愛的發生，不必定在異

性，同性也能相愛，正因爲這個緣故。他說男子沒有百分的男性，女子也沒有百分的女性的；便是最富於男性的男子，所含男性也不過百分之九十，其餘的十分却是女性，在女子方面也是如此。如所含的反對性過多，遂有男性的女子或女性的男子。他并且說性愛是這樣的：富於男性的男子，必愛富於女性的女子；如只含十分的女性的男子常愛含九十分的女性的女子。男性的女子，則愛女性的男子了，如喬治散 (George Sand) 與繆稅 (Alfred de Musset) 及索班 (Chopin) 便是這一例。

但是范尼蓋爾所說，占有百分之幾的男性與女性，包藏在細胞的什麼地方？是否可以看得出？這顯然是不能的。他也承認據實驗說，這本與不合，但根據觀察，實在有這種情形。

三

到近年來，纔知道兩性的不同，在細胞內的東西，彼此確有些差異；這差異卽在受胎的時候便已如此的。人生的胚胎，與別的生物一樣，由一個卵細胞與一個精細胞的合併而來。由這受精的卵細胞一再分裂，遂逐漸長發成爲個體。因此我們須先問，個體之始，兩性是怎樣制定的？

近代生物學家說，生物的細胞將分裂的時候，細胞核變了一段段的形狀（名叫染色體）。每種生物體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都有一定；譬如人體細胞內的染色體，女的一律都是四十八枚，男的則爲四十七枚。女的四十八枚染色體中，有兩枚比較的大；男的四十七枚染色體中，大的染色體只有一枚。這較大的染色體，爲便利上，稱他們爲X染色體。

女子的細胞內，既有染色體四十八，造成卵的時候，經過一回減數分裂後，每個卵球內，各含染色體二十四枚。至於男性細胞內的染色體，既然只有四十七，那麼，變成精細胞的時候，行過減數分裂，精細胞自然分兩種了：一種內含染色體二十四，一種則只含二十三。當受精的時候，如含二十四枚的精細胞與卵合併，結果是四十八枚，遂成女性的個體。如二十三枝的與卵合併，則只有四十三枚，遂成爲男性的個體了。

四

我們照這樣看來，在細胞學上，男性並沒有比女性超越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缺少一枚染色體；若說優長處正在缺這一枚染色體，這似乎也缺乏論理罷。據這生物學上的見解，若不因此說女性優強，也更沒有理由可以說男性優強了。

再從生理學上看，却有極大的不同；譬如男性的生殖細胞，精子，和女性的卵球，差異很是顯著。一是活潑的消費能力的；一是靜止的，貯蓄能力的。芬諾脫(Jean Finot)的兩性問題裏，便以這兩種細胞生活的不同，比擬男女兩性的不同，湯姆遜(Thomson)與該持(Geddes)兩氏，說女性的生理是構造作用強盛，男性是破裂作用強盛，這話是已爲多數人所知道了。德國梅萊德爾夫人(Rose Mayreder)的婦女問題的檢索裏，便說兩性的不同，可以從這一點去分辨，兩性心理上的性質，也可以從這一點分別的。

但是從這一點上分辨兩性心理的不同，可又爲難了。在生理上，如上面所說，「男子會含有女性，女子也含有男性的。」男子狀的女子，如臀部小，前胸平，聲音低，或者竟生有髭鬚的，如叔本華所稱爲「銷魂的兩性人」，是常有的。歷史上有許多天才婦女，都帶男性。相傳喬治散是愛着長脚袴，吸雪茄，幷且粗聲的；喬治愛理奧脫(George Eliot)也富於男子的氣概。因此遂使剛考芝(Goncourts)說出這話，「婦女沒有具天才的，天才的女子都是男子。」照這樣說，創造的才能，是男性的特質了。

著名的女子，雖多富於男性，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斷定才能是男性的屬性之一。我們回看男子也有天才者，如廉稅便是一例，又，男女外貌的不同是兩性的第二性徵。這第二性徵的發達，據達爾文派的意見，是由於兩性選擇的結果，與才能上有如何的相關，却沒有什麼明證。

只有體力與勇猛，似乎是雄性的特性，但這也並不是絕對的條件。儘有許多動物，雌的更比雄的強健，如要從這一點上證明男女兩性的優秀，也不易得到確切的論證。因此同是富於生物學知識的人，有的以男性爲本位，有的則以女性爲中心。

五

我們更從心理學上找尋男女的優劣：從前有名的觀察家，嘗說婦女的心情多是一式的。心理學家馬克斯瑙陀(Max Nordau)曾這樣說，「婦女很多彼此相像，除却少數婦女以外，你們只要知道一個，別的婦女也都可知道了。」

這是的確的，許多教育家是這般說，學校試驗的結果，女生的變化確比男生少，最優的和最劣的往往是男子，女子在兩者的中間。然在他方面，却更有許多學者表示相反的意見。他們以爲婦女的心理，是不可測摸的；如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便以爲婦女的心情非常複雜，丈夫少有能够知道她的。

婦女個人的心理，是否複雜，姑且不說，但查考她們羣衆的變化區域，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婦女中智慧才能比男子少變化，那麼特出的天才當然比男子少。美國桑待克教授(Prof. Thorndike)曾說道：『如果一羣男子的智慧和能力，確比婦女的變化界限大，那麼特出的人及各項的領袖，自然常常屬於男子了。』

這是很明顯的，即使一羣婦女中，最多數的個體，智慧高於男子，但變化的兩極卻被男子占去，最平庸是男子，出類拔萃也是男子。

六

男子的多變化，是普遍的現象，但從兩性形成之始以至長成以後，作解剖心理各方面試驗，都考查不出男女的優劣點何在，然則男子究竟為什麼比女子多變化呢？換一句話，便是女流天才者的人數，為什麼不及男子的多呢？

對於這問題，經近代許多人從各方面研究所得，婦女天才者所以不多，並非根本上沒有發展天才的能力，實在因為負擔生育，身體不健全，及環境束縛的緣故。從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經說過，婦女的唯一官能，除卻生殖，沒有別的了，這話實在有不少的真理。霍林華斯(Hollingworth)很決斷的說，婦女的大量能力，盡用在生殖上，這是不能再向別方面發展的大原因。生活中的能力，決不能多方兼顧的；婦女因生殖的負擔重大，以致減少別方面的發展才能，有許多理論和事實可以證明這真理。多數學者之中，愛倫凱女士便這樣說道：『婦女因了為母的任務，要用去這許多體力和心力，在智識範圍，自然不能顯著了。』

婦女一方面負擔懷孕和哺乳，一方面又做性的奴隸，這都是妨害才能發展的原因。但婦女為什麼會做性的奴隸的呢？為什麼男女的關係，會如尼采所說，『婦女要被占有，男子要占有，有了這個愛將那「占有」維繫』的話呢？

這原因大概是因體力的強弱，多少年相沿造成的習慣。偉斯德馬克這樣說，『妻之所以服從於夫，是因為男子的本能的欲望強於女子，……就性欲衝動的本質而言，男子方面有統御之勢，婦女方面有順從之勢的。』我們祇要看了侃婦夫(Kempf)研究獼猴的兩性心理的學說，可以了然了；他說，猴類中便在一羣同性的個體裏，也有弱者作強者的性的服從者的。

七

婦女既做了性欲的服從者，並負擔養育的勞務，別一方面又從

而造成一種比男子缺乏發展的機會的環境。才能的發展，本質的優良，只是一方面，環境的適宜也很重要。凱退爾(Cattell)在美國科學家的家庭中說，『若使達爾文生在中國，決不能成爲達爾文；』『俄國中國和印度，有許多不會發言的，無名的密爾頓，林肯，達爾文在那里呢。』我們不能不承認其中有至理存在。

秦培爾(Idam Tarbell)在婦女的道路 (Ways of Women)裏，描寫婦女生活的麻煩說：『有一女子向廚房裏用加非果裂一杯加非，她磨了一轉，便要把上蓋取下一看；加非所在的地方，離磨有二十步，磨離罐又有十步；等到加非磨好待煮了，罐子却在別一間房中。』這是秦培爾所親見的情形，但這不是殊特的例，許多婦女，大部分的時間，正一樣消耗在相似的瑣事裏，那里還有餘剩的能力，發展到別的方面去呢？

以上不過說家常瑣事的繁擾婦女罷了。至於生育一事，更足致婦女心身的疲勞。所以生育與發展才能，實在適相反對的。龍勃羅梭(Lombroso)曾舉出許多男子天才者都是獨身者，因爲沒有家庭，便有多餘的時間從事於研究，這是發展才能的重要機遇。更有許多，則是不會生育小孩的，把這事例證諸婦女，也很相符合。如愛利奧脫，勃朗武姊妹(Bronte)，奧斯丁(Jane Austen)，翁治散，有的不結婚，有的雖結婚，而不以全生活從事於結婚生活上的。此外如亞當斯(Jabe Addams)，奈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愛倫凱等人，也都是這樣。

八

婦女不特因爲負擔生育，有礙於別種才能的發展，便在平時，刻苦研究的力量，也有不及男子的地方。女性造血機能的強盛，和抵抗多種疾病的力量，雖爲男子所不及，但多數女子，平時常常感着痛苦與不安。別的不說，多數婦女，在月經期內感着不快的很多。杜威博士(John Dewey)說，大學女子，百人之中，有六十六是常感受苦痛的。爾萊斯頓(G. A. Preston)查考二百人大學女子，完全不感痛苦的，百分中只有三十人的樣子。一九一六年，美爾散士氏 (Sanes, K. I.) 曾就四千五百人的健全婦女調查其健全狀態，其中百分之四十七，都感受苦痛的。但月經本是由於生理的自然，婦女果是天然應該有這種苦痛的麼？據摩爾登博士 (Dr. Rosalie S. Morton)說，這種苦痛，實由於不衛生，身體姿勢失當，及不得正當的運動所致；而在勞苦的狀況之下，這種苦痛尤其難免。

因此，婦女有這等身體上的障礙，不特妨害其刻苦研究，更有許

多工作，她們實不宜於從事。所以哈佛大學教授羅斯諾(Milton J. Rosenau)說：『依生理上，婦女不適於操男子同樣的工作，尤其在爲母的時候，又每月的月經期中，有許多工作，婦女都不宜操作，……婦女過於操作的結果，在生育及嬰兒夭亡，有極大的影響。』

九

照上面所說，無論從細胞學上或心理學上，都找不出男女智慧下高的證據；婦女學問家所以少於男子，是因爲婦女發展才能的機會少於男子，以及負擔生育的勞苦。自來的社會，又竭力否認婦女有才能的必要，並且竭力是認生育是婦女唯一的任務，因而造成這樣禁錮婦女的環境；一方面又因婦女少有天才者而卑視女性，說不當與男子相並。

但我們要問，社會上爲什麼這樣尊榮才能呢？這問題大概不難瞭解，因爲民族中多出高才者，實有利於全民族的生存。民族中如高才者產生愈多，——雖然別方面有不少凡庸的人——但民族便覺得提高，雖然文明不盡能爲人類謀幸福，但在種族的生存上，却是重要的條件。所以人類的欽仰高才，也是求生意志的擴張，能了。但仔細思想，爲未來民族計，許多不發言論而聰明的小學教師，聰明的母親，也一樣有功績，只是不引人注意罷了。

因此婦女生育的任務，在未來民族上非常重要，爲種族的向上，婦女能夠盡其本能養下良好的兒童，恐怕比多產生幾個天才，文人，或科學家，更其重要。所以婦女因盡力於培養未來民族的長成，遂無暇顧及文藝科學的事情，決不能因此菲薄婦女的無能了。

但生養小孩，是極大的藝術，與別的藝術一樣，決不是沒有知識與興趣，能夠得着良好的成效的。中國向來的觀念，僅以爲婦女都是生育小孩的，又以爲生育小孩，用不着旁的知識，其錯誤自不必論。瓊林華斯曾很明白的說，婦女爲母的本能的分配，一照蓋然數的定律(Law of probability)的，爲母本能適中的人最多數，兩極端則有最強或最弱的，不過爲數很少了。

因此，我們如用科學的見地說起來，不能因婦女的高才者不及男子的多，而卑視她們，因爲她們所盡力的事，未嘗不是很重要的；但要收穫好的結果，都不能不使她們有良好知識和對於任務的興趣。並且我們應當知道爲母本能是循蓋然數的定律的，不當以母職加於凡是婦女的身上，一面當認爲母是神聖的事，而一面仍當予以自由，使婦女能各就自己的志趣去做，那麼，所任的事收效自然顯著，高才婦女也得發揮她們的才能了。



家族中的婦女

黃石

『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爭鬭的歷史』這是馬克斯的名言；（1）意思是說人類社會一切過去的生活，都是壓制和解放的事實。看來很奇怪，人類社會的組織，雖然幾經變遷，可是一方面除掉現時壓制的強權，他方面又要製造一種新權力。（2）這樣就造成一切歷史上『一治一亂』的陳蹟。但是這些壓抑的事實，大概都是暫時的，範圍也不廣大，被壓抑者無論被虐待到怎麼，終究有翻身的日子，只是女性的被壓抑，卻是永久的，而且是很普遍的現象。有名的社會學者瓦德（Ward）說『上面所說的「男性中心的世界觀」（Androcentric World View）固着於人類的心坎中，直到現在，成為一切思想動作的本體……自有歷史以來，婦女就完全屈伏於男子壓抑之下了。』（3）女性被壓抑了這麼久，直到現代才有翻身的希望，這固然是女性的大不幸，也是人類的大恥辱呵！

這種男性中心主義，這些壓抑的事實，在家族裏具體的表現出來。說起家族，好像是很神聖的東西，其實從原始時代的父系家族（The Paternal Family）到現代的小家族（Small Family），都充滿了痛苦的呼聲，悲慘的現象。有很多學者，把家族的機能和把對於文化的貢獻，說得『天花亂墜』可是一回想及女性在家族裏的困苦情形，和由此所生的結果，便立刻把我們尊重家族的熱情降到零度以下了。這個說法，並不是誇張，只看家族一語的語原，就可以知道家族本來的性質。據言語學者的研究，"Family"一語，本來從阿斯甘語（Oscan）的"Famel"而來，而"Famul"一語又是拉丁語"Famulus"（奴隸）的語原，所以孔德（Conte）

認定家族的本義是『下僕』或『奴隸』。瓦德說，『家族是社會的贅瘤，是不自然的男性支配的產物。』(4)拉尖衮富爾也說：『父的家長權是家族的根本條件。在以平和的兩性關係為特色的群集生活中，也許有夫婦關係，但是使這種關係得以成為一個永久的關係，完全是以家族的支配征服的事實為基礎。』家族制度是壓抑女性的工具，這一類的話，不勝枚舉，可是這些抽象的理論，還不能據為家族束縛女性的鐵案，所以不必具引出來。現在從實際生活考查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

自家族制度成立，女性就降到奴隸的地位，這種事實非常普遍，這里只舉出幾種較顯著的例：據人類學者埃亞爾(Eyre)所列舉的事實看來，澳洲土人夫婦之間，差不多沒有真愛情。男子只把奴隸的勞役做標準，評定女子的價值。試向澳洲的青年發問，他們為什麼要娶妻，他們一定異口同聲的答道：娶妻為的是使她吹柴，汲水，備辦食物，並且要占得她的裝奩。斯賓塞爾考察加菲爾人的家族生活的結果，說：『加菲爾人的妻，除了做種種家事以外，還擔負一切苦役。她是丈夫的牛馬。我親自聽見過加菲爾人說：夫買妻，妻有為夫勞動的義務。』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母親莫尼加(Monica)說，『羅馬的結婚，除了訂「勞動契約」以外，沒有意義。』所以當種族戰爭時，戰勝的部落，最歡喜捕虜女子，為的是既可以使她們當奴隸，從事勞動，又可以把她充妻妾。倍倍爾(Bebel)說：『婦人是奴隸以前的奴隸』這句話雖略嫌說得過大一點，可是強迫婦女從事家內的勞作，的確是家族普遍的現象，(5)也可以說這是家族制度成立的一個動力。

這種待遇，不獨古代的或野蠻的部落為然，就是現代文明的民族也是一樣，並且有人還想把他維持下去呢。德國人常說女子的冀幸福，只在家庭的四堵牆裏。法特力克大帝(Federick the Great)在街上逢到婦人，就舉起他的手杖，上前對她說，『家裏去罷，高尚的婦女，應該常在家裏。』此外如中國的『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信條，和歐美的『賢妻良母主義』，都是這個觀念的表現。愛倫凱通常被稱為新思想家了，可是對於婦女從事家外工作，卻表示極端的反對，她說，『倘若新社會不使女子做「靈魂的教育者，」而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從事戶外工作，實在是精力的大濫用』。又說，『妻子出外就職的結果是：不生產，嬰兒的死亡率高，其幸而留存的兒童，則陷於物質的，精神的墮落；不安的家庭生活，及由此所生的不安，酗酒，和犯罪』(6)女子既被關在家內，所以一切社會的活動，都沒有女子的分兒。(7)

家族所施於女子的壓迫，還有比勞役更甚的，就是把女子當作男子的財產，這個事實，尤以父權家族(Patriachial Family)為尤甚。奈破崙法典有一段說：『婦女本來是給男子生兒女的。婦女是男子的財產，男子不是女子的財產。』列士諾說：『非洲地方差不多無論那里，妻子都是丈夫的財產。丈夫把女子當作呆獸，有使役的權利。他們驅使妻子，和使用牛馬一樣。』這種事實，是貿易婚姻的原因，也是他的結果。因為女子是用錢買來的，和牛馬是用錢買來的一樣，所以女子和家畜一樣是男子的財產。魯安努說：這種貿易婚姻的風習，把女子看做動產，家畜，和物品。(8)此種風習，在古代的羅馬，尤為盛行。從法律上說，妻是夫的所有物；從經濟上看，所謂家產，從廣義說，是包括妻子，奴隸，房屋，家畜等。妻既是夫的動產，所以夫對於妻有絕對的威權，家長對於妻兒，有生殺予奪之權。在替楊人(Tijians)中，當女子出嫁時，她的父親對購買人說：『你是她的絕對的主權者，你如果厭惡她，你可以賣掉她，殺掉她，喫掉她！』把女子當作商品，財產，這種風習，在很多文明民族中，仍可以找出她的遺跡。只可憐女子的人格，却被男子輕輕地取消了！

男子視女子為財產的一部分，這種事實，在現代文明的社會，雖然比較的希罕，可是却另有一種與此相等，而且更加普遍的侮辱，就是把女子當做男子的玩具。這樣事，也許有多人抵死不肯承認，可是事實上却是如此。你看各國的男子，都是喜歡嬌柔纖巧的女子，而女子因為經濟不獨立的原故，不能不百般打扮，裝成千嬌百媚的樣子，去討好於男子。中國的纏足，和歐美的束腰，固然是為媚悅男子，就是普通的裝飾，也何嘗不是為滿足男性美的趣味而起呢？所以女子嫁給一個男子，和妓女向遊客賣淫一樣，沒有分別，不過結婚是正式的，長期的賣淫罷了。女子婚嫁就是賣性以求生活，這種事實，差不多是社會問題研究者所公認，尤以易卜生描寫這種賣淫式的結婚，最為深刻。現在把他在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所描寫的，節錄幾句出來：——

愛麗德　是，我們是互相哄騙；至少我們把真實隱藏了。因為實在——單純的實在——是你去到那里買我回來。

文格爾　買——你說買！

愛麗德　呵！我一點不勝過你。我接受這宗買賣，把我的身子賣給你了！

愛麗德　而我呢，在我一方面說：——我是這麼無助，迷亂，而且絕對孤立呵，當你來想供給我的生活，我當然願意接受這宗

賣買了。

在傀儡家庭也有同樣的文句:——

娜拉 不,只是娛樂罷了。你時常對我這麼戀愛,可是我們的家庭只是一個玩樂室。我是你的妻,正如在家時,我是父親的玩具的孩子;而這里的孩子們,是我的玩具。當你和我玩耍時,我覺得很有趣,正如我和他們玩耍時,他們覺得很有趣一樣。杜爾夫德,那就是我們婚姻的意義了。

這兩段問答很足以表現這種賣淫式的婚姻的本色。死和賣性,就是女子唯一的生路呵!

末了,還有一種待遇這種待遇一般人都認為正當的,有維持下去的必要就是把生育兒女,作為女子的神聖的天職。不錯,繁衍種族是兩性生活必然的結果,並且是家族的一個主要的機能,論理這個責任,應當歸兩性共同負擔,可是男子却把他完全推女到子的身上。古代希臘把婚姻當作替國家生育健全的國民的手段,所以女子特別要受母道的訓練。(9)中國素來是注重後裔的,所以婦人無子,也在『七出』之列,就是歐美各國,也不能脫離這個觀念。愛倫凱說:『假使出席和平會議的婦人,發議人的議論,而她的孩子在育兒室裏打架,那麼,她所發的議論,有甚麼益處呢?』英國著名小說家威爾士(Wells)也說:『國家恐怕會對想為健全的母親的婦人說做打字手做縫衣匠,都不是你們的職務,撫養兒童,才是你們的職務。』此外如塔伯爾女士(Miss Tarbell)杜爾夫人加本德(Carpenter)等都有同樣的主張,不能一一具引。家族不是為現代(The existing generation)而存在,却是為第二代(The next generation)而存在,尤其是女子,不是為自己而生存,却是為兒童而生存,所以女子竟直是生育兒童的工具。社會為培養『人類的花』(10)起見,竟不惜把人類已成熟的半數做犧牲。婦女為這些小靈魂所束縛,竟沒有替人類服務的機會了。

家庭的勞役,家長的財產,男子的玩具,生育的工具——這就是婦女在家族上的地位了。照此看來,女子在家族裏,從來不被男子當作『人』來看待,只是從屬於男子的『物』,供男子的役使和玩弄;一句話說,女子在家族中,沒有人格。所以家族制度,是根據男子的利益而設立的,家族制度的歷史,就是婦女被壓抑的歷史,家族制度,就是使女性墮落的原動力。

家族壓抑婦女的結果,不但取消婦女獨立的人格,並且減殺女性的能力。瓦德說:『婦女供奴役這麼久,遂致把她們本有優越的特質都丟掉了。』因為女子被關在闇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裏,服務

過勞，過單調的生活，缺乏一切社會的經驗，所以身體的，精神的能力，都大大的衰退下來了。只此已足爲我們推翻家族制度充分的理由。從婦女一方面說，婦女運動的目標是兩性的社會的平等，那麽，第一步努力，就是打破這個壓制的源泉的巴士的獄。自今以後，婦人運動者可以知所先務了。

二六，一一，一九二二，於暹羅彭格哥克。

(1)共產黨宣言。
(2)Kropotkin: Modern Seiuce and Anarchism.
(3)Pard: Pure Society.
(4)同上。
(5)關於這段事情，愛理斯在他的 The Changing Stus of Woman 有一段很精警的話，讀者可以參看這篇我已經譯出。
(6)Love and Marriage.
(7)參看 Westermark: The Orig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中的 The Subjection of Wives.
(8)The Evolution of Marriage.
(9)The Greek View of Life.
(10)蘇維埃勞農俄國的標語，意思是說兒童是人類的寶貝。

中日兩國對於外來物的觀念

中國文化，係自己創造者，對於國文國語，保守性質特強。故凡有新輸入不知名之物，往往以本國類似之物之名名之，而冠以洋字，以與本國固有之物區別，如洋烟，洋酒，洋布，洋蠟，洋筆，洋墨水，洋手巾，洋肥皂之類皆是也。日本文化，係外來者，對於外國文字運用之能力特強。故凡有新輸入之外國貨物，多用其物本來之名名之。由中國朝鮮方面傳來者，則寫漢字，讀漢音，如茶曰茶，飯曰飯之類是也；由歐美各國傳來者，則寫假名，讀歐文原音，如洋火曰マチ，洋筆曰ペン，麥酒曰ビール，洋墨水曰インク之類是也。

中國人對於外國名詞之觀念，自古已然，不自今日始也。秦漢以前，北方之國，胡爲大，故對於外來之物，多冠以胡字。如用具之中有胡床，(秦漢以前，中國尙席地而坐) 樂器之中有胡琴，食物之中有胡椒，胡荽，胡瓜，胡豆之類皆是也。實則此種物品，多由波斯中亞一帶輸入，不盡自北方來也。日本古來之觀念亦如此。彼國接近中國，外來之物，多由中國輸入，故加南京字以別之。實則錯誤者亦不少。如外來之米，多由安南暹羅輸入，而名曰南京米，臭蟲由荷蘭人帶來，而名曰南京蟲，此外如南京豆，(落花生)南京石榴(榴之一種)南京竹(綿竹)南京鳩(鴿之一種)南京兔(家兔)之類皆是也。



從家庭生活到人類生活

日本秋田雨雀著

Y. D.

一

家庭生活，明明是不合理的——我可以這樣的斷言。這並不是因一時的憤慨纔這樣說，也不是單從理論上說。我從我自己的經驗，並從近來發生頻繁的家庭間種種悲劇的考察，纔達到這個決論。所以我在這篇文中，決不是敍述理論上的家庭論，乃是對於今日生活於與我們同時代的家庭中人及將來預備組織家庭的人們，敍述我的感想。

我二十五歲時，就結了婚了。這幾乎是不用意的結婚；以前我對於所謂家庭，抱一種冷淡的反抗心，結婚以後，這樣的態度仍然沒有棄去。我在這家庭生活之中，結婚以前的反感，漸漸忘却了。但有時想到今日家庭中所有的所謂『道德的本質』，却不能不使我覺着不安。今日家庭所有唯一的道德，就是夫婦相和，父母愛子女，子女孝父母。這三種道德圓滿和洽時，便成爲道德的家庭。所謂家庭的圓滿，卽此家庭道德的唯一的報酬。但是這種道德，據我看來，覺着有非常矛盾的性質。因爲在所謂家庭圓滿的裏面，對於他人的家庭，却築着非常冷酷的牆壁。例如希望或誇稱自己家庭的幸福時，往往想到他人的家庭，比自己的家庭不幸；卽使不是這樣想，至少也以冷酷的注意，對待自己以外的家庭。有時遇着有事情發生，往往對於自己鄰人有幸災樂禍的意識。我並不以爲這是比普通人類特別不道德的人類，却以爲這是近於普人的典型(Type)的人類。再聯想到今日所謂國家道德也是這樣的時候，便覺得比我自己反省時更爲明白了。今日的國家組織，顯然戴了種種人道主義的假面具，希望他國不幸，而求己國幸福的。——愛倫凱女士指摘

歐洲大戰時歐羅巴婦人的心理狀態，今日的世界，都有這樣的感情。那麼，我們的哲學，宗教，道德，與今日國家，家庭所抱的道德，爲什麼矛盾呢？今日我們以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爲大事，可以把這矛盾輕輕看過嗎？——這種思想，是我對於家庭抱疑惑的起頭。因此我纔知道，今日的家庭生活所有的不合理，不道德，如排他，利己，征服等，與今日國家生活的不合理，不道德，實在有密接的關係。

二

話雖這樣說，但我們對於家庭，無論怎樣，在事實上總覺得有點懷念的。縱然覺到不合理，然對於家庭一物，總覺難以拋棄。於是我不能不想到，家庭或許有特別的價值嗎？像今日我們所有的家庭生活的樣式，是比較的後代發達的，然從這樣式的開始，人類歷來都以此處爲唯一的安息所。在某時代，家庭確是人類的樂園；像許多學者們所說，家庭爲人類長時間的『生產所』及『休息所』。爲人類生活生產所和休息所的家庭，當然不能不使人類發生懷念的情感。所以我們雖感到今日家庭的不合理，仍然不能棄去我們的記憶。

然而今日的家庭，果是人類生活的生產所麼？這是我們可以答道不是的。爲人類生活唯一的生產所的家庭，現在已完全喪失他的性質。這漸漸是家庭的一物已經變形了。那麼，講到第二，家庭是人類的休息所麼？要答復這問題，比較的複雜一點。家庭對於有的人雖是休息所，但對於有的人却並不是休息所。這兩種事實，略加精細的說明，就是人類的生產，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已經離開家庭，完全被某種人所獨占了。別的許多人，却出了家庭做那種人長時間的僱役。更有許多的家庭，男女都離開家庭，被某種人所役使的。縱然像日本一般的資本主義的後進國，一家的夫婦，從早到夜，被某種人所役使，也毫不足奇，將來一定還要更多。這種人們，回到家庭以後，幾乎沒有得到什麼休息與慰安；生產既被從家庭中奪去，更得不到休息，可見向來家庭所有的兩種性質，已經完全消失了。但是也有一種人能夠得到家庭的慰安的，這是那一種人呢？就是從家庭中奪取生產與慰安的人們，或因此而獲得生活的保證的少數人。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人們。像我們從事筆墨的人，所以懷疑於今日的家庭生活，就因爲我們自身屬於無產階級，依附資產階級而生活，不能不懷疑於這生活的不合理了。

三

這樣看來，我起頭說家庭的爲不合理，並不是毫無理由的。有人以爲近來日本的中流家庭或類此的家庭生活中，女性常犯竊盜及他的罪惡，是一種病的現象。這種批評裏面，也許藏有可憐女性的同情心，但據我看來，這樣的犯罪，實在是必然的結果。不能營中產階級生活的人們，想接近於中產階級的生活，以求得所謂家庭生活的慰安，當然要產生今日社會所認爲不道德的事情。我們在憎惡這種行爲之前，不能不反省到這種行爲究竟因何發生這一端上。

今日的家庭，既這樣不合理，早晚就不能不喪失。并且我確信上述失卻生產與慰安的家庭，其本質實在已經崩壞。我們在將來的社會，應該從那里去尋覓類於向來人類所有的家庭的慰安或更在其上的慰安呢？至少非到能夠平等的行那生產和慰安的社會裏，決不能尋得的。祇有那種的世界中可以調和人類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道德。將來的家庭生活，要變成怎樣的形式，我們雖不能明說，但至少必須建築在這調和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斷言的。可是現在的人類生活——尤其是日本的家庭生活，是否作進到這樣社會的預備呢？我們也是度那小的家庭生活者，所以我們應該作這個預備的。

最近我會見到日本來的中國女學生。她們原是爲了謁見一個思想上的先覺而來，當時我也在席上，頗得到一點益處。與今日日本的女學生比較起來，中國的女學生，似乎見到較廣的世界。那不僅是智識與能力的問題，實在從生活態度的不同而來。這一夜又會見日本的女學生們，看出這兩國的女性，傑住在非常差異的世界。例如從最簡單的「笑」的一件事看來：日本的女學生，在衆人的面前，不作眞笑；而中國女學生，在可笑的時候，總是大聲發笑，這是不作僞的一個表徵。日本的女學生，雖然很賢淑，很靜肅，但沒有人間的生活力。我這樣評論，或許是不合理，但是我那天晚上所感的事實，不能不如此說了。我看了日本的女性，反省自己的缺點，這實在不是女學生之罪，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學校之罪！

四

我想這並不是他人的事，我自己爲了要成功一個人，必須盡我的力，逃出我今日所有死骸的家庭生活，進入人類的生活。如果自已這一代裏做不成功，那麼，我兒子的時代，或子孫的時代，總可以實現這理想的社會的。因此我對於今日的家庭，要求以下的五種要求：

一，勞動的普遍化。
二，私有觀念的放棄。
三，人類意識的覺醒。
四，性的尊重。
五，藝術的非專門化。

以上的五種中，最切要的，莫過於排除私有觀念，但是今日的學校教育，時時教以與此反對的觀念，所以想使小孩受嚴密的意味的教育，不如不使她們受今日的學校教育。我以為嚴密的教育，像威爾士(M. H. Wells)所說歷史地理的轉倒教育，與(Esperanto)(世界語)教育，多少必能有所得的罷。

要之家庭革命的這一句話，說來很是容易，實際上卻非常的困難，因為家庭是不能離了生道家庭的社會組織而獨立存在的。與家庭作戰，就是和一切的社會作戰。但我們應該向戰爭方面去攜是—

全國司法會議通過女律師案

陳鶴琳

福建法醫學會出席全國司法會議代表沈孝祥，提出採用女律師制度案，業經通過。其說明理由云：『查英美兩國，均已實行婦女充當律師之職務；英國第一任女律師為烏璐德夫人，美國第一任女律師為愛德蒙夫人。我國留學歐西之婦女畢業於法科大學或專門學校者，亦大有人；且國立北京大學法政專門學校，北京協和大學，已准女子同學，則是項人才，當無缺乏之虞。蓋女子任事能力及責任，並不遜於男子，且可以增長女子自立之天性及服務社會之能力，是以本會認為有理由，本案可以成立。』現已呈請司法部採擇施行矣。



告中國女權運動者

高山

中國女權運動，已有與民國同長的歷史，查其成績則也與政治一樣，算不得有什麼成績可言。到去年冬季，又作猛進之勢，女權運動團體，差不多散佈各地，其中少數熱心者，從事奔走聯絡，費去的心力也已經不少，然而在最近的將來，結果還是難觀，何時可以達到目的，實在有點不能預料。

女權運動團體最大盡力之處，差不多僅在文字上的宣傳。文字宣傳未嘗沒有效力，至少可以教人知道自來男女階級的不正當和伸長女權的必要。然仔細一想，這種勢力實在很是微薄，因爲大多數人的理解力都很薄弱，使他們覺悟，實在很難，祇有本來具有明白的心的人，纔能理會。然而這種人在人羣中未必是多數，在社會上又未必具有何種勢力，縱使能同情於女權運動，能够有多少助力呢？

我們回顧歐洲婦女，在二十世紀以來，已經得到多方面的勝利了。美國婦女最初僅爲男權社會所欽佩，今則在實際上已漸占有很大的勢力了。但我們一查歐美勝利的歷史，知道她們的勝利實在不是偶然僥倖得來的。歐美婦女從前在科學，文藝界中本早露頭角，到歐戰一至，更顯示她們的能力了。

歐戰初起時，婦女們也大受恐怖，後來見和平已無希望，遂決心幇同男子作戰。於是被稱爲『弱性』的女子，男子不敢再以舊觀

念對待她們了。

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壯年男子，許多當兵出發，國內有許多事情之人操作，她們遂去補充他們的職務；入市街鐵道及鐵路，充賣票員，檢票員，做車掌，運轉手；充當信差；從事城市衛生及保安上的職務；代替男教員擔任教務；作電氣工匠，從事修整電話電報及收發信件；她們甚至做鐵匠，修造房屋。德國柏林那時要開掘隧道，新造地中鐵路，工作盡出婦女之手；在鐵路上工作的勞動工作隊，大半是青年女子。英法的女子及德國的，更有許多在船塢裏，從事極辛苦的事。這類事情，從前都認為『男子的工作』的，她們都做得一樣工巧。不但如此，那時女子入槍砲廠及彈廠的有數十萬人之多，無數毒氣彈及槍砲彈都是她們手造的。

但一方面許多女子在那里製造戰具，一方面絡繹不絕的有受傷兵士，有的斷了手足，有的打傷眼耳，也有中毒彈的毒氣的，載回陣後來，那是不消說的，看護傷兵又是她們的職務了。

戰事將終，饑荒繼起，德奧兩國土地上所產的糧食，不夠分配；又被敵國封鎖，外國物品不能輸入；漸見所產的牛乳不能養活幾百萬小孩，僅有少許的糧食，也不足充成人的飢餓了。於是不能不用最節儉的方法，以省糜費；柏林遂有公共食所的計畫出現。辦事的幹事團二十三個，盡是女子，志願服役的女子數千人，每日往那里去喫飯的人不下數萬。

饑荒一起，疾病又隨之增多，德國那時數百萬人民忍着飢餓，他們每日所得食糧，幾乎不能維持生活。身體衰弱，疾病更容易侵襲；而在小孩及為母的婦人，尤其困苦。當時有紅十字會分頭救濟這種災害，該會共分三部，一部是防禦肺勞及傳染病症，一部保護小孩及母親，又一部是家庭保安部，其中也惟女子盡力最多。

到戰爭終了之後，婦女遂努力於世界和平運動了，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在本誌上曾經說過數次，現在可以無須再說了。只是我們所不可忽略的，是歐洲婦女因戰時的努力，引起社會的尊重，輿論為之一變，從前反對女權的，到那時也改變其論調，即反對女權黨最力的英國愛斯葵士，也表同情於婦女運動了。這是歐洲婦女得到勝利的一個原因。

因此我們知道歐洲婦女的勝利，是心力換來的，她們的成功，不僅在班霍斯德等等一班著名的領袖，却是一班給戰士扎縛創傷，在市街修理房屋，遞送信件，修造鐵道等無名的女工人等的功勞。

總括一句話，要希望婦女運動的成功，文字宣傳是一方面，用力來推翻男權社會的

舊制度也只是一方面，根本的要點，却在婦女們各自分頭努力去做使婦女的健全人格爲一般社會所認識，那麼成功就在目前了。

廢除婢女的希望

開時

中國婦女，向來是一層層的做奴隸下來，的概括的說，女性是男權社會的奴隸，然別有不少婦女，却又在婦女手裏做奴隸。婢女的『頂頭上司』我們不能不說是夫人太太們，看了她們對待婢女的情形，又不能不相信：大凡愈是受環境迫壓者，對於同類的相互間，愈加缺少同情憐憫的話了。

奴婢本是在法律保護之外的人，打罵凌虐，並不算什麼一回事，雖間有一二可憐她們的人，但她們的生命在主人手中，拯救很是不易，旁人只得背地裏說幾句主人的不仁罷了。在上海偶有鄰人見婢女受虐待不過，去報婦孺救濟會請領去收養的，但多數恐怕被主人怨恨，出來多管什麼閒事呢？

婢女的結局多陷於悲劇，也是人人所共曉的。多數婢女長大之後，賣給人家爲妾，如果生得『姿色』略好，遇在愛錢如命的主人手中，賣爲娼妓的也是常事。一方面因社會上認婢女的地位非常低微，自幼又只學得些服侍人的方法，此外別無一些教育，所以略要『體面』的人家，決不願娶她們爲妻，除非配給勞動貧苦的人；能夠如此，已經是主人的格外恩惠了。

婢女處境的不幸，差不多人人皆知，早已沒有細說的必要；蓄婢的應該禁止，也人人承認，不必再行辯論了。但是我們一查過去，在清朝的時候，山東巡撫周馥奏請禁止收買婢女，早已奏准，可是在實際上，全然不生一點效力。到了現在，內務部又通令省長，嚴行禁止，『並且有以後如再有蓄婢者，一經發覺，應即依法治罪』的話，措詞不可說不嚴厲，但效果如何，却還不能預料罷。

這却有許多原因，一方面因爲貧苦人家生活艱難，售賣幼女習慣已久，革除爲難；有時災荒一起，幼年兒女，不說賣錢，有人要領的還算萬幸。一方面稍有家產的人，多數以爲蓄婢是極正當的事，不知是非法行爲，在行政方面遇事往往敷衍了事。禁婢一事，如果各地方不熱心做去，內務部的一紙空文，恐怕很少希望罷。

但前後兩次禁令之中，實際辦法很有些不同，從前周馥的奏議裏面，最後的變通辦法，是擬將契買改爲僱傭，此外別無切實辦法。在那時候工資很便宜，成年女工，每月工

賣大概只有六七百文，賣作婢女的幼女多在十歲內外，卽不取工資，恐怕也少有人家要僱傭。售賣幼女的動機，有的固因贍養不起，有的將身價拿去作別項要用，所以官樣文章說改契賣為僱傭，而於實際是無效的；何況婢女的來源不一，嬰堂等處產生的很多，不是這一個方法可以處置得了的。

近來內務部的辦法卻比較切實些，一面禁止買賣，一面叫各縣署設貧女教養所，給做婢的女兒謀一容身之所，只要各地的官廳人民能夠熱心的辦，或者中國蓄婢惡習，竟能從此革除，也未可料。這固然不是根本的辦法；蓄婢的習慣的成立，由於賣者及主顧兩方面，對於好作威福的主人可以用法律禁止，對於被經濟的壓迫而售賣女兒的人們，必須另有方法救濟他們才好。但在目前不能得到一個總解決方法的時候，急救的辦法，還只好暫照這樣做去。我們不特很希望各地方官廳都能着實奉行，幷且希望蓄婢的有產階級的太太們紳士們都覺醒過來，儘先將所有的婢女發放，再一致的謀救濟貧家女兒的陷落才是呢。

我們應當怎樣救濟小孩

高山

在不進化的民族裏，是「力大為王」的世界，強者對於弱者，有生殺之權；主人可以殺奴隸，丈夫可以殺妻子，幷且可以殺年老的父母，以及別的病弱的人；至於孱弱無助的小孩，無慈悲的殺死他，更有何不可呢？

到人類逐漸進化以後，人們的心中漸次發生同情，對於老的弱的或困苦的，不但不再施以殘酷手段，而反想設法如何使他們安全了。

這是真的，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對於無依靠的孤寡和棄兒早已設法救濟了。如養老院及育嬰堂便是這一類的設備，由較存慈悲心的有產者，以少許的財產布施無依託的人們，那孤寡棄兒已經受到不少的恩賜了。

我們現在單說小兒，養在嬰堂中者，實際上並非都是孤兒，他們的父母當活着的。然則在同一社會中，為何一方面有這樣捐資創設嬰堂的慈悲有財產者，一方面又有這樣殘酷不仁，忍心將兒女遺棄的父母呢？

我們若再仔細查考一下，遺棄的小孩多數不出以下幾類：一種是私生兒，一種是窮困不能養育而又受多子之累的，又一種是貧家產婦產死，男子無法養育的。我們雖然

沒有確實統計可據，又去投棄小兒的人，大概不給嬰堂管理人看見，無從查考眞相，但據以上的三類棄兒而言，那班不幸的小孩是禮教與經濟的迫壓下面的犧牲者無疑。

嬰堂能收容爲禮教或經濟所不容的小孩，未嘗不是一件大善事，但這不是根本的救濟法，固不待言，卽就辦法而說，也往往失當。主管的人，大槪是地方的『紳士』，這些紳士和一班司事者的良心問題姑且不說，對於育兒大槪毫無知識，則可斷言。我曾聞人說，嬰堂中乳娘因管領小孩太多，常用酒和在米糊——小孩喫的一種食品——裏面給小孩喫了可以靜臥。有一次有朋友來叫我遊『殘廢院』去，隨後纔知道是指嬰堂，在那里的多數小孩，是瞎了眼睛，跛了足成駝背的，卽不然，亦多是發育不良，有形容不出的陰慘的氣象，果如拋進來時是活潑潑地的小孩，如何會弄到這田地的呢？這不能不說辦法的缺點了。

我曾疑問，一所嬰堂能無限的收容棄兒的麼？某司事曾告訴我說，小孩數目實在不會大增多，因爲小孩將到五六歲，便給人家領去，表面說是領去做養女或養媳——因爲嬰堂中以女孩爲多——其實都做丫頭去了。且每日死的實在很多，幾乎可與拋棄進來的數目相抵。

我們試想，父母愛子女的心本來何等深切，只因爲被外力所迫壓，旣不能忍心將小孩殺害，只好將他投棄到有一線生機的希望的地方去，那里知道送去的地方是『死亡室，』卽使僥倖能夠得救，結果又送到悍心的主婦身邊去做奴隸，去操那非人生的生活，這宗情形，拋棄小孩的父母只是不想到罷，人間的悲慘事，還有過於這事的麼？

我們現在不欲多說這類不幸的小孩的悲劇，使讀者看了傷心，但我們總得有良好的方法去救濟他纔是。積極的方法，應當怎樣用新的道德觀念去替代那舊禮教，應當怎樣用適用的經濟制度，來替代那舊制度，使無辜的小孩都能享受人生的權利。在消極一方面，也須用別的較好的方法來更換嬰堂的辦法纔行。——美國近年有許多熱心的婦女，從事救護小孩的運動，設法檢查兒童的健康，保護母親的健康，以及謀私生兒權利的均等；取銷嬰堂等一類的制度，津貼貧苦家的兒童養育費由自己養育等等，這等重大的事情，在中國也急須有人注意纔是呢。

對於鄭振壎君婚姻史的批評

愛情的表現與結婚生活

克士

本誌二號發表的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誠如他的標題上所說，是研究現代的婚姻問題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并且我覺得這不只是一人的寫照，實在可以代表現代許多不美滿的婚姻的經過與最後決定的情況。這種事情，在社會上原是很多，不過傳到我們耳邊，往往只是斷片的事迹；本人既不肯將前因後果詳細的敍述，別人傳述又往往失眞。現在鄭君竟肯將親歷的情景，甚至對於他夫人如何挑剔，如何責難，都忠實的寫出來，毫不掩飾，實在是很難得的。

鄭君的不滿意於他的夫人啓如女士，根本的原因，就在她不能承受他的愛情，不能對他表示充分的愛情，這是婚姻破裂的基點，此外所謂旨趣上的違反，却是沒有。不過據他看來，她雖然表示絕對的服從，而實際上不能很馴服的遵守他的主張，這也是一因。

像這樣的感情破裂，在中國現社會上，似乎很是普遍。我不能說中國女子都不會表情，但舊社會對於愛情的表現，確是多方反對的。我見許多對的夫婦，都是麻木似的過去，有無戀愛，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最通行的樣式，也是社會極端認爲正則的典型。鄭君屢屢說起啓如女士的態度冷淡，好似無誠意，不知道實在習慣相沿如此，並非特殊的情形。

戀愛是一種藝術，表現愛情，本不是容易的事。他種藝術不發達的民族，戀愛這種藝術，當然不會發達的。這便是說，如果不能在別

面發揮感情而成美的藝術，愛的情緒也不會表現出來的。中國人不但女子不會表現濃郁的感情即男子也大都如此。因爲中國向來的社會習慣，過重形式，遂致把感情隱藏，甚至以此爲遇人接物的上乘。我們平日所見，只有暴怒，獰笑，或阿諛等粗糙的情緒，比較細密的，便不能充分的發表出來了。人人養成了死板板的形體，缺乏同類間相互的慰藉，社會上做人的生趣，早已索然了。

這種缺乏表情的力量，一方面因爲不曾加以培養；或者因爲民族的進化還不曾到了能够發表優美感情的程度，也未可知。但分別的說，知識程度較高的，比較能够表出一點，至於少受教育鍛練的人，態度便更覺板滯，沒有變化了。但就兩性間比較起來，也許有些女子比男子更缺少表現力，而我國社會的積習，對於女子，又極力抑制其情緒的呈露，所以往往養成了冷淡的態度。本來中國社會制度建設在家族制度上，女子在未嫁以前，不許與其夫相見，對於所嫁的夫，原沒有什麼感情的契合；而且她的出嫁，本不是爲了營人生的愛和互助的生活的。他不過是一家族的義務奴婢，對於一家的人，都須一律服役，即平等的伯叔小姑，也不能不謹慎奉承，牢守禮節形式，對夫也一樣應當守禮。習慣不許夫婦有熱烈的愛情的表現，否則便要遭家人或外人的嘲笑。所以鄭君責啓如女士不肯抱住他安慰他幾句，在鄭君看來，是啓如女士的無情，然在社會上看來，這正是啓如女士賢淑的地方呢。

現在社會的環境還沒有改變，而其中若干分子的新人，却已換了要求的旨趣，不滿意於從前死板板的家庭，要改建活潑的富於感情的生活了。但人的性質，如果已在舊環境下形成，要再求適應新的環境，很不容易，這是生物的通例，無所用其疑惑的。但這是女子自己的過失麼？如果造成社會制度的是男子不是女子，那麼形成這樣板性的女子以致不適於作互助的伴侶，決不是女子的不是。雖然現代的男子，不曾躬自範成那種女子的模型，但他們遠代的祖先，不能不負這個責任的。

女子既沒有什麼不是，那麼，做男子的便都應該犧牲自己的苦痛，委曲求全麼？我們既主張以愛情的有無爲婚姻離合的原則，而不以過失的有無爲原則，對於這一個問題，當然祇有加以否定的答詞的。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這還祇是一個理想，在實際上，離婚有很大的困難存在。這因爲在中國的社會，向來以女子的有無過失，作爲能否離婚的標準，七出的法律，現在雖然不甚通行，但其勢力還隱然存在。所以凡是離婚的女子，總被認爲有過失的人。女子被當作貨物看待，以爲沒有瑕疵的貨物，決不會被遺棄的。大多數

的婦女，既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一被遺棄，她一生的幸福，便完全被剝奪了。因此，現在社會上的女子，在自己固然不致對於不滿意的婚姻主張離婚，即男子想主動離婚，也愈困難。然而離婚對於婦女，雖有這樣重大的犧牲，倘若不離婚，勉強忍着苦痛，滿那無聊光陰，則生活上的損失更大。我們沒有一種理由，可以證明人類是應當過這樣苦痛不寧的生活的。再推廣一步說，民族在苦痛裏過生活，決不能有所建設有所創造的，其結果，只有破壞，只有使民族日漸墮落罷了。所以鄭君的主張離婚，我們決不能說他沒有理由的。

各人各有個性，而且我們相信人類愈進化，則個性的變化域必愈廣大。將來女子解放以後，女子性情亦必更多變化。夫婦因個性不同，不能爲伴，這本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爲奇。但雖是十分投契的夫婦，相處既久，有時也不免有不合意的舉動，這又不能不互相寬容，互相諒解的。我們看鄭君自述的情形，卻不能不說他後來純用故意刁難故意挑剔的手段，對待他的夫人。在這種家庭中，毫沒有人生的樂處，讀了祇令人覺得悲哀罷了。

我們對於這事，雖然於行爲上不願作是非的批評，但就辦法而言，覺得鄭君似乎還欠明白一點。鄭君的所謂逃婚，不是正當的決絕法。總當有一個明白的表示纔好。社會沒有現在的經濟制度，女子經濟與男子是一樣的獨立的，離婚自然不成什麼問題。但就現代的經濟制度和目前女子的社會地位而言，社會認定那個女子爲那個男子的所有物，男子要想脫卸，就很不容易。鄭君的情願自己逃出家庭，放棄遺產所有權，悉數給與那女子，也因爲有以上的困難，於無可如何之中想來解決的辦法，不能不說他苦心了。可是在男子方面，只要捨得這一注財產，自己的自由可以恢復；在女子一方面，自由卻永遠被剝奪了。所以補救的方法，還應於產業給予之外，加一點明白的表示，將自由也一併還給女子，纔是正當的辦法。這財產的給予，不過是一種良心上的賠償罷了。

最後，我還有一句話想告許多青年：在未結婚前，如早覺有不滿意，寧可及早解約，切莫去冒賭博的危險，想看一看開彩的究竟，即使結果不壞，也不過是偶中，否則便更麻煩了。

新舊的衝突

陳待秋

在沉悶的中國社會的空氣中，幾乎沒有人敢舒氣道怨的。就是最普通的最耐不住的婚姻的怨氣，也從沒有人宣洩過。難得近來有人提出離婚問題的討論，更難得國內也於近一二年來發生了離婚的事實，尤其難得在社會的指摘之下，竟有人敢直截痛快的宣布對於婚姻的不滿和不免破裂的事實。中國社會沉悶的空氣，也許有些鼓盪了吧！這眞是使我不得不開口的時候了！

最近，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先生發表一篇我自己的婚姻史，他對於機械式的婚姻所感受的痛苦和經過的事實，敍述很詳。像鄭先生這樣很忠實的赤裸裸的描寫，不能使我不十分佩服。但我讀了一遍之後，好像有幾句話要說，而且又深深在腦子裏印着『不論相識與否，如蒙批評，均表歡迎』的『歡迎』字樣，所以終究熬不住要插幾句嘴了。

在現在的時候，我們談起婚姻，有一句愼重的穩健的話，就是說『萬一悔之於後，毋寧愼之於前。』這話的意思，是明指着『如果你知道婚姻是你的終身大事，那麼，你應該自己作主，不要因着父母嚴命的壓迫，或一時性慾的衝動，便率爾應許了，免得後來發生破裂時，雙方受盡痛苦。』不過這種說話在六七年前，似乎還沒有流行得普遍，所以拿這話來責備那在六七年以前結合的，到目下才發生破裂的婚姻的當事者，似乎過於苛刻。所以像鄭先生那種當他母親問他『某人給你做媒，你願意不願意？』時，『不免怕羞，含含胡胡的回答一句不記得是什麼話，』和得到家信說婚事已定，於是才研究到自己的終身大事，而僅僅要求『放足』『讀書，』以及得到覆信以後，『將信將疑，然而沒有法子』的情形，似乎都不能嚴重責備；而且像鄭先生那種對於『自己終身大事』的用心，在那時候，已屬不可多得了！

在那時候天足說很流行，鄭先生是趨向於新的人，所以鄭先生的『尤注意於未婚妻的脚，』是當然的結果。記得我有一位同學，當他結婚後回到學校時候，我們問起他新婦的態度和性情，他說：『別樣雖然都好，我總不滿意，因爲她的脚忒小，有些勿大文明。』我對於這朋友『主張婦女應放足』的動機，在目下確是有點懷疑，可是在那時候，很佩服他那種『文明』的主張。鄭先生對於未婚妻的脚的注意，我不敢妄揣是和我這朋友的動機相同，即使有幾分脗合，我也不便以現在的眼光來責備這樣的動機爲不當。可是我很奇怪，鄭先生很懂得那時候對於『中意的』女子的條件；却疏忽了那時候女子不免怕羞的態度了。看了鄭先生所說的『獨獨我最親最愛的人，不來見我』的含有幾分責備意思的話，似乎

有些『忽略於時代』而『責人太嚴』的樣子了！

比方在目下談婚姻，自然要說經過了長期的友誼，對於雙方性情，都能瞭解，而後才可以結合了。如果說對手方的性情很柔和很可以聽我的話，我們一定要批評他含有『玩弄』的意味，並且要譏他不尊重對手方的人格了。可是這話在以前，卻是男子隨口吐出來的，不足並且不能責備的了。所以我們對於鄭先生那種『她究竟可否做我的伴侶，當以她的性情品格為標準，至於相貌服裝以及足之大小，都是無關緊要的，』和『我想女子性情柔順，總有改良的可能性』等話的深意都不能不深深玩味了。

一個舊式女子，『被一羣乞丐們抬去交把一個在那里都不知道的男子，』忽的這男子問她的腳何以不放，她一壁受了社會上譏誚和指摘的壓迫，一壁又受了這不認識的男子的壓迫，一壁使她終究不敢大放而特放，一壁卻只好戰戰兢兢的回答一句『放了，大得多了，』這種態度，正是可以證明女子心理的固執及其傾向，尤其可以看出一個舊式女子心理的固執及其傾向。這種心理，在一個舊式女子是永不會更改的。一個舊式女子，『下嫁時的淚痕斑斑，』可以證明這女子『永離了家庭，要依賴丈夫了，不知丈夫是好是歹』的憂恐的心理。從這種憂恐的心理所發出的淚珠之源泉，永久藏在她的心裏，一旦受了意外的刺激，湲湲的淚珠正不知瀉到何時才止呢？？這種慘狀，我們是不忍看的，我想會問『忍心看嗎？』的鄭先生，也不忍心看的吧！

可憐一個在迷惘中的女子，『從夫』『生兒』的念頭，團成了她的人生觀，正如鄭先生所說『別無人生的目的』；這種可憐的情形，鄭先生是很熟悉的了。倘若遇到『無夫可從』『無兒可生』的時候，她的可憐，不知要加多少倍，縱然她有衣食，能過衣食豐足的生活。這事，我想鄭先生也很熟悉的，不容我再細說了。而且鄭先生也很留意她那『從夫』的心呢，不然，何以見得到臨別時的眼淚？

我們責備人，要從各方面着眼，要顧到各方面。譬如埋沒在舊社會與論勢力之下的一個婦人，自然處處怕人說話，比方一個新婚的丈夫，從別地方回來，她怕人家說『看見丈夫，骨頭輕煞了』的閒話，所以越是愛她丈夫，越不肯馬上出來迎接她的丈夫，這是舊式女子普通一般的見解，所以我對於鄭先生在暑假回家時『兄弟姊妹都出來歡迎，獨獨這位最親最愛者，仍在廚房裏作事，不來見我』的不滿意的話，不敢十分贊成。

在尊重女性的人看來，女性要做的事，都要隨女性自己的願意，譬如女子要裝扮，要纏足，如果是她的願意，男子便不能十分地干

涉她，只能稍稍引導她勸告她，要是不聽，也只好聽她的便。即在已結婚的妻子也是如此，並沒有什麽『對不住』要妻子對自己的話，句句記住，還是含有『男性中心』的心理，這種心理在以前時候的男子，我們不能十分責備。所以我對於鄭先生『因她都忘記了，便對她不滿意，用「對不住」三字表示出來』的話，也不必多說。

認定舊式女子應當一味服從丈夫，並不是愛情了，然而却一味要她服從，還是自己阻遏愛情之源。試問以命令式強制式表示自己的愛情，並且希望對手方以愛情照應自己，還是可能的現象，還是不可能的現象？因為自己的妻子『不十分遵行』自己的命令，因為自己的妻子，不肯學時髦，便斷定她對於自己毫沒愛情，而且因此便『把「最親最愛」四字完全取消』還是可通不可通？我以為舊式女子的表示愛情，都是隱藏在心裏的。她的一味服從，並不能說她是有愛情，換言之，她的不十分遵行，不能說她絕對沒愛情。我很懷疑鄭先生『因她不服從，不相信，便斷為無情』的見解，我也很懷疑鄭先生用了命令式的口吻激動她，說是純以感情激動她的說法。

一個舊式女子對於丈夫那種半吞半吐或半推半就的態度，不能便說是她沒有愛情，卽退一步說，她的無愛情，是實在了，但這實在是一般舊式女子的通病，在過渡時代中受苦痛的稍有見解的男子，不但應當原諒她，也應當因可憐她而愛她。我總相信人類不是木石，有一分愛情加到人的身上，要是對手不是患有別的祕密病的，一定有一分愛情的反應，所以我總以為鄭先生對於她的希望過奢，想她變成西洋式的善於表示愛情的心過急，因而不愛她的反動便逐漸發生了。本來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心裏自然有一種『得着很能互相瞭解的伴侶』的慾望（不必客氣，我也有過這種慾望的），鄭先生讀過了 Irving 的 The Wife 又聽見過『朋友（潘先生）說「丈夫親」』的說話，自然急着要她像 Irving 所描寫的 Wife 一樣了。那知用心過急，而一個舊式女子卻處之泰然，難怪鄭先生不愛她了。要是我的心也是如此想的時候，我自然也不舒服，而且也是『心裏既不舒服，……於是視家庭若地獄』了。

鄭先生的夫人，因對鄭先生不能表示愛情，而且鄭先生也不對她表示愛情，便以為『夫婦之道，如此而已』，這眞是代表一般所謂舊式女子的心理。有一般舊式女子，往往守定『上床夫妻，落床君子』的嚴訓，以為對丈夫表示愛情，是有點輕賤相，所以她們終於不能做出那種表示愛情的方式。鄭先生明知他夫人是一個舊

式女子，對於這種地方似乎該原諒她幾分。舊式女子雖不能做出那種表示愛情的方式，而她們心中未嘗沒有一個最親最愛的丈夫在。所以有時候到了她丈夫和她起暗潮的時候，她心裏必然難過之極，而且從這難過中，却強勉想學着那表示愛情的樣子。鄭先生的夫人，到鄭先生和她起暗潮的時候，便『坐在牀沿，以一隻手撫着』鄭先生的額，這就是她心裏有個最親最愛的丈夫在的明證，而且她那種『只有眼淚水以及「沒有不聽你的話」一句話』的答案，尤可以證明他夫人之愛鄭先生。然而鄭先生希望他夫人變爲他理想的愛者的心太急，所以沒奈何『痛苦幾乎超過忍耐力了。』

一個苦於不能表示愛情的舊式女子，等到她丈夫覺因此和她反目的時候，她的悲傷，眞是有心人所不忍看的。所以我認定鄭先生的夫人當鄭先生詰問她到緊急的時候，答應一聲，『我錯了』或『聽你的話』眞是極沉痛極哀傷的表示啊！這種極沉痛極哀傷的表示，誰逼之使然？逼之者，當然不是鄭先生，是社會。社會沒有給她表示愛情的訓練，社會也沒有給她可以移愛於他人的訓練，所以弄到鄭先生受着非人所應受的痛苦，和他夫人以眼淚洗面的地步。

以上嚕嚕囌囌照着鄭先生原文的次序說將下來，說到這裏，我覺得有點討厭了，想讀者也覺得有些討厭了。我現在想用幾句總話把上面關於鄭先生和他夫人反目的原因說一說，而後再抒我個人關於此事的意見，作爲這篇蕪雜不堪的文字的結論。

鄭先生的夫人，完全是個極守閨門訓的舊式女子，所以不肯卽時不搽粉，不肯卽時放足，不肯在丈夫前表示要不要兒子的願意，不肯在丈夫回來的時候急急出來迎接丈夫，不肯如鄭先生的意思學時髦，不能善示愛情的方式，和西洋女子一樣，不能看出鄭先生和她要離婚的意思，不肯在車上驟然叫茶房，不肯卽時到街上購物去，不願意自己到醫院去，要依賴丈夫，不能立刻起來抱住鄭先生，安慰幾句。然而這些『不肯』和『不能』不能便說她無愛情。

鄭先生完全是個趨向於新的男子，而且是受過西洋麵包風味的男子，所以極想對他夫人表示愛情，無奈他夫人不明白，所以想迂曲的把愛情表示出來，先用話來逗她；又極想他夫人和他一樣趨向於新，所以首先要他夫人放足和不搽粉。等到他夫人不肯急急把足放起來，把搽粉的事除去，所以愛之之心，一變而成不愉快，因之發出命令式的聽不聽話的口吻，極想他夫人學時髦，學西洋女子的接吻和抱腰，極想她到街上去練習走路，極想她社交，極想

她理解愛情，不嫌憎他，極想她透徹的覺悟。然而這些『極想』竟成空想，難怪他不愛她了。

如果鄭先生的夫人在結婚之初，便能學時髦，便能趨新，鄭先生該會把全副愛情鍾在她身上了。不然，在他和她從車上通州去的幾點鐘工夫，『覺得她走路，做事，說話，都有精神，不像一位太太，像一位新式的女子』的時候，為什麼『很愛她真心的愛她』呢？可見鄭先生要把愛情完全鍾在他夫人的身上，完全以他夫人『會不會學時髦』『會不會趨新』作標準。

假使在『男女真能平權』的時候，假使在『社交完全公開』的時候，假使在『社會輿論能趣人於戀愛生活』的時候，假使在『人間對於不從一而終的事沒有指摘』的時候，甚而至於假使一個舊式女子能完全瞭解自己是個人的時候，鄭先生和他夫人的事，便完全沒有問題了。而今不然。而今是個過渡時代，對於女性應着顧幾分的時代，這事便不得不有疑問了。

以一個大學教授學貫中西的鄭先生，和一個完全舊式女子結合，當然不可通。而且照我們眼光來觀察婚姻，當然這種專制式的婚姻，有解離的必要。可是這樣一個可憐的女子，這樣一個牢守着不爭不鬧，就是好夫妻的女子，這樣一個做不到有破無價值的名譽的女子，一旦被認為從一而終的丈夫拋棄了，不死不活的享受單調的孤獨的生活了，甚而至於在一聲絕望，一聲又被人間的指摘壓迫性慾的時候，不絕流着淚過那慘悽悽的生活，心裏似乎終有些不忍吧！

其次，鄭先生雖則巴望他夫人趨向於新的希望，完全冰消瓦解，而鄭先生的夫人，卻並沒有不愛鄭先生的表示。（雖則鄭先生說她無愛情，依我看，這完全是由於他夫人不能表示愛情，并不是她真無愛情。要是真無愛情，何必臨別時問幾時回家，又何必臨別時囑多吃點雞子。雖則鄭先生說她之愛他，為了他是大學教授，不拘束她，但當鄭先生沒有做大學教授時，她為什麼『一說就哭，沒有一句說你不好呢？』又為什麼聽你的話呢？所以我大膽地這樣說了。）目下，她仍希望鄭先生回心轉意呢！如鄭先生覺察一個不明白『離婚』與『改嫁』是合理的人，和她斷絕夫婦關係，那麼，她那種『空牀獨守』的悲哀，究竟我們明白女性向受壓迫的可憐的人所不忍思維所不忍說的。

復次，鄭先生是把定『我不做犧牲者，誰做犧牲者』的主意的人，而且鄭先生又明白說『與她並無絲毫仇恨，我當以姊妹待她』的，並且鄭先生也允許『可以用各種方法使她知道離婚與改嫁

是合理的，』那麽，鄭先生何不稍厭一點她那稱無知的徹心徹肺的悲傷，竟一時犧牲了兩性的幸福，依舊和和善善的待她，並竭力『用各種方法，使她知道離婚和改嫁是合理的，』一直等到她澈底瞭解時，再和她離婚，即使她不能瞭解，永遠不能瞭解了，也做個『犧牲者』呢？

況且『只要她肯嫁，羨慕他的人，一定很多，』那麽，鄭先生只要『用各種方法，使她知道離婚和改嫁是合理的，』便得了，其他一切，正不必多費心，鄭先生何不抱定犧牲的精神，稍待一下呢？

在過渡時代，男性對於女性，尤其對於無知的或半知的女性，總當看顧她一些，總當犧牲自己一些。有些時候，雖則已經維持了她的生活，然而她那稱孤獨寂寞而且精神上感受了非常痛苦的生活，究竟也應當替她想想。她是一個被桎梏者，被蹂躪者，柔弱者，她沒有日高表，可以解除心靈的痛苦，她沒有實驗室可以發洩她的悲哀呀！

況且一個並不是絕對不能以情感動她的女子，只要男子肯稍稍減低自己的希望，不苛求她那稱對於自己的道歉，並且用十分愛情愛她，她自然會深深地愛他了。何況自己心裏本深愛男子，不過不能表示的女子，如果指示以愛情的方式，何嘗不能達到兩心相印的地步呢？我不是用道德的眼光來批判一切，我又不是否認戀愛生活，（因為我自己極願而且差不多是度戀愛生活的。）不過我在這時代，我重視女性比重視戀愛還深，所以我發抒這種意見。很希望鄭先生和讀者諸君指教！

重圓的希望

——改良環境和增進學識——

陽少努

我的經驗和智識，是很幼稚的，對於婚姻的問題，本來沒有能力去討論和批評；不過我讀過鄭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之後，心靈中覺得受了極大的刺激，所以不顧自慚形污，把心中要說的話，大膽的寫出來——這不過是我心靈中的一種感覺；是我一種的直覺觀察

罷了，並不敢說是批評的文字。

鄭君主張離婚的理由是因爲她對於他沒有感情，和她不肯對於他供獻愛情。——就是不肯爽快聽他的話——我以爲這都不是他們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他們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因爲他們倆的智識程度相差的太遠，和他們倆環境相處的不同。假使她的環境能够改良，智識能够增高，則以上的種種問題，都可以解決於無形；他們倆的婚姻，並且也可以有重圓的希望。

在鄭君文中他自己曾對他夫人說，『假使你能都聽我的話，我重新認你是夫妻。』又說，『以後都要聽我的話。』由此看來，鄭君不滿意於他夫人的證據，就是她不肯聽他的話！他們婚姻破裂的原因，也是由於她不肯聽他的話！其實這話未必盡然。假使她是不肯聽他的話的；她的小脚一定始終不肯放大，她臉上的粉一定始終還是塗得和白堊似的；甚至於大床一定也不肯拆去。她的臉與脚，既然有了改良，大床也拆去了，足見她是肯聽他的話的。

鄭君又說，她的脚大了一點，臉上的粉亦薄了一點，在她心裏，以爲已經遵行了丈夫的意思，而我覺得不痛快，不透徹，因之愈不滿意。她是一個舊式的女子，——這是鄭君自己說的，就我的意見看來，舊式的女子，有幾個不聽從她丈夫的話的？有幾個不愛她的丈夫的？不過因爲四周的環境，和舊禮教的壓迫，致使她們不能爽爽快快的聽從，不能盡量的發揮她們對於丈夫的愛！但是她們的本心，是極誠懇的聽從的；是極端愛她的丈夫的。鄭君自己也曾說過，『我知道她不肯透徹的改良，是由於她接近的舊屬鄰舍與女僕的緣故。我的話雖屬有理，然而我一個人的話，如何敵得過許多人的話呢？』足見她不徹底的改良，是因爲環境和舊禮教的壓迫。並不是她自己的不徹底！由此看來，假使要使她變成一個新式的婦女，只要把她的環境改良，使她的智識增高，則以上的種種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鄭君的夫人，並且是可以從改良一方面走的；並不是一個不可以造就的婦女。鄭君自己也曾說，『譬如是半新舊的女子，』由他全文中看來，她從前完全是一個舊式的女子，及到過北京之後，她就變成了一個半新舊的女子。假使鄭君肯徹底的給她求學，使她得到一種較高的智識，我想她一定也可以變成一個新式的婦女！她有了智識之後，一定會感到她丈夫的愛她，她也不致於像從前、對於他愛情的淡薄了！或者因此夫妻間的愛情，更加濃厚，更加圓滿，亦未可知！

鄭君又說，『在她一方面，則現在沒有機會使她思想解放，』使

我滿意。我以爲這話未必盡然。不過因爲鄭君不肯徹底的愛她。鄭君自己說：『復和以後，則我對於她無愛情，不肯遷就於她。』所以有機會的時候，而鄭君不覺得不知道是機會。何以見得呢？當她曾覺到無才不能够生活，她曾對他說，『你送我到學堂裏去。』這不是一個使她思想解放的極好機會嗎？當這個時候，鄭君就應該給她求學，不應該故意的難她。鄭君的故意難她，我認爲鄭君是不肯徹底的愛她！這也是他們夫妻婚姻破裂的一個原因。由以上所說的看來，他們倆婚姻破裂的原因，不是她不肯聽他的話，也不是他不滿意她不徹底的改良，完全是因爲他和她的智識程度相差的太遠，環境相處的不同的緣故，加之鄭君又不肯徹底的愛她，所以他們夫妻的婚姻，因此就發生破裂。現在劉君如果肯遷就她，幫助她，改良她的環境，增進她的學識，則他們倆的婚姻，仍舊可以重圓！

以上所說的話，我知道有許多不對的地方，還希望讀者和鄭君不吝賜教。

對於「逃婚」的同情

元啟

我現在根據他所記載的事實，做我批評的材料；從男性的希望裏，說話裏，以及女性的應對的態度裏分析而批評之如下：

一　對於男性的批評

(A)希望太大，太急，故而失望。

(事實)(a)欲得她信仰心。

(b)討論娶小老婆時，滿擬她要說『決不……』其實他自己說話的態度欠佳，她也許不願意回答，也不必回答。

(c)她腳大了一點……但是終不透徹。

(d)爲『接風』……『亦問爲什麼不贊成，』雖然這是不了解的表示，可是父母尙如此，她祇問一問，也不値得怎樣失望。

(e)『一手撫頭，以爲表示愛情者盡於此矣。』

(f)希望老婆獎勵。

(g)『假使……應當立起來抱住我，安慰我。』

(B)態度欠佳。

(事實)(a)『我討個小老婆好不好？』

(b)『一手撫頭……我大怒。』

(c)命令她聽話。

(d)她不肯叫茶，忍而不叫。

(e)『強逼她去』上街。

(f)『竟不送她到醫院裏去。』

(g)『我偏偏什麼事都不肯做。』

(C)不能因勢開導。

(事實)(a)放了脚尙嫌她不透徹。

(b)撫頭而大怒。

(c)她問『究竟要怎樣，』未能繼續談下去。

(d)『你送我到學堂去』不送去。

(D)故意苛求絕人，向上動機，亦卽『自絕』。

(事實)(a)無理的要求拆牀，以驗聽話與否。

(b)故意留難她自動的上學。

(E)反動太厲。

(事實)(a)留難她上學。

(b)我『偏偏』什麼事都不肯做。

二　對於女性的批評

(A)淡視。

(事實)(a)他同她說的話『都忘了，』『老實都忘記了。』

(B)不肯表露心思。

(事實)(a)沒有表示一種感情。

(b)哭而不說。

(c)處之泰然。

(C)含羞固執。

(事實)(a)爲小老婆事，不肯說『決不……』

(b)不肯叫茶，不肯上街。

(c)不肯快快的實行。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男的是一個熱望極烈的新青年，所以釀成這樣的結果，都是因熱望太烈。因爲太熱烈太急切，所以失望很甚，所以態度欠佳，所以反動太厲。至於不能因勢開導，就看出他對於她沒有希望她改良的決心；故意苛求絕人自絕，完全一種感情上的無理的報復。他自己究竟沒有愛她的誠意，只有理智告訴他應

該怎樣去期望她。所以要以重大熱烈的要求去要求她，而不能體貼她實行的困難，更不能原諒她的欲做而不快快做的苦處。他在過熱的希望下，自然覺得她頑固，可是究竟她不能不算聽話，究竟把脚放了，究竟完全聽他的話去教育孩子，並且還充滿改進的動機，可惜他給不幸的小孩子脾氣，把可貴的動機忽視了，泯滅了。

至於說到女的方面，她所有的缺點，究竟是目前婦女們共同的缺點。她的含羞固執，原是意中事；她不肯表露心思，正是她的苦處；她的漠視更不能怪她。現在中人之家的婦女，一天忙到晚，就是她想自動的要求精神上的修養，時間不給她方便——在這一點上，我要求目前的女界應該怎樣的注意較省力省時省錢實際的治家法 (More Efficient, More Economical Management in Home) 然後才有一部分時光求學問，修養，和娛樂。可是她個人，是完全充滿改進的動機，如其有一個真正愛她，耐心善誘的男子，她未始不可達到他所期望的人。

實在呢，有這樣的結果，不能怪任何一方面。像鄭先生那樣熱望的新青年，能對於不相識的妻子，在這幾年用理智上的所得的教訓，去誠心的教訓她，是很不可多得，更不能再責其無耐心的了。他們根本的錯誤，就是在和不曾相愛的人結婚這一點上。但是鄭先生幾年來所得的結果，已不能算完全失敗了！

鄭先生設處的方法，我以為很正當。第一，鄭君對於她的愛情最多祇能算像姊妹樣的待她，既然不能算兩性的戀愛，當然要極端的限制肉體的結合。並且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干涉的呀！第二，對兒女，在目前分負責任也是極合理的事。雖然人們是要互助，可是責任不能不分得清楚。我更贊成鄭君能永遠以姊妹待她，如其中間無甚變動，並且我更希望鄭君更要努力的教導她，使她能自動的離婚，或自動的復和。

至於將來，我以為未始沒有重圓的希望——但是我並不希望那樣，我總以為鄭君的缺點在太熱烈，（當然是苛責賢者的話）現以旣已弄到這樣，鄭君大概已不如從前的熱烈了，渴望了，鄭君就應該利用他現在的冷靜的腦，去看出她微妙的改進的動機，藉以自慰——是很值得安慰的呀！並且更要當姊妹一樣的教導她（當可比從前更努力，更順利。）因為她現在是在鄭君的保護和指導中，這責任鄭君是不能逃的，並且可自贖從前絕她向上的過失。到將來，她對於「人生」明白了，——或者真實的去愛人，或是去愛鄭君，這都是鄭君的功績，或是也是熱烈青年的責任——鄭君到那時，不管她愛人或愛他，他的愉快，一定比發明日高表還要愉

快，并且更有價值呀！

末後，我更表同情於『逃婚』。我以爲這是最簡單，最爽快，最合理，最幸福，并且也是鼓勵眞正做『人』的路！如其人們不把戀愛看得像生命一樣，如其不以爲戀愛而生存的，那麼他們儘可和不相愛的人結婚，不必怎樣怎樣的不願意；如其他們以爲戀愛就是生命，那麼爲什麼又要躊躇？逃婚！逃婚！我要告訴人們，逃婚就是圖『生存』求『幸福』保『眞』存『愛』鼓舞『獨立』。總而言之，逃婚就是做『眞』的『人』的路，如其他爲婚姻逼迫時，如其你是愛『眞理』的，想做『人』的，那末如處此境遇，爲什麼不鼓舞勇氣逃去，逃出這『虛僞』的勢力圈！解決婚姻問題，（未婚前）祇有兩途，一種是『因循』——去享物質的虛僞的幸福罷！一種是『逃婚』——去享精神的理想的快樂呀！

我對於鄭先生似乎不滿意，但是不對的。我覺得對他完全是可欽佩的人。從他的缺點上，愈可看出他的求愛的急切，希望——希望愛——的熱烈。就是他夫人也很可欽佩，能用新法教育小孩，新法記賬等，（並且也並不見得沒有愛情）不過他們兩人的尺度不同，——一個太長些，一個太短些，——所以似乎合不攏來，但是也祇是『似乎』罷了，決不是絕對的合不攏來呀！

我又欽佩鄭先生能從切實上去教導他夫人——如記賬自己上街買物，新法教小孩——決不是目前少數靑年人領了他們夫人去學跳舞講英語去眩耀人們的。

一九二三，三，一〇。

一封信

嚴敦易

鍚琛先生：

二月號的婦誌，載着鄭振壎君的一篇我自己的婚姻史。你們徵求討論。我將全文細細讀了幾過，有些意見要寫出來，但是不能做一篇系統的文字，只好零碎的在此函中談談罷了。

鄭君同他夫人雙方的待遇，因爲性質思想的不同，所以處處顯出扞格。照鄭君說起來，他夫人的確是意志薄弱的舊式女子，純以感情來激動她，沒有效果的；她所以不能徹底的改良粉與腳，復和後不能履行『都要聽你的話』的條件，這誠然是她欠缺些，但須要

原諒她是不明瞭夫婦愛情的女人，是缺乏勇氣的可憐鈍性——鄭君有兩句話很對：『她從來沒有受愛情的衝動，肯破除舊觀念改革舊習慣，一定要等到傷了感情之後，爲他種勢力所壓迫，然後改。』而鄭君對她的待遇，似很有討論的地方。

鄭君似未能了解她夫人的個性，用的標準又細瑣，——注意粉，脚，而不用較高的方法使她能得知識去廢除，——又如聽戲等事，實應當原諒她一點。敎她讀書時，也不能澈底！

他舉出的離婚理由屬於感情的兩項，實在是鄭君對他夫人的誤點！既想改變她的人生觀，應下些工力去做，這樣實在可以不覺得痛苦不便的。就是那感情——表現男女爭鬥性的感情——作梗也不過是『不甘心』『不能不介意』是比較細微的！『不肯遷就她』真就弄出障害。

總括一句，一方面少決心而敷衍，一方面不原諒，不澈底試拿這個去推求，在許多的事當中，都可見得出來的。

以後的處置法，——照目下是暫處逃婚的地位，日後還謀進步的解決。在失戀的兩性中，也沒有其他好的辦法了，但逃婚能否有持久的效用？

在鄭君的意思：倘她不能明瞭離婚的眞義時，可用送她入學的辦法。就此點看來，她入學後知能覺悟往厚之非計，能與鄭君發新感情，也未始無二次復合的可能性。但須她不，決絕地趨向戰鬥性去（指她不肯戀已破損過的夫婦關係）鄭君方面對她不怨懟，以她爲姊妹看待，態度也不十分堅決，只要破除兩方的不甚了解，而新的精神上能結合就行了。

或者有人對於『了解』不大明瞭，我可作一說明。鄭君和他夫人無愛情，但不肯去慢慢啓發她，反因她無表示而生惡感。這『遷就』欠妥當些，稱他們是不能相互的了解，較可表明爭執的態度。

胡亂的寫了一大段，錯誤在所不免，希代指正！幷極願知先生對此信的意見？

我曾同朋友們討論過，他們也同上述的同情，故我敢於寄上，

嚴敦易　三十一晚。

女性觀和戀愛觀

陳德徵

在過渡時代說話，最不容易；一方面固然難免把本來合爲一件的事，分析爲二他方面又不能把這兩件從一件事上分出來的事情，用少數的話，說得很圓。在這種場合，或者苦痛的說話者只好費點氣力，先把本來合爲一件的事情分將開來，再從應側重的一方面作了觀察點，說了一個詳盡；然後再由分析方面去合將攏來，把這兩件被分析的事情本來是一件的道理，細說一番。這樣雖則有時會被那些走極端的人們斥爲圓滑，調和，但於事實上確能不失却本質的意義，並且能顧到離實際太遠，徒走空想的路的弊病的感應。我以爲社會上各事，如果要取嚴重的態度去批判，這番工夫是少不得的。

隨便拿起一件事來講，譬如，有一個警察，去干涉工人祕密（？）開會，工人們把這警察用石頭來斫死，或用棍子來打死，或用繩子來縊死，那怕這警察發出那種臨死時可憐的迫切的悲切的哀號，工人們仍置若罔聞，一味把他們的力氣，放在那石頭棍子或繩子上面去。這件事，若以袒護工人的眼光來看，我們一定會稱贊工人們的舉動很對，而且一定會用許多贊美工人們的說話頌揚肇事的工人們。因爲工人們開會，是他們的自由，警察受了上官的指使，竟敢去干涉工人們的自由，這是自己去送死，工人們爲防衛警察非禮的干涉起見，自然生出這種正當的愛護自由的手段來。可是我們以人道主義做根本的觀察點，便覺得工人們也有些不是處。因爲警察雖然受了上官的指使，來壓迫工人們的自由，不過他也是一個人，而且也是一個被蹂躪者——可以說，和工人們一樣——在他來干涉時，工人們儘可以用婉言勸他，就使勸不聽，真個氣憤不過，要用石頭來斫死他，或用棍子來打死他，或用繩子來縊死他了，但當聽見他那種可憐的迫切的悲切的哀號時，似乎可以饒他而全其性命了；如果竟忍心看他宛轉死去，未免太殘忍，於人道上，也未免講不過去。這是一件事，却因爲從兩方面看去，竟分析爲二種說法了。但，在立論比較嚴正的人看來，却會把這兩方面併作一方面來批判。他們會說，依人道主義講，警察去干涉工人們的自由，是警察的不對，工人們打死警察，是衛護人道主義；惟警察竟因此而死，似乎在人道上也有點說不過去。不過在過渡時代，在工人們久受壓迫，言論家如稍表同情於他們，應側重看他們的時代，只能原諒工人們的非人道主義，而把警察之死，諉罪於唆死他的資本家；因爲他蒙蔽了一時的性靈，甘願爲資本家利用而死，那麼，原諒他那一時的蒙蔽說起來，有意殺他的，是資本家無疑了。工人們久受資本家的壓迫，當然恨資本家至於剌骨，警察的干涉，在他們已

不謂爲他是被蹂躪者，却認爲與他們有切膚之痛的資本家或資本家的代表了，對於這些殺人者，是沒人道主義．好講的，所以工人們的舉動，幷不能說對不起人道主義。這樣從工人方面和人道方面着眼，而且把尊重勞工和尊重人道兩件事合爲一件，爲嚴正的和平的說法，真能不失尊重勞工尊重人道的本義，而且能免去偏重任何方面的嫌疑。

又譬如，一個男子，先前依父母的主張，娶了一個很舊式的女子，如今這男子覺醒了，想起婚姻是自己的終身大事，非根據於雙方的愛情，不能成立的，所以竭力想推翻那『木已成舟』的婚姻，卒之悍然不顧，單獨離婚。這件事，在以戀愛爲婚姻的根本的原素上看，那男子的離婚，當然極正當極有理由。因爲以前盲着眼，妄依了父母的命，竟把一個素不相識，性情與自己不能調洽並且無論如何不能發生愛情的（即使偶然發生了愛情，這愛情也不能持久）女子，作自己終身的伴侶，所謂一生的幸福，自然都付之流水了。如今從睡夢中醒了過來，覺得自己的幸福，萬不能如此消磨盡絕，很勇敢的提出離婚，藉以恢復自己快樂的自由，誰能說一個不字，誰能反對他這一種堅決而且勇敢的舉動？可是在女性久受壓迫而且仍舊繼續受着壓迫的時候，在女性自己還不能自立甚而至於還不明白什麼叫做自立的時候，或者能自立了，却不願和已嫁與的丈夫離婚，或還沒有了解離婚的真義，兼怯怯怕說離婚的時候，在主張女性主義的人來看，這男子無論受着多少痛苦多少委屈，均不當不得對手方的同意，堅決的提出離婚。這兩種主張，其實都含有真理。但表面上看去，似乎無論如何不能相融洽。在那比較嚴正一些的論者看來，這兩種主張，也可以相通的。他們會說，在女性完全沒有瞭解自己人格和婚姻的真義的時候，是沒有戀愛可講的。在這種時候，對女性講戀愛，無論男性的存心如何，終免不了欺侮女性，苛待女性，誘惑女性，或玩弄女性的嫌疑。而且，在這時候，對女性講離婚，無論女性在離婚後的景況如何，無論男性的主張如何有理，終免不了『不了解戀愛』『不了解真正的婚姻的意義』『有意戲弄或侮辱女性和戀愛』的嫌疑。所以在戀愛方面看，有這種嫌疑的人，在女性不瞭解戀愛爲婚姻的根本原素的時候，却一味固執着木已成舟的婚姻非打消不可的主張，便是戀愛論者判斷起來，也不許可這男子的行爲是十分確當的。所以在過渡時代，戀愛論者，表面上似乎和女性論者有不相融洽處，其實，戀愛論者的觀察戀愛是雙方的事，和女性論者觀察戀愛的事實發生之前後，不容有侮辱女性和欺騙女性的心理，或其嫌疑，這是根本上相

同的。因爲女性論者所指的侮辱女性和欺騙女性的心理，或其嫌疑，正是戀愛論者所預防的，所謂戀愛是雙方的事，便是預防的方法。一個男子含有侮辱女性的心理，固然爲女性論者所斥，同時也爲戀愛論者所不許。即使一個男子的心理很坦白無私，但犯了這種侮辱女性或欺騙女性的嫌疑時，女性論者固然對之不愜意，即戀愛論者對之，亦不能不疑。這是兩種論調根本相融通處！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那挾戀愛爲婚姻的根本原素的男子，在一個不大懂得婚姻不婚姻和戀愛長戀愛短的女子前面，堅決提出離婚，安知他不是因爲本來的妻子貌醜或態度不好或不大有學問而有意離棄她？安知他不是因爲要另娶一個比本來的妻子相貌態度學問好一點的女子，有意假戀愛之名欺騙她？又安知他不是因爲要博得因戀愛而來的虛名故意演出這棄舊憐新的悲劇？這幾種猜疑，或者有幾位眞懂得戀愛的朋友們，要說我『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錯！我願意擔受這種批評。可是我不願意那不在這三種猜疑之中的人們，硬把這三種猜疑拉到身上去。而那些被我道着的確是在這三種猜疑之中的人們，我可不得不如此說，而且不顧他們面紅耳熱的如此說了，而且我並不希望他們原諒，懂得戀愛的人，自然也懂得女性主義，即有不甚明瞭處，一提便可以醒悟。在同一的陳舊勢力之下，所謂受過教育的女子，與未受教育的女子，雖則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而好疑的缺點，是不能免除的。處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女子的地位，似乎還有和男子同站在一直線上。就社會上看女子，似乎還是夾着偏見的色彩。所以目下的女性主義，似乎比戀愛更急切。無論在什麼地方除極少數的女子以外，大多數女子，總是羞受那『二婚頭』『被丈夫遺棄了再醮』的名目。所以在這種場合，便坦然見到男子再娶的容易，女子再嫁，便十分困難，即使再嫁了，女子心裏，也免不了十分難過了。目下的世界，依舊是男權時代的世界啊！各國，尤其是中國，女子的怯懦，卑微，是不可遮掩的事實。我們固然不願意希望再發生女子壓迫男子的慘劇，我們也不希望女天下的時代再發生，一般男子盡被控制於女性的手下，可是我們不能不希望把男性站着的那條水平線延長一倍，使一般向壓在水平線下的女性，伸起她們身子，同男性一起站着啊！

我以爲兩性間戀愛的眞正實現，必在兩性的地位適相均等的時候。兩性間戀愛，是基於兩性間知識見解能力不相上下時的友誼。『物以類聚，』如果女子的知識見解能力和男子相距太遠，他們

的友誼，除少數外，不會很深的。友誼不深，安還能發生不帶旁的色彩的純潔的戀愛？我覺得在過渡時代，最容易把以性慾為大部原因的相愛，誤為純潔的戀愛。這種誤認，是沒法免除的。不過，與其犯這種誤認，不若謹慎從事，已婚的，慢一步離婚，當離婚的動機發生的時候；未婚的慢一步結合，當性慾促成結合的時候。愛得容易，棄得容易，這種都不免含有一點肉慾從事的意味。所以真的戀愛論者，主張兩性相交很深的日子，彼此的性情都互相瞭解，彼此的知識能力都互相羨慕，而後兩方面有自願契合的心，才行結合。所以在戀愛為本位的人看來，男性含有侮辱女性的行為時，（譬如離異了無知的妻子，用那一種卑鄙的『選珠寶』的手段，來引誘別的女子，）無論如何，女性——將來的女性，深深瞭解對手方的人格的女性，決不會與他發生精神或肉體的戀愛關係。假使有一種女性，竟甘自取侮辱，那麼他倆的結合，決不能說是基於戀愛的。真真懂得戀愛的人，沒有一個不顧到女性的。

顧到女性這句話，在過渡時代，更覺迫切而重要。受過迫壓的女子，已經不是原始時男人須求媚於她的女子了，已經不是身強力壯主張很堅決的女子了，已經不是耐得起痛苦的女子了，更不是能夠自立能夠支配一切的女子了；她是被壓迫者，她是耐不起痛苦的落伍者，她是人類社會以下的人物，她是受風俗禮教一切支配的人物。在目下女子稍稍覺醒的時代，在目下人權初發光的時代，表同情於婦女的男子，總該退讓幾分，當他碰到對於任何婦女，尤其是妻，發生任何事項的時候。依這項原則論，那麼離婚，——男子向女子提出離婚，尤其是向無知的女子提出離婚，——總該慎重一些吧！寧使自己受盡痛苦，不願那剝盡我的幸福的妻子，被人間的指摘埋葬了她的靈魂，或使她受盡了精神上的痛苦，或者甚至於被人間的指摘逼死，這真是一件人道上應該做的事，也是懂得戀愛論的人所宜曉得所宜實行的事，更是女性論者所絕對提倡的事了。

真正懂得戀愛的人第一步自然是尊崇一般女性，提攜一般被壓迫的女性。果然使那無知的女性羞愧而死，或無形中使她飽受了人間的指摘，抑鬱而死，都不是戀愛認識者所當做的了。

戀愛論者所注意的，真是女性論者所提倡的呀！

我的離婚的前後

——兼質鄭振壎先生——

Y. D.

我剛草畢了從大家庭生活到個人生活一文，便看到振壎先生的婚姻史了。我和振壎先生是一對同病者，我們的境況雖然不同，但我們機械式的結婚，我們心窩的受苦，我們的用心指導對手方，我們的結果至於離婚，甚至生育一女一男，男兒夭折，也無不同。而且鄭先生的文中幷注意到我的一件妥協的離婚上的話，更其使我感動。現在社會上正徘徊在離婚的半途，及進退於結婚生活的男女們不知有多少，我們總算是經驗過的人，能夠把這種事實詳細的記載出來，加以種種的討論，似乎也不會沒有益處能。

現代的婦女經濟還沒有獨立性的新道德還沒有確立，由男性主動離婚，難免『玩弄女性』『壓迫弱者』的譏評，但是身受的痛苦，只有自己才能明白，只有加到自己身上，才肯諒解他人。我在離婚之前，曾受了許多人的冷笑熱嘲，離婚以後，又受了許多人的怒罵切責。我雖然曾片段的報告我們離婚的事實，但我實在怕敢把我們的情形和盤托出，因爲總有許多難言的隱痛，只好在知己的親友前，略述梗概，夜深人靜時，回憶痛苦罷了。這是我對於親友的抱歉，也是對於社會的抱歉！這些歉忱，或者祇能帶入泥土中去了。因此，我不能不佩服振壎先生，能這樣忠實的敍述他自己的事實。

我素來主張一個人貴能實行自己的理想的，至於有切身關係的苦痛，尤不能不先求解決。我到日本以後，入了新的環境，覺得一種新的覺悟，才知道人生的婚姻問題與家庭問題，如不及早解決，勢必墮落自己的人格，隱滅自己的志氣。

我在初結婚的時候，也曾想盡種種方法，給予種種暗示，可是她的粉雖可以不塗，她的牙齒雖可以開始擦洗，然她那已經纏小的一雙金蓮，總是沒法解放到如天足一般，她先天所生成的個性，更是沒法改造到我所希望的一般。

因爲她不會寫信，於是向友人處學了一種私造的注音字母，叫她用最簡單的‧：；等符號，來設法通信，再逐漸在信中注了漢字，在教科書中注了符號，於數千里外，用通信教授。但是精神上終

於委頓，心靈上終於窒息，兩人的愛情，終於無從聯結起！

不以戀愛爲根柢而結成的夫婦關係，戀愛是無從發生無從孕育的，除了肉體的關係以外，只是日常的茶飯生活的互助。

我一方面因了思想的改革，一方面又因經過了一二年自己炊爨，自己洗濯，自己縫紉的個人生活，覺得獨身生活勝於無意義的兩性生活。於是視這種婚姻生活爲痛苦，非解除不可了。

不離婚有什麼害處？離了婚又有什麼益處？這兩個問題，在離婚以前，時常在我心中，自問自解的思索着。

負債的人，常常自己慰着說：『這點債隨他去罷，有錢的時候還，沒錢的時候不還；不怕討債的英雄，只怕欠債的真窮。』可是一碰到十二月的除夕，終不能不擔點心事。家中拮据的時候，又不能不再向人開口的。平常做事情沒有規則，日間用腦過於劇烈的人，晚上有一點事在心上，總是難以安睡的。除非私有經濟制度打破了，負債的憂慮，才能離開人間，除非結婚制度消滅了，離婚的苦悶，才能不發現於社會。在就憂着婚姻的苦痛的時候，越在夜深人靜時越覺得苦痛——這是精神上的苦痛，比較物質的自然更深。

世間很有許多人，愛情雖已消滅，性交仍復繼續的。沒有戀愛的夫婦，沒有濃厚的感情的夫婦，所產生的子女很難得聰明俊秀的。

即使有因產生子女，而增加愛情，但也是極勉強的事。大多數都爲不愛其妻，因而不愛其子女，以無罪的兒童，爲夫妻軋轢的緩衝者，這是何等的罪惡！

凡男子厭棄女子，或女子厭棄男子的時候，往往有另覓情人的事，而尤以男子爲甚。因不愛其妻的緣故，使她衣不得暖，食不得飽，受公婆妯娌的虐待，社會的蔑視，雖是生人，等於已死，這種無形的休妻，似乎不如直捷痛快的提出離婚罷。

離婚以後該怎樣處置呢？我們無論良心怎樣的麻木不仁，自己在外逍遙，使她幽閉室中，總覺有點不忍的！在沒法中尋出方法，於是想使她跑到外邊，一則可以使她的生活改變一下——從家庭的單調的生活，變而爲學校的團體生活，與社會的社交生活，一則從外邊的見聞，可以獲得自然的智識，比較自己苦心習練，通信教授，總要好得多。而且讀了幾年書，多少總可以使她自己認識是一個『人』了。最後的一層，就是將來或許得到一種可以自謀生活的職業，不但她個人的衣食無憂，即對於社會，也有多少的貢獻。這是我在離婚前後，處置她的一個方法。

自然各人的環境不同，各人的思想不同，我認爲確實可行的，未必能適用於他人，他人認爲有利可以實行的，未必於我有利。在這

里，也不過把我的辦法告訴人家罷了。

和對手方脫離關係以後，如果物質上不發生問題，我敢大聲疾呼的向社會說，與其使男女兩人鬱鬱的悶在沈悶的空氣中，過那煩惱麻木，無意義的生活，在買賣式的性交之下，維持卑鄙，毀壞心靈的性的關係，倒不如一刀兩斷，直捷痛快的脫離名義上的夫婦！

這並不是我的憤言，也並不是我個人的理想，實際上的情形確是如此。試看社會上因夫婦不和，男子蓄妾，宿娼的不知多少；即略有覺悟的青年，也往往另覓戀人，以充精神上的慰安。這是何等的不自然呀！

戀愛的三角關係或多角關係，在現在的社會，固然發生得很多，即在將來的社會，也難永遠絕滅。可是關係的當事者，至少有瞭解戀愛的智識，與生活上不發生若何的影響，才不致演出悲劇。現在被棄的女性，不但自身關於戀愛沒有相當的智識，并且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現代社會又以男子的道德作為人類道德的標準，所以只許男子發生戀愛的多角關係，至於女子，只好在閨中做有夫的寡婦，在家庭做籠下的奴婢了。

我們在新聞中，常常看到所謂謀死親夫案，這就因女性不能明目張膽與男子離婚的結果；又如前年北京某生謀斃其妻的事實，也很可以做現代的戀愛多角關係的悲劇看。假使離婚能與以自由，這種問題，多少總可解決了。也有許多，因為發生婚姻上的煩悶，情願逃脫家庭，去過個人的生活的。然這等人如缺少自制力，也往往不免墮落，否則永遠煩悶，甚至自殺，亦所難免，這都是從離婚難發生的苦痛。

我過了三年沒意義的結婚生活，兩年離婚不得的苦悶生活，現在總算脫離羈絆了，這一筆心頭債務，雖然還沒有完全清帳——我負擔她的讀書期間，尚未完了，——却已完成了一件公案。

現在的旅館生活，流寓式的個人生活，有時雖感到寂寞與不便；好在我喜歡旅行，登山涉水，到處為家，新朋舊友，隨地都有。舟車可作我的別墅，花鳥可作我的友朋，雖不能做一個理想時代的自由人，在這生活枯寂經濟窘苦的社會中，比較許多在資本家腕下度奴隸的生活，在大家族裏面過痛苦的光陰的人，也覺滿意得多了。

振壎先生是和我同受過心靈的痛苦的人，我讀振壎先生的婚姻史，彷彿讀我的自序傳，想到自身從前的苦痛，不能不對於振壎先生具十二分的同情。但是逃出了苦中苦，才能感到甜中甜。我們受盡了苦中苦的人，只有祝普天下的男女青年，不要再進苦中去罷！

婦女的非人時代

——促醒天下男性反省——

蓮史

我們女界，受專制政體之下的壓迫，做私有財產社會的奴隸，供專橫的男性的玩弄，已經幾千年了；在這幾千年中，我們只有眼淚，只有傷心。

現在不是一個回轉期麼？人人都說黎明期開頭了，婦女解放的發展期到了；但是我們的眼睛雖可以開了，我們的嘴雖可以說話了，我們的身體雖可以轉動了，然四圍的魔障，如層峰疊巒，向我們壓迫着。

我嘗和阿梅姊談起，我們現在視線所及，耳鼓所接，軍政各界的寡廉鮮恥，商學各界的蠅營奔走，雖都是男性的作孽，與我們純潔的女界毫無關係，但是我們女子甘落人後，不去喚醒他們的迷夢，不自己去爭我們自己的人格，不想方法連絡女界，這仍是我們自己之罪。雖有幾位有良心的男子，替我們說幾句公平話，究竟是越俎代謀，免不了我們女界的自己的羞辱！

最近我讀了鄭振壎先生的我自己的離婚史，很有許多感觸。我覺得這一類的事在這回轉期的時候是免不了的。而且我的相識不相識的姊妹中，如鄭振壎夫人的遭遇，已不知有多少了！我所以不能不一述我的意見，以促男子們的反省。

振壎先生要逃婚麼？我並不反對他逃婚，要離婚麼？我也不反對他的離婚；而且我贊成他的逃婚，贊成他的離婚。我有許多姊妹們，受了沒良心的男人的待遇，不諳世故的公婆叔姑和妯娌們的虐待，家庭的壓迫，社會的惡評，而不能逃婚和離婚的，我常常希望她們能及早逃婚和離婚。可是我只是那樣想，那樣希望，她們却沒有這種勇氣，不能毅然實行。這並不是她們的不能實行和缺少勇氣，無非受環境的壓迫，禮教的束縛，社會的制裁罷了。所以我不但贊成振壎先生要和他的夫人離婚；更希望他的夫人，能及早向振壎先生提出離婚，要求先離開這玩偶的家庭，與那陌生人永遠脫離

關係。

我們的話雖這樣說，也不過我們的理想而已，但是對於現在的社會制度，婦女的智識狀況，經濟地位，不能不仔細想一想。

夏丏尊先生在婦女評論第五十七期說得很好：『我們不能不認離婚是一種悲劇，特別於男子離女子時，在現制度中，覺得是一種沉痛陰鬱的悲劇……我們立在希馬拉耶山頂上去，甚麼都可說得，都可提倡得，一到了人間，立在受損害者底地位，就覺得不能無所顧慮了！……不算痛快，忍了苦痛，創造新的環境，使後人不至再受痛苦，這是過渡時代人們所應該做的事』同期劉心如先生也說：『我不反對任何種情形的自由離婚；但是應當從制度上全體着想一下……有覺悟的朋友們，應當努力除去社會的障礙，不可只顧到一個人所受的壓迫，「她」的障礙不去，個人所受的壓迫，是沒法解除的……奮鬥是對強者施的，對比較弱的，再加力量，只是一種新壓迫啊！』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振壎先生不滿意於他的夫人，其初嫌其脚小，惡其傅粉，繼則說她不肯學時髦，不能服從命令，但是這種都是外因，根本上的不滿意，不過她不是一個『新婦人』而已。我料她即使脚也放大了，粉也不傅了，振壎先生要她學的時髦，都能實行了，所發的命令，都能服從了，振壎先生的心理，也未必能充分地愛她罷？

振壎先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現在又在最高的學府中充當教授，爲什麼對於他人的『個性』不加尊重呢？爲什麼不先改造自己家庭中的環境，不體諒他人的苦衷呢？她爲什麼一定要服從你的命令呢？你的命令即使是天經地義，爲什麼不設身處地，把她的個性，她所處的環境，仔細想一想呢？

在試驗室中，可以把蟻酸鈉加上硝酸銀，使蟻酸銀沈澱，鈉與硝酸化合而爲硝酸鈉，可以算得定成一個公式：($NaCHO_2+AgNO_3=AgCHO_2+NaNO_3$) 但是她是一個人不是化學室裏的藥品，你怎可以當作試驗品呢？試驗得高興了，我愛你，我愛你，不隨心意時，就要叫她向你道歉！女子不是人麼？她一定須遷就你的麼？

她到北京以後，只要向你表示好意，就不至於發生現在的不幸麼？在火車中一定要她喊一聲『喂』，真的愛她，斷不至於使她忍淚辭餞罷！在北京同住，一定要強迫她獨自出街要叫她揩多少眼淚？她要求到外邊念書，反刁難她（一）學費（二）語言不通；因爲她不肯好好回答，就恨她不徹底覺悟，這是何等的忍心！何等的虐待！強人所難，是人類所應做的事麼？她既問你『爲什麼不贊成接風？』

為什麼不趁這一個機會，好好兒說一個明白？為什麼她詰問你的時候，一定要顯出一種親愛的態度呢？為什麼你提起復和時的話，她應當立起來，抱住你安慰你幾句話呢？她不是一具機械，你本不能當作引擎的。

她的智識，既然承你用痛苦換來，何以又一朝棄之如遺呢？難道你辛苦換來的寶物，甘於放棄嗎？不要自負罷！如果你家沒有財產，你父親不培植你念書，社會沒有好的教育機關教育你，沒有良教師教導你，恐怕你現在的智識，也等於她罷！假使她也像你受過相當的教育，未必不到你的這一點成績罷！現在很有許多的所謂教育家，時常掣了『屢戒不悛』『不堪造就』的牌示斥退學生，當眞是低能兒，不堪造就麼？當眞能够用循循善誘的方法去教導學生麼？鄭先生似乎不該效尤的。

末了還得討論一件事：鄭先生所說屬於理智的第三項理由說：『現在家鄉半新舊的紳士最盛，他們既不滿意於舊式女子，又怕新式女子的平等自由，——啓如是半新舊的女子，只要她肯嫁，羨慕她的一定很多。諸君想想看，牛吃草，貓吃肉，是何等快樂！反轉來，牛吃肉，貓吃草，是何等痛苦。』

鄭先生是大學畢業生，曾經發明過『日高表』現在又充大學校的教授，天下多聰明伶俐的新式婦人——而崇拜有財產有學位的所謂新婦人更多得很，不難遂鄭先生的平生之願。但是她呢，她肯不肯再嫁，是一個問題。她的父母，你的家族，允許不允許她再嫁，是一個問題。現在的社會人諸，都是崇拜處女，憎惡再醮，她能否再嫁，又是一個問題。牛已經跑到野外裏了，安愁沒有草吃？其如貓關在籠子裏，有誰給她肉吃呢？假使有一塊不像鄭先生似的肉給她吃，恐怕她也只在那籠子裏跳躑號哭，不願再吃第二塊肉罷！

舊的社會，還是籠罩着一切，新的社會，還在九霄雲外，受犧牲受委屈的，只是我們弱者的義務罷！

唉！這不是我們婦女的非人時代麼？

偏見的男性之偏見

——責曠夫先生——

徐呵梅

從前，姊姊妹妹和哥哥弟弟，是立在一根直線上的。後來那些哥哥弟弟，爲了打獵的緣故，把身子弄強壯了，他們覺得姊姊妹妹討厭了，便把我們壓倒，把我們趕落這一根直線。我們的前輩的姊妹們，敵不過他們，只好順服他們，聽他們的話。這一口不平的冤氣，從我們前輩的姊妹們，一直到現在，始終沒有出過。這因爲我們前輩的姊妹們，被他們弄得太懦弱了，弄得同昏睡一樣了。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人類覺醒了，覺得自己是人類，應該彼此相互親睦了；同時，我們姊妹們也從睡夢中慢慢醒悟過來了。直到現在，雖則我們姊妹們醒的還不多，然而醒的總是有了，而且那些醒悟的男子，也覺得先前壓迫我們，是他們應該抱愧的地方，所以常常就能力所及，幫助我們。

不過在初醒悟的時候，總有些假醒悟而未醒悟的，他們依舊用着先前壓迫我們的手段，做他們酣睡中的甜蜜蜜的夢，自以爲得意。這種假充醒悟却仍夾有許多偏見的男性，比那仍在酣睡中一無所知的男性，壓迫我們的能力，要大得多；誘惑我們的本事，要高得多；我們恨他們，自然要比恨那些仍在酣睡中一無所知的男性更甚；我們看這些男性，是我們最大的仇敵，我們防他們，自然要比防蛇蠍，還要謹愼一些了。

這些夾着偏見的男性，表面上，似乎很能替我們姊妹們想法，其實沒有一處不是欺侮我們姊妹們，沒有一處不是玩弄我們姊妹們的。我們姊妹們在現在能力很微小的時候，自然奈何他們不得，不過天既給我們一張嘴，社會又使我們少數的姊妹們認識幾個字，能寫幾句不通的東西（算不來文章）我們見有這種情形發生，一方面固然還要感謝他們給我們張開嘴拿起筆的機會，一方面却不得不提醒他們一番了。

我爲什麼說這一段話呢？因爲我讀了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先生著的我自己的婚姻史以後，心裏很覺難過。我覺得姊妹們的被遺棄，確是多數爲了男性的偏見所致，我們姊妹們本來是無罪的。現在索性趁這個機會，替我們姊妹們伸一口氣，要把鄭先生的錯誤處和我們姊妹們所忍受不住處，申說一番。我不怕鄭先生見怪，希望鄭先生對於我們姊妹們的原諒，和對於自己的反省。

鄭先生在我自己的婚姻史那篇文章上，最大的男性偏見的表述，是『我想女子性情柔順，總有改良的可能性。』『獨獨這位最親最愛者仍在廚房裏作事不來見我。』『以後都要聽我的話。』『假使你能都聽我的話，我重新認你是夫妻。』『應當立起來抱住我，安慰我幾句。』『你不用管。』鄭先生這種口吻，說是試驗她有沒有情感

的，說是她應當表示這種態度的。唉！鄭先生，你是個大學教授，懂得教授原理的。教一個學生，可否純用恫愒的手段？可否埋沒這學生的個性？鄭先生看女子是什麼？豢養的東西嗎？家裏畜的猴子嗎？貓嗎？狗嗎？什麼叫『性情』？什麼叫『改良』？莫非想把女子的性情改良得和家畜一樣的馴服嗎？改良得如奴隸一樣的順從嗎？丈夫回來的時候，妻子正在有事，是否有必定出來相見和迎接的義務？鄭先生想一般做妻子的都像日本被摧殘的女性跪接她的丈夫嗎？丈夫的話，都對的嗎？丈夫的話，應該聽的嗎？做妻的，沒有知識，便沒有人格嗎？便該聽丈夫的話嗎？假使碰見了一個丈夫，叫他妻子做不該做的事，妻子也應當服從嗎？唉！鄭先生，開通的鄭先生，爲什麼對付我們這種懦弱的姊妹們，說出這樣不開通的話呢？鄭先生曉得女子的身體，應當解放，（勸他放足，不要塗脂抹粉）鄭先生不曉得女子的心靈，也應當解放嗎？鄭先生何不把勸她『都應當聽話』的話，改爲『女子在做妻以前，應當先曉得做人』呢？鄭先生是個強壯有力的男子，可以拿『重做夫妻』的話，恫嚇一個舊式女子，鄭先生，假如你是個女子，有人這樣來痛切的恫嚇你，你受得下嗎？我總不解鄭先生明明知道這是個舊式女子，偏要把個嚇舊式女子的話，來恫嚇她。鄭先生何不把『婦人不曉得做人』的痛苦和禍害告訴她呢？鄭先生曉得當心裏極難過極不舒服的時候，責妻子不立起來抱住自己和安慰自己，鄭先生却忘記當妻子垂淚的時候，不立起來抱住她和安慰她呢！唉！一個女子，那里配受男子的安慰？一個女子，只有跪到男子面前去求饒的呀！我們姊妹們原來還繼續地被蹂躪啊！女子當服從男子的！男子什麼事，女子都用不着管的！！鄭先生太看重妻子了吧，要想和妻子談愛情？鄭先生也太看重女子了吧，要想和女子談戀愛！而且，鄭先生太看重婚姻了吧，要想把機械式的婚姻推倒。可是我是個女子，是個懦弱而且神經很衰弱的女子，我總不懂同是人類，爲什麼男性要女性服從，而後才可以談戀愛？爲了男性強壯一些嗎，爲了男性是養女子的嗎？而且我更不懂在說談自由戀愛的時候，竟要女性先服從男性的！以我這種神經衰弱的女子想來，這怕是男性的偏見吧，這怕是偏見的男性的偏見吧！

鄭先生在我自己的婚姻史那篇文章上，其次的男性偏見的表述，是：『她的腳大了一點，臉上的粉亦薄了一點，在她心裏以爲已經遵行了丈夫的意思，而我覺得不痛快，不透徹。』『我妻同我母在月下乘涼，母親評論我，她隨聲附和。』『然而她不懂得怎樣子算得好。』『她始終不肯叫，寧願忍渴，我亦不滿意，寧願忍渴。』『我要她一

個人出去購物，她不肯去，我強迫她去，逼到她眼中出水然後去。」「我教她說官話，她又不肯學，我知道她是到北京做太太的。」「我覺不送她去，不得已她只好獨自去。」「當我待她好一點的時候，她無論什麼事，都要我幫她做，於是我又偏偏什麼事都不肯做。」鄭先生這些話，似乎要他夫人好，要他夫人表示愛他，要他夫人認識路，要他夫人獨立。不錯，鄭先生的心是好的。但是鄭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又忘記了她是舊式女子了。我是個祇能女子，雖則不纏脚，不搽粉，我却是一點旁的事都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我們在朋友之間，有許多事，也應當相諒，譬如我在紹興女子師範的時候，同學當中，有提議翦髮的，我那時候有幾個好朋友，她們都不願意翦，我雖則願意而且極贊成並且自己實行把髮翦去了，却沒有強迫她們一定要把髮翦去，也沒有因她們不翦髮便和她們絕交。我認定人類應當互相諒解，尤其應當互相諒解彼此的意志。我更相信在既成爲夫妻的男女中間，更應該彼此諒解，即使是機械式的非由戀愛結合的婚姻，壓迫爾夫婦不能諒解，不過倘有一方面懂得高等人類的道理，總不見得會不相諒至於極點的。我的朋友德徵先生常說，「在現在這種女子仍在繼續被壓迫的時代，儻戀愛而且懂女性的柔弱的人，總該體貼女子一些。」我覺得男性體貼柔弱的女性，是男性的意志上的事。不過人類之間，總該相諒吧！鄭先生明明知道他夫人是個舊式女子，明明知道她是個怯弱的舊式女子，却一則責備她「在她心裏，以爲已經遵行了丈夫的意志，而我覺得不痛快不透徹，」再要責備她「不懂得怎樣子算得好。」如果鄭夫人也不能見諒起來，也要責備鄭先生說，「他逼我過甚，」「搽粉，纏足，是我個人的事，何必要人干涉，」「他不懂得怎樣子算得好，」試問鄭先生如何答覆，假使鄭先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在人類間，在互相了解的人類間，何用相逼過甚？明曉得初出門的舊式女子，不肯叫茶房，却硬逼着要她叫，明曉得一個舊式女子怕出去拋頭露面，却硬逼着要她上街去；明曉得一個舊式女子，總怕羞，不大情願學一種官話，却威嚇地硬逼着要她學；明曉得一個舊式女子出去是膽怯心驚的，（這是女子的弱點，我對於這種弱點，至今還不能免除。記得去年和幾個朋友遊西湖去，碰見幾個似乎是讀書的少年，跟着我們，我嘴裏是指斥他們，心裏却大不寧靜，到晚上睡覺的時候，還突突的跳着。）却一定要她獨自出去；明知一個舊式女子，倚賴成性，一時不容易改除的，却「偏偏什麼事都不肯做。」這種不相諒處，這種忽略人的個性一味由自己意志的行爲，怕在近代的教育原理上行不過去吧。我不解善於誘導大學生

徒的鄭先生，在這種地方，何忽略至此？！唉！這怕不是鄭先生忽略吧！怕是鄭先生待女子的偏見，使鄭先生如此吧！鄭先生，無論先生的用意若何，這種不知相諒的態度，我們女性，是受不住的！

還有一層，鄭先生隱約間把我們女子當作貨品看！貨品越時髦越好，越新式越好。鄭先生要他夫人學時髦，要他夫人學新，他夫人學了新，趨了時髦，鄭先生似乎便愛她，這不是當我們女性是貨品嗎？鄭先生說：『然覺得她走路，做事，說話，都有精神，不像一位太太，像一位新式的女子，我很愛她，我真心愛她，我同她復和後，就是這幾點鐘真心的愛她，』我很感謝鄭先生這樣忠實地說出來。不過鄭先生看女子的心理，也從此可見了。唉！當女子是玩物，當女子是貨品，一樣是男子威權下男性的偏見。我真可憐我們身不幸為女子，到如今還被男子這樣欺侮！我在這里，又不得不附帶告訴我親愛的姊妹們幾句話：男子中，還有當女子是貨品的。你們別把自己時髦，放在戀愛上！戀愛是帶不得時髦的。戀愛時髦，戀愛便商品化了。而且時髦之後，還有時髦呢！那些不懂戀愛的男子，將又棄舊憐新去呢！唉！姊妹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種男子的偏見，還有存着的呀！仔細些，莫忘記呀！

最後，我對於鄭先生逃婚這件事，不但不怪鄭先生（不過要怪他起初為什麼不堅決向父母要求婚姻自主）却要替他夫人深深慶賀了。因為在偏見的男性威權之下做人，還不如死的爽快和自由呀！但是我又怕他夫人因此事發生以後，腸一日而九迴呢，因他夫人是個半新不舊的女子，看再嫁是可恥的！

我還要忠告鄭先生一句，男性的偏見不除，棄舊憐新之念依舊存在。就使能過戀愛生活，也不過一時，第二次的逃婚又會發現的呀！

太富於科學家色彩的鄭先生

衛士生

鄭振壎先生雖則是吾校的教授，但我現在還沒有認識他。我下面寫的是一面看他寫的材料，一面寫我感到的意見。

全文分六節；第一節『不得見面時期』沒有可說的地方，且看第二節『新婚時期』。

(一)頭一夜一定要鄭君夫人問他的話，我想他的夫人在那時鄭君沒有問他的話之前，那種自傲倔強的態度，一定會叫他夫人感受不快，比鄭君第一次感受足沒有放還要難堪。

(二)第二夜鄭君問的那句『兒子要不要』莫名其妙的話來問舊式女子，是談科學呢？還是閨中情話？兩者都是不類。

(三)我們看到暑假回家(第十頁)一節，覺得鄭君夫人是一位賢慧女子，只覺得鄭君由喉頭裏發一最簡單的聲音回答她，是不人情的，或是太科學的。但鄭君能夠感覺得『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比這間房裏更安慰些』這一點，愈加證明鄭君夫人賢慧可愛。

(四)鄭君可以問她，『我討個小老婆來好不好，』若是他的夫人，問鄭君道：『我偷個男人好不好』恐怕鄭君要不高興罷。或者鄭君會說按照中國習慣風俗，只有男人可以說那個話，女子是不許的。那麼鄭君也知社會風俗習慣的難移？那麼，對於夫人的足粉，也當曲加原諒，否則，做鄭君的就不該說那種男人可以說的話。

(五)『暑假期滿，又要離別，這時候她有眼淚，我沒有眼淚，』是鄭君愛情的淡薄，也是鄭君夫人的不肯像信佛一般的信仰他，不肯像愛嬌夫一般的愛他(雖然習俗使然)的開頭下種。

(六)第二個暑假期滿，兩人沒有眼淚。『此後我就不能樂觀。』鄭君也感覺到不能樂觀麼？

第三節是『痛苦時期』。

(一)在賓朋滿座，喜氣盈庭，興高采烈時候的夫妻倆，做丈夫的並沒有染着瘟疫，或是生病，走到房裏睡去。說是要他妻拋棄一切賓客的招待，跑到房裏伴着丈夫，這是什麼話呢？這種傷心史的開端，完全是鄭君自己的興波作浪。

(二)把妻當作別人，是鄭君先說的。試問如何可以得你夫人的愛和信？

(三)終覺鄭君太富科學家(？)求真的精神。

(四)自己常日住和尚寺，一方要希望夫人的挽留，而又時是冷酷的面孔，無論怎樣有中國式倫理訓練的女子，她也要使氣的不理你。

(五)過年時節，總算夫人的愛鄭君，信鄭君了，而鄭君偏要大怒，偏要從她去。

(六)夾着攙慘慘的眼淚水，說『沒有不聽你的話』的說話，這是何等熱烈的表情呵！偏是科學家的鄭君，會感着痛苦。

(七)『你如果肯聽我的話，你明天把房裏的大牀拆了，』用這種方法來做她有無誠意的試驗，不但無意識，並且以奴隸待妻子。

(八)可見他的兄弟，也不贊成乃兄的待遇妻子。

(九)因爲不得已而在自己寢室宿一夜，不特如此，還要怪他的夫人把『都』字都混過去。要知道這是人，不是畜生啊！

第四節是『復和時期』

(一)叫一位未出過閨門一步舊式的鄉下女子，說是要叫他立刻在變通便利地方，應酬外人，毋論口音不對，就是只要受過些中國舊式家庭教育的，也是極勉強願意去做的。鄭君寧願他的夫人和自己忍渴，不代她叫茶房，還有不送她到醫院去……這種鄭君主張的固執，我無以名之，只好說是太富科學精神的色彩(?)罷。

(二)她能覺到『無才不能生活』，要求鄭君送到學堂去。偏是科學家慣好試驗，故意提出兩個難題來，叫她興趣減少，違背心理科學的原則。鄭君！你能引用兒童求糖的譬喻，難道你出這兩個難題，你夫人就不會做這小孩子了嗎？

(三)你做日高表要叫你夫人做助手，那麼，你做泥水匠……也要叫你夫人去爬高挖低的做你助手麼？雖然這兩種事業的性質不同，但是對於興趣程度，的確是形容得當的。一位能舞文弄墨的女子，她的丈夫要她幫助他的著作，或是謄稿，我們可以認爲這是得當的。若是一位會舞文弄墨的女子，嫁了一位科學家，說是一定要她去到實驗室，分析化學中的原子，我們大家可以承認不對的，因爲各人的 Interest 不同。倘使那位科學家因此就做了他離婚的原因，那麼，這位女子只好離婚罷。(其實 Interest 不同，於夫妻愛情上，並沒有什麼妨礙。)

以上是顯明特著大路的情形，我都是不滿意於鄭君的對待他夫人的態度。終覺得鄭君自我表現的程度太高，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這是鄭君思想的缺陷。

鄭君此後處置他夫人的方法，除第一條我不明瞭他們具體辦法不能解釋外；第二條是鄭君不得已的辦法。倘若鄭君的夫人果真有中國舊式倫理的愛情和高尚的情緒，那就不妨不再嫁人，橫豎有鄭君產業的讓與，經濟生活可以免除困難；生了一個女兒，精神上也可稍得安慰。再不然，更嫁別人，於倫理上實在沒有一點缺陷。

上面僅憑我的直覺發言的，我雖然沒有夫婦之道的經驗，可是

我還有以下相信的幾句話：

(一)夫婦的愛情，是雙方的澈底『諒』和『解』的結果。

(二)若是夫婦的教育程度差異過遠，那麼只有丈夫（在現在的中國妻子的教育不會高於丈夫的）用誠摯和藹的態度，忍耐體恤的精神去忠告誘導她，並設法使她受教育，因爲只有教育可以增高觀念，擴充知識。有高尚的觀念，有豐富的知識，夫婦間的愛情，沒有不會好的。

(三)鄭君的婚姻史，不滿意他夫人的是不肯免除纏足搽粉的習慣，不肯學時髦，不肯像信佛的信仰他，不肯像愛耕夫一般的愛他。……這固是他夫人沒有受過新教育，否則有豐富的知識和高尚的觀念，當然他夫人不會纏足搽粉，鄭君也不敢希望他夫人像信佛一般的信仰他……一切問題都不發生了。——但歸根說起來，我仍要說鄭君歷來對待妻子情形都不對，並且覺得鄭君太富科學家精神的色彩，所以舉動思想都要按着科學的方法去試驗，去實施，而反忽略了人性。不能 Share 別人的 Experince。

一九二三，三，十七日，下午，於南高圖書館。

請看我的對她

何章欽

讀了鄭振鐸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之後，覺得非常希奇。鄭君所寫的一篇歷史，好像也是我請他爲我代寫的。我的地位，我的環境，可說完全與鄭君相同；我的她與他的她，眞是毫釐不差。粉，從前也用的，現在改用雪花膏了；腳也比較從前大得多了。勸導她的話，也有聽的，也有不聽的，好樣是一母所生。惟我們現在的情形，完全與鄭君相反。我們倆仍同居一起，且近來帶到上海來，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又有三四年了。論到彼此的愛情，雖比不上那文明式的先天的，但較諸舊式的後天的，倒要濃厚幾倍。家庭中亦有唱隨的氣象。然而我自己自學校出來之後，何以不因爲看了一對一對挽手並行，自由夫婦的快樂而別生念頭，反將她帶出來做一個不新不舊的家庭？並不是不知自由的快樂，也不是不要尋快樂，實在因爲有幾個問題在心中，到現在自己也說不過去，所以有這樣的態度。

我的婚姻史，既然與鄭君相同，看他的就是我的，請閱者頂好再把他那篇文讀一遍，免得我再述了。但我對待她的方法，先是存着一個眞眞愛她的愛心，所以我自己叫她做『愛』再是效法玉工琢石的工夫，一天一天的琢磨她，到如今仍舊是抱着樂觀，不息的對她做工夫。所以與鄭君倆恰正相反。現在我別的不必說，只要把我所以會有這樣態度的幾個問題寫出來。但先要申明的，就是以下的幾個問題，並非對鄭君的主張加以批評，實在自己要想發表長久了，因無時機來緻動我，所以擱到如今。亦不要看錯當是批評有學問的女子，完全係研究新式的男子，既娶有舊式的女子，應當如何對待，以免新舊的衝突。我的主張亦決不敢自以爲是，因現在既有兩個她相同，兩個不同的對待方法，猶如一種菜有兩樣的燒法，請吃客嘗嘗罷了。

人道問題　舊式的女子，既非她自己的緣故，又不是她父母的緣故，完完全全是舊社會的害。這種害的痛苦，應不應完全加到這般無知無識可憐的女子身上，還是我們僥倖得了一點新學識的人，應該去分受一部分？我們父母已爲我們娶了舊式女子的人，就是已經分着舊社會一部分的害，我們可否設法把這一部分的害，完全歸到她們身上？譬如貧窮的人，原本居於不幸的地位，不得不較富貴的人勞苦一點，去求生活。倘居了貧窮的地位，不肯勞苦，完全要享富貴人所享的幸福，恐怕幸福不得，先要餓死了。我若爲了要完全個人的快樂，覺把她棄去，好像截人的足，來接上自己的足，我固行動自由，無如她的終身痛苦何。倘然以爲她們應該是過渡時代的犧牲品，那還不如請大家不要踝募捐款，去救濟受災荒或這疲那般無知無識的人，任他們死得快而且多，還可以說他們是受天然的淘汰，不是我的緣故。再進一層，易地而論，設她僥倖得了新學識，我不幸完全受舊社會的害，一字不識。她教我，好似鴨聽天雷；她要把我離去的時候，我會不會有她是應該的，我是不應當累她的思想？否則，終身憂鬱，我能過這半世多痛苦的光陰麼？推己度人，於心何忍？

社會問題　對待這樣一個她，不但爲她自己，實在亦是爲了社會。現在我們的中國，大多數女同胞的程度，就可以她作標準；也可以說，她在我家裏，就是我們社會派來的一個代表，亦是給我服務社會的一個機位。她的足，她的粉，就是社會的現身，居在一起，眞是像是鑽寨鼓，時時叫我盡一分社會的義務。我既不能做別種社會的事業，又把在家裏的一分義務推出去叫別人做，這不但是對她不起，也是負了社會。所以我夜裏碰着她的尖頭的時候，不但不惡

她，而且要揑捏她，使我想到還有什麼法子，可以勸她再放大一點，洋襪裏面的幾層布可否完全解除。諸位看到這里，想必說我污穢不堪，但是我以為這個尖頭，就是社會中污穢的一點，若大家肯不怕污穢，設法使二萬萬左右的尖頭都變為方頭，我們的國家，豈不是要體面一半麼？若把她推出去，叫她去嫁一個舊式相配的他，那時不會再聽見勸她放足除粉的聲音。因為他是積極的歡迎那個尖頭，於是這一點污穢，不知要再傳幾代，方能除去。而且我們僥倖所得的學問，無非由國家的培植，教我們盡一分改良社會的義務。今得了學問，將要我除的污穢，推出門外，關上了門，獨享清潔的幸福，這是國家培植我們的宗旨麼？若是專為要求個人的快樂，不顧社會，除非要一腳一步，跳到太平洋的那一邊，寄在人的籬下。否則，家庭雖清潔，社會仍是齷齪，有何法可以把那家庭懸在空中？或者要說，社會事業固是要緊，但家庭不快樂，那里還有心想去做，這是要請看我後面快樂問題的一條。

平等問題　重男輕女的時代雖然快要過去，男女平等的時代，實還很遠。就是西洋各國，現在亦未完全達到。因為重男輕女之後，必要經過重女輕男的時期，然後照平衡的理，達到男女平等。或照循環的理，又轉為重男輕女，時間的長短有不同，但決不為直接達到平等。先以物理證明，如物體擺動時，他前後擺幅的長短，成正比例。就是向前擺若干，向後亦擺若干，不為向前擺一寸，回至對中時即停止，勢必至前後的擺幅，均等於零，而後中止。又按諸人情，貴少賤多，厭舊喜新，久疏則親，久近則狎，那一等定性都不免有一時的偏重。物理人情，既不能免這相反的理，所以重男愈甚，重女亦愈甚，真要到兩性有澈底的覺悟與諒解，方有平等的希望。否則，將永久彼此循環，這是自然的反動，亦似天道的報應。再請看事實如何。我們何以對新式的女子，行路要讓先，在車要讓坐，相見要脫帽，宴會要讓位，若說是敬之以禮，何以不相答之以謙。最顯的，還在婚姻上；大學畢業的男子，不能配大學畢業的女子，只好配中學或小學畢業的。高等畢業的女子，專配留學生，否則，寧抱獨身主義。若是程度相等，就不免有後患了。雖然，這不是女的傲，也不是男的媚，實因為女學初興，按上面的情現，為時勢所使然，必經的階級，既然我們不能求其平等，何必苦苦的求處人下，他們自以為平等的，其實何嘗平等，不過自慰耳。

擇新問題　我們已配有舊式女子的人，要離去舊的她，到是不難，祇要有鐵石似的堅心就可以。但是要尋着新的她，到是比不配過的人難十倍。新式女子中，能自己完全看破為人續弦的舊觀念，

已是不多，而又是沒有她家庭的拘束，實屬鳳毛麟角。既然要棄舊求新，必希冀得一完全契合的她。可惜人心之不同，猶如其面。雖一母所生的兄弟姊妹，亦從未見過眞像同坯的石膏物一樣，何況從異姓別族中，求得其心惟一的人。有人說，人因各有長短，必需彼此遷就幾分。我又要說，同是遷就，既肯遷就於新，何不再遷就幾分，以救那可憐的一位老朋友呢？吾恐醉心自由崇拜女學的人，對舊的不但不肯遷就一分，還要吹毛求疵，對新的不知要遷就到什麼地步。揮霍是她的大方；脩邊是她的衛生，在家治事是不宜的，也是可惜的，出外就事，是有不便的，也是失體面的，覺看她爲天生的嬌子，雖是過分，亦是她應享的。但是爲了生活程度的日高，環境的不測，到了要遷就而力有所不能的時候，或不免有留戀懷故，追悔莫及的感想。若能得了有舊的長處，無新的短處，她的心，真是我的心，那時雖把舊的作爲犧牲，還算值得，惟恐到了不惑的年紀，還不能得到那樣的她呵！

安舊問題　離去她既是不難，要使她離去後安心，卻又是很難。我們現在豈不是全國一致的希望裁兵麼？爲什麼不易實行？因善後的法子難，若不先把善後的法子想好，恐怕裁了之後變了盜匪，反而更加要害我們百姓了。我要同這樣的她離婚，並不是按離婚的公理，得雙方的同意實出於一方的強迫，這樣能使她安服呢？不是據理的反對，必是悶鬱的怨傷，或者漸漸成了疾病，不明不白的死了。即使她不死，我從新裏得的一點樂趣，也被她的怨恨對銷了。要她不怨恨，除非使她自己覺悟，甘願脫離，並不以改嫁爲恥，自己找尋了一個相當的他嫁了。但這步工夫，非旦夕的事；有了這番耐心能使她到自己覺悟的人，想他也必能再耐心一點，同她偕老罷。而且她既有了這樣的程度，她的身雖舊，她的心已新了，我也可以知足了。這是理想，不能成事實的。要兩全的法子，我以爲只好由我們已經做了她的他的人，犧牲一點，退後一步，抱服務社會的觀念，去做改造的工夫罷。居了這樣的地位，要想一點不犧牲，享完全自由的幸福，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爲我的祖宗，把我一部分的幸福，像田產的抵押了別人，我現在要想不出錢去收回來，世界上沒有這樣好的押主，若用強迫的手段去收回，那是不義之財了。

快樂問題　快樂二個字，原是由各人的觀念而不同。同一事物，有甲對之則樂，乙對之則不樂，非事物的改變，實由甲乙宅心的不同。在家庭中，能互相原諒，彼此滿足，不論新舊，各有其所樂。反之，雖新亦是不樂。平心而論，舊式家庭的快樂，不及新式的家庭。然而我若棄了舊的去尋新的，這樣的樂終不是徹底的。若挽手並行的時

候，忽然想到那闊了心底悲慘光陰的她，不免一時心呆，不覺當時的樂了。那不如我前面所說的，退一步，去尋一點新舊合璧的快樂，倒問心無愧。況且現在中國最缺少的，是『先天下之樂而樂』的人，不是要享獨樂的人。因爲獨樂人最易居媛忘寒，自飽不知別人飢，把我們急待改革的社會，殺諸腦後了。

諸位看了上述幾個問題之後，必定要說我戴了靑色的眼鏡，所見的物色都變靑了。這是不錯的，我自己也知道不免的，但是我居這樣一個地位，在這樣一個心，用這樣的一個法子對待她，都是實在的。現在一一的寫出來，不過使閱者知道世界上有不怕汚穢，不喜快樂，像我這樣一個人能了。並不是希望別位照我這樣做，也不是對着人說批評的話。倘有得罪於閱者的地方，請你原諒我，還要請你批評我，使我戴靑色睛鏡的人，也看看別種的物色。

對於四條問題的答案

陸江東

一

鄭先生對於他夫人的待遇，和他夫人的待遇鄭先生，我以爲都算不得盡善，而鄭先生爲尤甚。略如下述：

A 鄭先生對於他夫人的待遇。

『第二年暑假回家』一節（原文頁一一，上）按愛情是要培植的，保養的；今鄭先生不有以培植保養之，則愛情又何能發榮滋長？下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之理，鄭先生既明知之，則又何加賓焉？

無端不願回答她，反對『接風』原因之詰問。（頁一一，下。）

不諒解她因踐小姑之約而觀劇（頁一一，下及一三，下。）

『我……心中很怨恨而她却處之泰然，……』（頁一二，上。）

按此層殆即鄭先生所舉出之『無情的原因』之一與二（頁一二，下）也。

『故意向她告辭』之爲虛僞惡習，以自尋煩惱，而復遷怒於其夫人。下文云云，更爲跡近報復，未免過甚。至於『她後以平平常常

的格式批准我』(頁一四上)一語亦爲『無情的原因』之四,何能責以不解鄭先生的苦心?

鄭先生既承認『憑良心說,決不是她害我,』而仍不能由恕之(頁一六上)抑何心忍?

『在津浦車上,她要茶吃,』而寧願忍渴不爲代叫。(頁一六,下。)強迫她在陌生的北京一人出去購物。(同頁。)

『她的足凍傷了,』而幾次後卽不復願再送她到醫院去。(同頁。)

『不願意對她說明白你做多少,我做多少,』而致『感情又傷』(頁一七上。)

既然『既往不咎,』何以又『對於她特別的不肯遷就?』(頁二一,上。)

『我以粗暴的態度命令她』——一個沒有研究興趣的女子——尤爲失計。而下文乃用『我不願以女子作僕役』一語以文之。

B　他夫人的待遇鄭先生,

『兒子要不要』之『不曉得,』與『暑假回家』而她獨不出迎者,亦爲『無情的原因』之四(頁一三上)也。(頁一〇上。)

以久處家庭專制積威之下之弱女子,何能於諸間緊急之時,有所申辯?觀於『沒有不聽你的話』及『我錯了,』『聽你的話』數語之情狀而可知。鄭先生又苛責其簡單,毋乃太忍?(頁一四。)

『她始終想把「都」字混過去,』致鄭先生仍不願與她復和,這是她的自誤。然以臉上的白粉,脚上的布條之完全取消,則亦未嘗不聽他的話。(頁一五,下。)

『她始終不肯痛快的承認我的條件然亦不用滑頭的說話來騙我』(頁一六上。)

『她只管同我嬉笑,似乎責任全在我身上,』按此層亦安知非『無情的原因』之四(頁一三)有以致之乎?(頁一七,下。)

『關於兒女教育的事,啓知都能聽我的話。』可見其非若舊式頑固女子之絕對不可教者可比。(頁一七,下。)

她是一個舊式女子,何能『顯出一種親愛的態度』與『立起來抱住我,安慰我幾句?』(頁一八,下。)

『她知道我不愛她……』爲舊式女子之通病。(頁一九,下。)

『她囑我多吃點雞子』(頁一九,下。)

『總而言之她……一定要等到傷了感情之後,爲他種勢力所壓迫,然後改。』(頁二〇。)

二

鄭先生的處置法，我以爲於對手方稍有不利。

鄭先生說：『不過我受過教育能看破無價值的名譽，而她則做不到。』（頁二一下，）又說：『只要能得到她的同意，無論什麼事，我都肯做的。』（頁二二，上）則當其覺悟——『第二年，她覺悟了。』——要讀書——時，何必『故意提出兩個難題』（頁一八，上）以絕其自新之路，致不能早受教育乎？觀此則後說似爲鄭先生自文其過之飾辭可知，稱爲鄭先生所不取。

『誰做犧牲者？』這犧牲者恐怕結果還是她做。然舍先送鄭夫人入學校，使受充分教育而能『認明白什麼是真的有價值的，什麼是假的無價值的』（頁二一，下）之後，再正式離婚——或者逃婚——外，不能找出一個兩利的方法。

因爲『消滅精神的愛情』與『斷絕肉體的愛情』（頁二四，上）都不必有形式的；則『結婚』非必要，奈何出此以重創其精神，致受無畏之痛苦乎？故我以爲先送鄭夫人入學校，使受充分教育一法爲比較的有利於對手方。

三

錄一，二兩條已可知，茲不復贅。

四

除非鄭夫人受有高等教育，肯力改前非——不遷就他——而又能滿足鄭先生的意志時，鄭先生還未有旁的戀人，而亦肯退一步想——遷就她；那或者有重圓的可能。

以上是答覆女誌的話，以下是我讀完了『我自己的婚姻史』後的隨感：

『你現在是在那里？』及母女『礙於習慣』而『不能久聚，』致『只談數分鐘』（頁一〇，上及一五，上，）此情此景，讀之泫然。舊禮教，習慣之殺人於無形，可不畏哉？

『哭而不怨』尤爲舊式女子之通病，遂使畢生幸福斷送於此數行清淚之中，噫！

『寧願受拘束，不願負責任，』這正是環境有以造成她的思想，亦可見舊道德之深入人心也。（頁二一，上。）

鄭先生問『去年我同你所說的話，你記得不記得？』她說『都忘記了，』又說『老實忘記了。』此爲鄭夫人之坦白率直處。（頁一〇，下。）

『然覺得她走路……都有精神……像新式女子』則鄭夫人固尙可教，鄭先生何不因勢利導之？（頁一七下）

『假使我與愛她……』（頁一八上）一節，可稱為一般青年男女之『當頭棒喝』。

她若早跟鄭先生到外面——京——去，則他的犧牲決不如是之大。（頁二〇下）

讀『沒有如我們這樣子的可惜』（頁二〇上）一節，而覺得鄭夫人不幸而為一個舊式女子，更不幸而與鄭先生結婚。

女誌出版既遲，我又無暇細讀，今姑隨手拉雜錄成此篇，非敢云批評，聊以抒我意見耳。他日苟有餘暇，當再進與鄭先生直接討論之。

江東附誌。　三月十五夜。

一點意見

沈哂炎

人類的結合，可說全恃一個愛字。因組合時期的長短，就分出愛的分量。人類的組合，雖則是有父子，母女，兄弟，姊妹，朋友，師生等等。但是他們組合的時間，萬萬不及夫婦的組合長久。所以他項的組合，沒有愛還可以，至於夫婦的組合，是愛的分量應該多量發揮的地方，倘使他們的組合不愼，應該發揮多量的地方，竟沒有愛可以施展，他們的苦痛，那是不言而喻——思想開明的人尤甚。所以夫婦的組合，非鄭重不可，倘使是已組合了，因性情的不洽，無從將愛的本能施展出來，這是以脫離為唯一方法，不然，人類的生趣已是剝奪淨盡，做人的價值，也是失掉了。雖則這樣說，不過他們的關係，是雙方的，不是單方的。一方果然明白了這個道理，他方卻是絲毫沒有知道，你雖為保全自己幸福起見，離開了她，果然快活了，但是她卻要因你離開了，增加了苦痛，那也是不對的。所以講到脫離一層，非到無路可走，萬不能應用——雙方願意當作別論——應該在未離開以前，用種種方法去指導對手方，倘使果真絲毫不生效力，一點愛情無從發生，那時再實行這末一步，這樣才可以對得住他方，也可以問心無愧啊！

鄭君夫婦間不能發生愛情，還是結合時的不愼，——咎在家長——既不能挽回於前，此後祇好用指導的方法。觀鄭君幾次和夫人談話，他未嘗不想發生愛情，終生和好，他的待遇總算不錯。不過「你應該聽我」這類話，似乎過分一點。至於他的夫人待遇鄭君，以我眼光看來，却有些不大滿意；因爲鄭君生病，（編者按，鄭君並未自言有病，）他的夫人理應看護，而今竟因和小姑相約而不陪侍；除外不對的地方也很多。但這種地方，却不能說是她的錯處，須知她是爲舊禮教所迷住呢！

鄭君的處置法：在鄭君此後固是脫離了苦痛世界，而別尋快樂；但他的夫人，是舊人物，祇知嫁後依靠的人，惟有丈夫；而今丈夫不顧她，她的苦痛，當是很深。我願經過若干時間之後，鄭君的夫人，或因經過了這番較大的苦痛，頓然覺悟了。希望鄭君復歸于好，共求前途幸福。究竟鄭君的夫人，也是一個好女子，不過舊思想的中毒太深，一時不能感化，以致思想頓起衝突，未能融洽啊！假使我處於鄭君的地位，當照我上面所說的方法處置。原來實行離婚——鄭君的逃婚和離婚實在相仿——在現在社會，對手方又是一個知識程度低淺的，她的處境，一定是很苦，這是良心上交代不過的。至於他們能不能重圓，這全在鄭君夫人的覺悟不覺悟。原來鄭君對她，本來是好的，並不是絕對的要和她斷絕關係呢！

我讀了這篇文字很多感觸，就將我的意見寫出如上：不過因時間的關係，（接到本誌已在昨晚）說得不對的地方，一定很多。不知鄭君和讀者以爲略有可取嗎？

不要向弱者宣布死刑

懲甫

當我讀完了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我禁不住淚下了。雖然我沒有結婚，也深深感覺着非人生活的痛苦。

從這篇裏面至少可以看出二大要點：

（一）舊社會的魔力，尚有戰勝一切的餘威，使無數的青年，還降伏在他的旗幟底下。

（二）人們以奮鬬的精神，直向舊社會宣戰，終於失敗了。這是

如何煩悶而悲哀啊！

鄭先生他的努力，他的意志，都足以給我們很多的興奮，這不能不說他是個荊棘開道的英雄，但是我有兩個疑問，鄭先生能否答覆我？

一，鄭先生逃婚以後，是否實婚，另組小家庭？還是獨居？

二，鄭夫人是否無形中的離析？還是改嫁？

第一，鄭先生若永久抱獨身主義，在逃婚以後，那麼，不成問題！——其實，我們在道德上看，在生理上看，我不敢認他是正當的方法。——否則一方面同夫人爲藕斷絲連的離異，一方面另和別個女子結婚，這與納妾差在那里？

第二，若鄭夫人能够改嫁，那也不成問題。恐怕在舊社會裏作了俘虜的人，就沒有那——改嫁——自由了，請看離婚都格着各方的勢力辦不到，何況未離婚就改嫁呢？本來，鄭先生雖不介意，鄭夫人可就難受了。

改嫁既辦不到，只有仍作離析的夫婦了。有財產，不慮經濟上的壓迫；有子女，不慮精神上的不安。然而物質上的供求，怎補靈魂上的痛苦呢？

最後，我要向鄭先生請命說：『鄭先生：您是大學教授，教育人的人。您覺着世間上有不滿和要求，儘可以向社會上作大聲的勸告，不要向弱者宣布死刑了！因爲您倆都是「時代的犧牲者」啊！』

女子是有情的

張厭如

無論什麼問題發生，都當從根本上去研究，不應枝枝葉葉的去追求。譬如鄭先生對於他的妻子欣如女士，在初婚時期，並不替她謀求學的機會，使她自然的覺悟，卻爲要求她不擦粉，放足等小事鬧了幾年。鄭先生實在不知道環境習慣把她束縛着了，沒有機會可以使她服從你的志意，也就是她不能了解你的說話。舊家庭的女子，本來就沒有不擦粉和大脚的女學生，你若強迫她在那種黑暗社會裏作這回事，不是和她爲難嗎？不是癡心妄想嗎？因爲她實在沒有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那種魄力和智識！假若你把她送到

學校裏，看別的同學都是不搽粉不纏足的，我想你就是教她搽粉纏足，她一定不幹呢！因為環境變了！當我未娶妻以前和朋友說：我若娶親，一定不准她搽粉。誰知到我去實行時就不能了。我不准她搽粉，她到我嫂嫂屋裏去搽；我若跟去，她拿出一副令人屈服她的笑容來對付我。等我走開時，她仍然搽的好好的。我沒有法兒，又將她已搽好的臉抹上水，她能洗去再來。假若我再將她粉盒兒打碎，她仍然會去借或買，鬧來鬧去，後來我就算失敗了！因為我想：我假若處她那種環境，一定也是和她一樣，不能服從她丈夫所說的話。人都是在環境支配之下，我又何必去過於困難她呢？五年前教我去當掃地夫，我一定不幹的，因為我不知道勞工神聖。三年前教我去當兵，我也一定不幹的，因為我知道了軍閥萬惡，那麼，鄭先生實不能說她無情，實在是他自己無情，不原諒她了！

復和時期在津浦車上吃茶，非教她自己叫茶房不可。鄭先生能算個了解初出門人困難情形的人嗎？我到過開封，上海，杭州，也到過北京；現在假若再到漢口或香港，我就不敢輕於去叫人；因為我不知是叫『堂倌』對，或『茶房』……對，何況她是女子初出門。你非教她說聲『喂』，(我會不懂得是種什麼意思，)不是難她嗎？無怪『她始終不肯叫，寧願忍渴……』了！我每次讀到這幾句話，勞騷我的心口被一種氣體塞住似的難受因為我彷彿看見啓如女士的眼淚，一滴一滴都掉在心窩去了！

總而言之，鄭先生說她無情啦，搽粉啦，不放腳啦，想做太太啦，不幫助他工作啦，這都因為她無智識，沒有覺悟，就是她沒有受過教育。那麼，『第二年她覺悟了，』鄭先生怎麼又要提出兩條不成問題的問題去難為她，終久送她回家，演出這場慘劇呢？我不知鄭先生是何用意？

我本來也是個舊式婚姻的犧牲者！幾乎有三年沒有回家了！有個朋友來信：『……我還希望——充分的希望你相信人造愛情是可能的小說月報上有一篇人道主義的失敗者，我希望親愛的厭哥不要像這篇的男主人一樣——只講人道——更要於人道以外求「人造的愛情」。要造愛情，「就要由智識入手」。要輸一點智識給那可憐的女子，第一要和她有長時間的談話，我很希望厭哥不要把回家當做可怕的事！』我很相信朋友的忠告，預備今年暑假回去試驗一下。然而我近兩年很希望把我全部的愛移到自然美的身上。我有一首小歪詩，寫出來，就可知我的生活和解決性的方法了！

情緒

無處安插的情緒喲！
　我想如箭似的，
把你一箭一箭射到雲裏霧。

無處安插的情緒喲！
　我想如雨似的，
把你瀼瀼地灑在花裏草裏。

無處安插的情緒喲！
　我希望你變成悲哀的種子，
隨着嗚咽的清泉急急地流到江裏海裏。

我信仰自然服從命運，所以我很可讀幾句書，並不覺有多大痛苦，我更要希望我將來的成功。

鄭先生在未婚之前，不早退婚，（大概也是受環境支配了，若在現在，我相信鄭先生不會幹那種不澈底的事）既娶親以後，經過痛苦時期，不離婚，又苟延到復和期，由復和期到眞正決裂時期，鄭先生尚不敢說『我不願意——良心主張不願意和一個無知識的女子過活，我從此定要實行和啟如女士離婚另娶。我有我的自由權，誰也不配來干涉我的婚姻問題。……』還要做很長的一篇文字給讀者一個批評的機會，我就不得不大膽的很誠懇的向鄭先生說幾句話。我希望鄭先生今後應當拋一種有希望的態度和犧牲的精神，不要持一種抱屈和不滿意的態度對待啟如女士；再把她領出來，——北京，上海或南京——讀幾年書，使她對於人事有澈底的覺悟，對於鄭先生的說話也有澈底的了解，她也一定會寫最美麗的信或詩給鄭先生，也一定會說：『最親最愛』或是“My dear”等等動人聽聞的名詞。不特我相信和啟如女士一類的女子是有情的，有希望的，我的朋友更有一封信令我讀起來流淚呢！他說：『……我們只把「人造愛情」四個字改成「心理的改造」就好了！處到已結婚的流域的人，只要心理上承認他的妻子是他應鍾情的人就好了！舊式的婦女——尤其是被她那讀書的青年丈夫所不滿意的婦女，——終日的苦痛比我們所身受的要重幾十倍。可是她們是最善於自殺的人，她們所以不願自殺者，固然是因爲人類大都偸生；還有一種原因，就是她們認定她們分應鍾愛她們的丈夫，這種人生觀雖說不對，可是這是她們最能感動人心的地方。假使你要和她們談一談，就可以知道她們的思想有許多處是很應敬愛的。……』不特我的朋友相信無知識的女

子是有愛情的，即鄭先生也相信啓如女士是很可愛的，不斷向鄭先生灑眼淚，（能彀流眼淚的人總是好人女神三〇頁）那麼鄭先生若納我的意見，將來雙方都可以脫離苦海。因爲我相信女子讀書能力實在較男子大幾倍，尤其是像啓如女士那樣聰明的女子（見鄭先生的說話，）讀書進步更要快，假若不是鄭先生那種睡在床上的教法。我有個女朋友，在我未和她認識以前，她和我一個男朋友通信，說的很平常。相隔只有一年，我和別的朋友寒假離開時，她能寫許多最美的詩送我們。我爲節省時間起見，舉一首吧：

贈別

雪花飛舞，冷風刺骨。
舊地遺留你們多少痕迹，
腦海增加我多少記憶，
朋友們哪！走吧！走吧！
變成雪花盤旋着擁抱着走吧！

其他的例，現在也不能多舉了。再舉個罷：我有個朋友，他和一個高小畢業的女子發生了戀愛，因爲受許多挫折，最後幸而成功了。她寫信給我朋友有兩句說：

愛人，你放心吧！
上帝已將你所愛的賜給你了！

這種意思是如何的深長，句子又修得如何的美麗！朋友一讀給我聽，當時實在使我驚訝不已！她怎能寫出這麼好的詩句呢？眞佩服女子文學的天才！鄭先生，再多犧牲一點吧！不然，啓如女士若有你的一支文筆，她也做一篇『我自己的婚姻史，』描寫她的苦衷，一定會使我們讀者流無數滴同情淚，在中國婚姻史上留下許多淚痕呢！

鄭先生的學識人品，及關於他們婚姻經過，本不大明了，只就鄭先生一篇文字去說幾句浮話。局外的觀察，當然也有不當的地方，還請鄭先生原諒。　　作者誌。一九二三，三，一八。

時髦與改良

趙孝清

昨天讀貴雜誌第九卷第二號所載我自己的婚姻史，差不多費了兩個鐘頭。讀完之後，實在令人不安，拿起筆來就要開寫。忽然有位朋友來了，我就將我要做的事告訴他。他說：『莫忙！給我看看！看有批評的必要沒有？』我想一人的智識有限，正要多集旁人的意思，當時就讓他看。到晚上，他來還書，不但把他的見解告訴我，並且鼓勵我從速的完稿。今天是星期日，正是工作的好機會，所以就本着我的良心，來說幾句話。

貴社的編者，說鄭先生肯把經過的事實，很忠實的描寫出來，我也很欽佩鄭先生的忠實；但可惜他的忠實，只用在文章上，却不把他的忠實待他的夫人。如鄭先生說：『有一次她對我說：「你送我到學校裏去。」我當時故意出兩個難題；……然而她竟沒有話回答我，可見她的覺悟並不透澈的。』這是鄭先生對於他夫人不忠實的確證，反怪到她的覺悟並不透澈，未免無理。倘若那時她答道：『你那兩個問題，都不能存立。』又怕鄭先生會說她不推誠相待呢！鄭先生不是對她說過：『以後都要聽我的話』麽？這次若她說：『你一定送我到學校裏去，』豈不是反對鄭先生麽？只怕鄭先生又會說，『從前你承認都聽我的話，今天竟不聽我的話，我不認你是我的妻了。』

鄭先生說：『我家裏演戲的時候，我睡在房裏，她坐在樓上看戲。……這就是我一片傷心史的導火線。』這樣說來：女子除了聽丈夫的話，陪伴丈夫在房裏睡而外，別無他事可做。鄭先生把女子的人格放在那里了？

鄭先生說：『我們受父母之命而結婚，本無愛情可言，且受環境的影響，使她不肯遷就於我，以至於失和。復和以後，則我對於她無愛情，不肯遷就於她。』從此知道，她之不肯遷就於鄭先生，不該歸罪於她，還要歸罪環境。鄭先生既是知道這個道理，爲何偏要與她失和呢？既復和之後，若雙方都肯遷就，豈不好嗎？鄭先生如何還要『對於她特別的不肯遷就』呢？

鄭先生待遇他的夫人，究竟是否適當，也用不着我來講，就講，對於他也不生效力。因他曾經說過：『這是我的自由，無論什麽理由，無論何人，不能干涉的。』可是在這結尾處，我還要引鄭先生告訴他夫人的幾句話，就是：『別人的妻子時髦，旁人會笑她；你是我的妻，你有資格可以學時髦，沒有人笑的。猶如普通農夫剪了辮子，有人笑他學時髦；而某人有個兒子入中學，他就可以剪辮，沒有人笑他。』這些話，眞是令人發噱！鄭先生口口聲聲要說透澈的改良，學時髦就是透澈的改良麽？鄭先生的妻，就有資格學時髦。哦！鄭先生

那時是大學生，大學生的妻纔有資格學時髦；別人的妻，就無資格學時髦麽？像鄭先生自謂近時是大學教授，想他夫人的資格，一定又不同了。倘一旦鄭先生再有進步，不知再要說什麽？鄭先生那種論調，在儒林外史上找得兩個人來，不知恰當否？姑舉於後。

(一)胡屠戶吩咐他的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

(二)匡超人說道：『……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是本家親戚們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與衆人不同。哥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架子。』

婦女解放的必要

周寶韓

(1)鄭君對於他的夫人的待遇，我承認是對的。因爲他的夫人既不懂感情，又因循委靡，(這考語是從鄭君敘述中推定的，)與他已無和好的可能，當然只有向離婚的路上走。而離婚不能立刻辦到，只有逃婚。我更希望鄭君努力『用各種方法，使她知道離婚與改嫁是合理的，』則鄭君的辦法更臻完滿了。至於他的夫人待遇鄭君，說不上『蠻善』或『善』。

(2)鄭君的處置法，於雙方都比較有利，此外恐不能找出更兩利的方法了。

(3)假使我處在鄭君的地位，我仍然照鄭君的辦法去處置。假使我處在他的夫人的地位，(指現在，)只要我知道離婚與改嫁是合理的，知道結婚的眞意義，我至少也願意離婚。

(4)他們根本上感情不諧，而她經過了六七年妻的生活，她的不懂感情和因循委靡，仍然不能改善許多，以後大約不能重圓。

我趁此發表一點意見。鄭君主張逃婚，我很同意。逃婚是離婚的初步，也是代替離婚的辦法。我以爲有離婚的必要，而又辦得到離婚時，無論在逃與否，都當離了乾脆些。我又以爲離婚一事，應當設

身處地，行其心之所安，而且要十分謹慎，非山窮水盡不出此最後辦法。青年的男子們，勿以可逃可離，輕率的逃去離去，致對手方太難處或犧牲太大。以上兩點，我恐讀者誤會鄭君的主張，故此申明。

我們由鄭君的事實，深覺得婦女有解放之必要。解放的第一步是要男女受同樣的家庭和學校美滿的教育。這也許是鄭君所謂第二條到自由之路吧！

沒有重圓的可能

高歌

我於婦女雜誌，讀了一篇鄭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使我心靈上發生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感慨。他能夠這樣大聲疾呼，現身說法，實實是現時青年男女的當頭一個棒喝，至少應該可以喚醒一般人的迷夢。近來社會對於離婚問題，很絞了不少學者的腦汁，研究討論的文字，也不知佔據了多少篇幅。稍有智識的人們，誰不覺悟到機械式婚姻，是人生最慘厲的刑具，能夠解除避免這一種刑具的，究竟有幾個人呢？

有的是以爲木已成舟，顧全體面，而不敢離婚的；有的是受環境壓迫，祇好強合而不能離婚的；再有人以爲女子一經離異，對於貞操，對於生活，都不能自立於地球之上，而不得離婚的；這種心理，我不敢說壞，也不願稱好。因爲這裏頭關係着多少性命存亡，也因爲這裏頭，又是多少名實不相符的夫妻。

名實不相符的夫妻，那有保存的價值？強一對意志不相投的男女，名叫夫婦，對於人生的意義，也看得太無價值了。那不敢離，不能離，不得離的，在男子一方面，不過把家庭當作旅居之所，可即可離；在女子一方面，也不外看做養活生命之源，無嫌無愛罷了。這種形式家庭，只墮落人格，更不能製造優秀國民；若說仳離，僅僅痛苦一身，強合，就害及將來兒女。我們女子大多數得不到教育，而又處在這一個過渡時代，真是進退維谷。

試看近來離婚問題，迭見層出，論到實際，多半出於男子，而且多是對於舊式女子發生。他們處於男女社交還不曾正式成立，本無戀愛可言，祇好趨重形式，求一個新式女子爲偶，就足以自解嘲了。

不特新少年如此，或且娶妻已久，一旦忽然不滿意起小腳不識字的妻子，也是很不乏人。

舊社會女子，以離婚做生死關頭，以貞操爲第二生命。『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她們是被幸福忘却的人們呵！也正如鄭君所說的『我不做犧牲，誰做犧牲者』舊社會的女子，不做犧牲誰做犧牲者？

總而言之，能夠自謀生活的女子，斷斷不肯苟安於這種『不聊生，』黎發式家庭之內，何必待男子要求離異？有了挣夠包的能力，那怕沒有自由的途徑。她們不身當其衝，犧牲一下，那里有覺悟的希望？進行愈力，反動力也愈重，迫到絕境，就別有天地出來了。若是都責男子擔負無戀愛妻子的責任，叫女子享受沒有情感丈夫的權利，發癡貽悲，爲害何極！我願有心世道的人們，不要舍本逐末，祇可勸告爲父母的教育子女，自求多福，不可求全精神離散的夫妻！

做父母的誰不顧惜女兒，終囿於舊道德的習慣。我敢說，賢明的父兄，對於男女教育並重的，也是少數。他們於兒子，以爲負擔重，於女兒，以爲負擔輕，得一個快婿就是責任。可知道他們做女婿的，又不是負債者，誰能甘心？弄到女兒瑣尾流離，以眼淚過生活，也不過與了遇人不淑之嘆！所以現在新舊家庭之內，演出一幕一幕慘劇，都是這一種原因。

世界最文明，男女最平等的國家，離婚問題也是時有所聞，何況我們中國，男女地位，相差如此之遠，更不足爲奇了。沒有痛苦，也逃不到福樂，終不成責望男子任一個不相干女子的生計，勉勵女子受一個不相干男子養活。我以爲無論如何，精神上既已離逷，就是共處一室，也不成其爲夫婦了，何必叫雙方痛苦？不如讓一方面解脫束縛，也減少了一份子悲哀。

這是對於鄭君離婚的理由而發的，也是在這過渡時代最大的原因。其餘婚姻問題，又當別論，現在就我個人的意見，敢大膽批評一下。

就鄭君的文字考察起來，他對於夫婦的觀念，很有熱烈的感情，和平等的思想。他娶了舊社會女子，也不灰心，以精神和形式來安慰自己，能夠把最親最愛者對待他的夫人。他完婚以後，完全把他夫人當做傀儡；像叫她不纏足，不搽粉，以及種種命令式，來強迫她信受奉行。在文明人以搽粉纏足爲陋習，在舊社會實以此爲榮譽。她是生於舊家庭，長於舊家庭，嫁於舊家庭，怎能叫她即刻皈依呢？因此，就證明她對於他無愛情我以爲他對於她的愛情，不過是製造的，也不能說愛。天下男女的愛情，果然可以製造，人間世再也沒有恨事了。製造的愛情，正如在沙礫之場，結搆室宇，怎經得起風雨

飄搖呢？

鄭君自以為用情於無情之地，因愁生怨，由怨而怒，他的用意是求合，他的舉動是追離。他果然有愛於他夫人，那麼，凡事都可以體諒周至，怎會在形式上責備求全？至若比喻到情人，那更不可同日而語。天下男女為其情人，是無所不至，雖一顰一笑之微，生命可易，何況其他？鄭君這種對待夫人，有無愛情可言？至誠所感，金石為開；再不然，也可以潛移默化。鄭君又何必怨恨夫人無愛情呢？

或且鄭君自己還不知道：他是愛時髦，愛新女子，所以說他夫人沒有愛情。何以呢？他怨他夫人始終沒有表示過情愛，然而也能夠使他經過幾點鐘的真心愛她，因為她有時的行動也和新女子一般。鄭君怎好說他有情，她沒有情？

他完全表示着：你肯受我的教育，變成我的意中人，我就愛你；不然，我就恨你。她如果是傀儡，早就成了他的意中人了；她如果即刻有覺悟，早就學了起來了。她不是傀儡，不能即刻覺悟，就沒有團滿的結果！

鄭君曾對他夫人說：「太太同妓女是一樣，都為了衣食住。」這句話，我敢質問鄭君，假使他夫人在沒有覺悟時候，祇是奉命唯謹，是不是求說取容，和妓女一樣不一樣？換一句話說，彼此無戀愛，才有這種現象，不能指出誰對誰不對。

再論到鄭夫人，她的確是一個富有自信力的女子。受盡挫折，有從容不驚的態度；一再被迫，都能顯出她的天才。有眼淚而無言語，是從前『風人』怨而不怒的氣度。她是一個質美而未學的女子。她雖然未曾學問，卻是不曾汩沒了性靈，怎能一味低首下心，伈伈俔俔呢？正合着『以衆人待之則以衆人報，以國士待之則以國士報』這句成語呵！

「鄭君決意逃婚，放棄父母遺產，以維持她的生活，他有能力開闢新道路，也算不得什麼大損失。她受了父母不公平的待遇，落了社會的陷阱；倘若她父母不來負責，又沒有工作的能力，她也祇好受這一份遺產，自由過活，除非改絃更張，再找不出兩利的方法來。

我設身處地，替這一對夫婦想一想；他們都很不幸。我果然處於鄭君地位，我有力量，就感化她，沒有力量，也不忍逼迫她。我若是處於她的地步，祇有害怕他，也不會悅服他。

他們破裂的原因，是由新舊不調和，自然沒有重圓的地步。但是理想與事實，往往背道而馳，鄭夫人追到極無聊賴時候，也叫鄭君送她求學，這是覺悟的動機。假如她由是覺悟，重新做一個新女子，那時鄭君即有意復和，或許她已有同志了，也沒有破鏡重圓可期。

從大家庭生活到個人生活

Y. D.

一 家庭改革的動機

『……我們是無產階級者，你現在只是一個小小的店夥，我又是個工讀時代的學生。目下的生活程度，既然一天一天的增高，我兩人對於家中用度的負擔，也跟着重起來；舊時的債務，不知道何日方能清償，每年的缺損，又非出重利，挽情面，無從設法……長此以往，我兩人將永遠為家庭的奴隸，為家庭而犧牲一切，為家庭而喪失我們將來的人格……』這是三年前我在日本讀書時，給我哥哥家信的一段。我看到那裏的生活程度，比我國要高三五倍；而大部分的人們，却能晏然自如，走進他們的家庭裏，生氣勃勃，便人樾安。日本所以被稱為世界強國之一，雖在政治的修明，教育的進步，實業的發達，但其根本的原因，正在負擔家庭經濟的人，能夠安穩的享受家庭的幸福。簡言之，就是非大家庭制度，而為小家庭制度，且為簡單的小家庭制度，（去年一月號本誌中，我曾介紹日本家族制度的破壞的一文，可以參看）我得了這一個比較以後，覺得我國官僚政客的奔競鑽營，納賄賣國，智識階級的自甘墮落，勞動階級的貧苦窮子，其原因就在大家庭制度的為害。

那時，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洶湧澎湃的當兒，我的知友W君，和幾個同鄉，組織一種小小的地方定期出版物，我曾提出意見，主張改革大家族制度。後來這出版物雖然停刊了，但我仍緊緊抱着一句『空言不如實行』的話。於三年前歸國的時候，就預備了種種的方法，開始改革我自己的大家庭了。

二 大家庭中經濟上的痛苦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這是歷來的成語。我當初也曾再三審慎，心中頗覺得有點害怕。可是一方面受了家庭經濟的壓迫，一方

面又受着精神上劇烈的苦痛實在使我欲罷不能了。

孫文學說中有一句『行易知難』的話，雖使我改革家庭的勇氣增加了幾倍，今日能夠逍遙自在的過個人生活，這四字不爲無功。

我所受的大家庭制度底下的痛苦，這里不能不作簡單的說明。

我們的家庭裏人口也並不多，除父母以外，只有嫂妻，及幾妹侄女等數人，但是每年的用途說也奇怪，至少非五百金不可。我雖然再三核算，但照現社會的樣子，確是缺一不可，以下是一個簡略的每年用費表：

米	一二六.	飯菜	一〇八.
債務的利息	八〇	柴油雜物	六〇
衣穿雜用	六〇	應酬禮物	五〇
雇工	二〇	特別費	三〇
合計	五三四		

我這個表，不過是大概的一個預算。此外如親友往來，從前祖宗祭祀等尚不在其內，再加上我的旅費學費，我哥哥的衣服雜用等，當在千元以外。幸而我的學費是地方供給的，否則幾乎沒有機會可以讀書了。

我哥哥每年所得的工錢，不過一百餘元，加上我賣文所得及在學費中儉省下來的入款，總計不到二三百元。家中的用度，照上面所列，已經省無可省。我們兄弟兩人如果要這樣負擔下去，不但每年要虧空二三百金，倘遇婚喪大事，或者我們再多添子女，更不知將如何了局。

我的父母妻嫂，對於我阿哥的身上，雖沒有什麼大的希望，但對於我卻是不然。他們因爲我是一個讀書人，一定有富貴的一日，所以明知虧空還以爲將來的希望很大——或者他們希望有更大的支出，可以誇示鄉里；有更大的收入，可以享安寧的幸福。

我於是怕極了！現在負擔的重且不去管他，將來歸國後定可獲得每月六七十元的收入麼？無論興辦實業或經營貿易定能賺錢供養家庭麼？萬一我的所學不合所用，將如何對付家庭？如果在機關中辦事，或者遇到主持人員的更動，或考和他們意見相左時，應該爲家庭起見，奴顏婢膝的向人麼？……這些都是我日夜籌思，日夜焦急的問題。

三　大家庭中精神上的痛苦

我常聽得人說，家庭是人類的安息所，是人生的慰藉地。然在這種強吞弱，衆暴寡，殘忍貪詐缺乏同情心的社會裏，能夠從家庭中

覺得暫時的安息，暫時的慰藉麽？

也許偶然有的有的時候，因了投機事業得法，驟然富有，或時運湊巧，做了大官，那時衣錦還鄉，享盡人間的幸福；著所謂安息，所謂慰藉，或者如此。然而這於我們有什麽益處呢？

我在二十一歲時，在H地的中等實業學校畢業，那時我的父母，很急迫地要完成他們的所謂責任了。我那時也莫明其妙，以爲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習俗相沿，我一個人何能獨異，也祇有像別人的一般，聽他們擺佈就是了。

我的母親，算是疼愛我極了。當她要長媳卽娶我的嫂嫂時，——這大概還是她缺少經驗的時候——經媒人介紹了女家以後，只把八字一排，菩薩一求，說是吉的，就把這親事定局了。不料成親以後，我的哥哥覺沒有十分的愛她。我的嫂嫂，說話固然不很圓到，事奉公婆的禮節，也不很諳熟，日常家務，也不免略爲生疎。所以詬誶駡詈的事情，差不多每天不免的。

現在却有經驗了，如果不能娶得一個伶俐體貼的小媳婦，似乎也太背晦了。我在那時候只求母親歡喜，不再像嫂嫂的不能迎合母親，也就算了。於是覓找到一位我母親意中的媳婦，我便在那年成婚了。總算合了四年，而這一齣婚姻喜劇，終於沒有圓滿的終場。

在說我的離婚問題以前，先把家庭上的精神生活，報告一下：

家庭是安息所麽？我敢答一句，只是睡眠的旅館罷了！有時候還常做那魂遊異地之夢。家庭是慰藉所麽？我又敢答一句，只是飲食的餐館罷了！家裏的人，總算是很愛我的，當我假中歸里的時候，一定要多買一點新鮮的菜，並且每晨做些點心。然而我現在害着胃病，三分之二就是受家庭中慰安的恩賜。

當我對於家庭沒有發生懷疑之前，我的頭腦中，離不掉安富尊榮的思想，我的志願，無非在興家立業。在某中學充當助教的時候，受了環境的指導，受了家庭的訓練，把學問智識，看作無用的東西，應酬聯絡，當作覓食的捷徑。所以一方面力求衣服日用的華麗，應對酬答的精選，一方面又拼命求家庭的安寧。所謂求家庭的安寧，就是想設法多賺錢，能供給家庭。

我在社會裏，雖天天做非人的生活，但我的行動，在我自己看來，還算有趣味的。可是一回到家裏，不知怎的，覺得有千言萬語，欲說無從。我並不是嫌自己的屋小，火油燈暗，菜蔬不好，但是器具的位置，雜物的安放，垃圾的堆積……我看去好像坐在針氈上一般。在離家的時候，我也時常想到『風樹之悲』，也常常滴着『思親之淚』可是一回到家裏，看到她們婆媳的爭鬬，聽到所謂庭訓，除開

沈沈地坐著，或每天到外邊朋友家裏去嗜混以外，實在想不出在家庭中應該怎樣的幾諫，應該怎樣的說話。家庭中的苦悶，我實在很抱歉，不能向外人作盡量的報告。

四　離婚的悲劇

閱者當能憶及去年本誌的四月號『離婚問題專號』中，有我報告的『一件妥協的離婚』其實主人公就是我，我的離婚的動機，就是為了家庭問題。

現在我們已是離婚後的週年紀念了，在此地再借一點篇幅，略略報告我們兩人離婚後的近況如何？

她本來是舊家庭中出來的女子，她的天資，也是中上，說她服侍公婆，待遇僕婢，手段也頗高明，針綫及料理菜蔬，也還不弱，我倆在當初的一二年，從旁人的眼光看來，曾被稱為一對良好的夫妻；可是內面生活，雖不見得十分痛苦，老實說一句，現在想起來，總覺得太無意識了！

第一是性情的不合。我是極端好進取好動的人，而她則極端的保守的，這也許大多數的女性，都是這樣。然舊家庭中所謂保守的女性，其惟一的目的，就希望男人多能賺錢歸家，多能陪伴她玩；第二，就是她對於我，也好用玩弄手段，或者挑撥，或者諷刺，在我對於家庭的惡感沒有發生以前，對於婚姻不曾懷疑以前，我也把她當作我的知己，我的安慰者。

人的理智路路增高的時候，欲慾一定可以淡泊下去。我的理智雖沒有增高，但從我懷疑於家庭問題後，便聯想及於婚姻問題了。關係我們兩人離婚的手續，我已於去年本誌中大略說過，但是離婚的動因，却完全發生於家庭，這里却不能不補說的。

讀過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對於娜拉一定表十二分的同情。看了德富蘆花的不如歸，對於大家族制度，一定發生極大的懷疑。我雖不像娜拉的被丈夫當玩弄品，也沒有像武男與浪子的因大家族而犧牲幸福。可是我確有娜拉一個雛形，直接間接都受了大家族的深酷的苦痛。

我當初只想改革家庭，還預備保留或希望於我們的婚姻生活的。可是舊家庭的組織，彷彿如銅牆鐵壁，要想改革，不但無從說起，更屬無從下手！我於是又發生煩悶了，比從前更煩悶了！在我這思索躊躇的當兒，忽然發生了一件舊道德的問題，我就拏了這以舊攻舊的方法，向家庭提出抗議，但也經過了二年之久，才得到我兩人雙方同意的離婚。現在她的精神生活怎樣，我不敢代說，可是她

已讀書兩年多了，現在已在H地進職業中學的正科了，將來或許能做一個『人』罷，這是我於痛苦之中還覺得慰安的。

五　職業與家庭負擔

自從我們兩人離婚以後，我的父母，把一個可愛的媳婦失却了，於是我的嫂他們視為蟊婦的，也情願叫我的哥哥帶到外邊去了。我的一位養妹——是我母親領來養育的——已經許字了人，但受了我們的影響，也覺悟到婚姻的痛苦，居然自己用功讀書；不上半年，已能和我們通簡單的信札了。

我的哥哥那里有錢供給嫂嫂坐吃，祇得進S地方的工廠充當女工。做的生活，不必說是一天十二點鐘，有時還有夜工，辛苦得了不得。可是工資雖小，自給却還有餘，比較寄息在家庭中作不生產的生活，使公婆淘氣，丈夫增加負擔的，已經好得多，而她的精神生活，也比較得强得多了。

我的養妹，鑒於在家庭中的苦守坐食，和婚姻前途的困難危險，於我父親去世後，也竭力地要求母親，願跟嫂一同作工。我雖反對婦女的鄉村脫走，反對婦女作工廠的奴隸，可是為了要減輕家中的負擔計，不為金錢做奴隸計，並且可使我個人能終身做一個工讀的學生計，也不能加以反對了。

現在我們一家六人，分住五處，這兩三年中，只要不發生他種意外，每年收入，或能分還債務了。我的嫂子與養妹，數年之後，也許能變工人生活為學校生活了。

我的母親本來是極愛場面而且極喜懽一家團聚享老太太的幸福的，現在我們都東西離散，在當初固然極為痛苦；但現在，倒也把從前的舊習慣改變許多了。有時到我兩位姊姊家中去玩玩，有時我們兩兄弟歸去省視，她也到外邊來看看我們，倒也覺得不很寂寞。

在他方面說起來呢，違反親意，我們不能辭免不孝之罪，但為了發展個性，我們覺得不能不破除大家庭；要想使個人能夠成一個『人』，更不能不打破大家庭。就是從舊道德說，一味挨痛受苦，借了債去供養父母，忍氣吞聲，把着外場面支撑家庭，也未見得是盡孝道；況我們的身體，照舊道德說，是父母的遺體，假使我們受盡苦惱，將來做了墮落的人，能夠對得住我們的父母麼？

現在的生活程度，比較三五年前，已增高一倍多，尋求職業，也比從前困難得多了。我們閒懷時，也和母親笑嘻嘻的說起過去現在的狀況，並述將來的希望，她也不覺得意點頭，笑逐顏開了。



日本託兒所視察記

費哲民

這種時代落伍的育嬰堂，非要從根本上改造不可了。現在我所要介紹的，是日本托兒所的歷史，組織，和一般的概況，以資我國人的取法。

一

『托兒所，』英文爲"Day Nursery"直譯起來，是「日間育兒院」；但在法德文則爲"Creche"，及"Krippe"（原義同英文的"Manger""Crib"，）頗難解釋。日本在從前叫做『保育園』或『育兒所，』『托兒所』這個名稱，是最近幾年間新定的。

日本托兒所的組織法，全是倣行歐美的 Day Nursery，雖不能說是理想的，然照我視察所得的結果批評起來，自然要加他一個『好』字。再回頭看看我們中國育嬰堂的組織，究竟怎麼樣？未免有些不滿吧。組織嗎？簡直糟蹋了！若說他是育嬰堂，何曾盡了育兒的責任！若說他是慈善機關，又何曾盡了慈善的能事！老實說一句，

二

日本托兒所最初的發生，卽在明治廿三年（一八九〇年），但那時不叫托兒所，到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一五年）纔有托兒所這個名詞出現。那時都叫做保育園或育兒所，現在存在的還很多。不過在這過去的歷程中，也經過幾次的改革，到了現在，名稱雖不一致，但他們的精神頗有一致的趨勢，就是能夠運用科學的方法，把陳舊的，不合式的漸漸淘汰了。

托兒所的區別，約分二種：第一種是富貴兒托兒所，所收容的大概屬於上中流社會的兒童，兒童送進所時，必須繳納相當的保育費。第二種是勞動兒托兒所，收容的都是些無產階級的兒童，收費甚微，或竟免納。公立的又分市立，府立，和町立三種，至於私立的則到處都有。現在我們再看他發達的歷史怎麼樣？列表如左：

創立年	增加率
明治二三年	一所
同 三三年	一所
同 三八年	一所
同 三九年	三所
同 四〇年	一所
同 四一年	一所
同 四二年	二所
同 四三年	一所
同 四四年	一所
同 四五年	二所
大正 二年	九所
同 三年	六所
同 四年	八所
同 五年	七所
同 六年	六所
同 七年	一〇所
同 八年	一六所
同 九年	一二年
同 一〇年	一一所
總計	九九所

照這表看來，每年的增加，實在可驚，日本政府所以採用這種社會政策，實在有絕大的理由在裏面。因爲他們要擴張殖民地，便不得不竭力增加生殖率，要增加生殖率，自然要注意減抑死亡率，行保育政策了。托兒所的增加，一方面固然由於工業發達，女子勞動者的增多，一方面也不能不說日本帝國主義的表現。

三

日本托兒所有公立私立之分，但組織法，大致相同的，不過關於經營方面有些差別罷了。例如，收容乳兒的，就不收匍匐兒或步行兒；收容匍匐兒的，便不收步行兒或乳兒；收容步行兒的，便不收乳

兒或匍匐兒。但例外也有二種兼收或三種全收的。我現在把視察過的兩所，寫個大略，以供我國關心育兒問題者的參考。

(A)——大阪市立乳兒院　這個乳兒院(即托兒所)是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創立的，且是個公立的乳兒托兒所，他的業務是：

(1)保育乳兒，以日間爲限。

(2)診察乳兒及應急看護。

(3)關於乳兒的營養及健康等事，隨時相談。

(4)關於人乳及牛乳的檢査。

(5)乳兒醫學的調査和研究。

收容的乳兒，自生後百日以上到滿二歲者爲止，專收本市住的中產階級以下家庭的乳兒，現有受托兒男的十五人，女的十七人，共三十二人。托兒費及關於乳兒健康相談等，概不徵費，但乳兒的食用則須自辦。

(B)——東京市江東橋托兒所　這個托兒所開辦不久，也是個公立的，收容的兒童，都是本市的勞動兒。內部組織，分(一)乳兒室，(每室置床十架，每床容乳兒二人)(二)乳兒食器室，(室內置備各種乳兒吃食用具)(三)治療室，(四)保姆室，(五)保育室，(六)匍匐室，(七)手技室，(步行兒各種工業手技的學習)(八)遊戲室，(九)體育場，(十)食堂和寢室等。所內職員六人，即主任一人，保姆五人，僕役二人。現在所內收容的乳兒和幼兒，共有一百五十人，乳兒都是生後六個月或滿一年者，幼兒則在一歲以上的幼稚兒。托兒費每日每人徵收銅元一枚，但有時亦可免費。幼兒的食物若由所內供給，每日每人須給還銅元二枚，至於乳兒食物則一概不收。幼兒每日所授的課程如左：

每週課程表

課程＼時間	九時	十時	十一時	二時	三時	三半
一	整裝	談話	午餐	訓言		整裝
二	整裝	手技	午餐	訓言	洗濯	整裝
三	整裝	唱歌	午餐	訓言	遊戲	整裝
四	整裝	遊戲算術	午餐	訓言	遊戲	整裝
五	整裝	談話	午餐	訓言	洗濯	整裝
六	整裝	手技	午餐	訓言	遊戲	整裝

(每課以三十分鐘爲限)

上面的二個托兒所，組織法略有些不同。即(A)是專收授乳兒

的，(B)所則乳兒，哺飼兒和步行兒三種都收的。前一種是『富貴兒托兒所』，後一個却是『無產兒托兒所』。其餘一般的組織法，大概都相同，這里不再另舉了。

現在我還要把一個『兒童相談所』(Infant Consultation)也附帶說一說。兒童相談所的設立，原是做有兒童的父母的顧問機關，這種組織，在歐美各國，已經非常通行。據日本社會事業家生江氏的最近調查，說法國現有五百所，英國一千二百所（一九一八年，公立的七百，私立的五百）比國七百所，美國僅紐約一處，現有公立的六十所，私立的二十所。日本現在也有十六所，（內公立三所，私立十三所）照目下看來，還有增加的趨勢。這種相談所，也有附設在托兒所裏面的，也有另行獨立的。其事業爲（一）健康相談，（二）教育開發，（三）生活指導等。他的特點，就是注重於『家庭教育的社會化』，所以也可說是一種『家庭的委托制』。

四

近數年來，日本的托兒所，大有日日增加之勢，所以有這樣的增加，就是因爲產業組織特別發達的緣故。據日本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調查，說日本全國現有公私托兒所九十九所，又工場附設的約有四十一所，（但這個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調查，）總計大約有百五六十所。托兒所散佈的地方，以東京，大阪二處爲最多，其次爲名古屋，京都，神戶三處，再次就是橫濱等各地方了。各地的托兒所，收容兒童的人數，據去年六月底調查所得，卽全國九十九託兒所，收容最多的爲東京私立的二葉保育園本園，計二百三十名。其外收容百名以上的有八所，五十名以上百名以下的，有三十三所，還有五十六所則常在五十名以下。統計起來，全國九十九托兒所，現有兒童總數五千〇十八名，其中四千八百〇三名是步行兒，一百二十九名是哺飼兒，八十六名是乳兒。

下表卽據一九二一年六月份調查所得：

	托兒所數	乳兒數	哺飼兒數	步行兒數	合計
東京	二四	二〇	二一	一五六七	一六〇八
大阪	一五	五	一三	六九四	七一二
京都	七	二	三	三一八	三二三
名古屋	六	｜	｜	三六三	三六三
神戶	五	二六	一六	二九〇	三三二
橫濱	三	三	二〇	一三三	一五六
地方	三七	三〇	五六	一四三八	一五二四
合計	九七	八六	一二九	四八〇三	五〇一八



第三國際對於婦女問題的決議

朱枕薪

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就是國際共產黨(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已近五年，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本附設有婦女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三國際舉行第四屆世界常年大會(IV World Congress)時，各國出席的代表，討論解決婦女問題的方法。他們以為無產階級，亟應團結一致，聯合自衞，反抗侵掠階級。男女兩性應站在同一的戰線，攻擊共同的敵人。假使婦女不來參與，陣線即不能堅固，敵人將乘隙而入，這是於男女兩性都有不利的。

解決婦女問題，還是婦女自己的事，總要婦女自己覺悟才好。第三國際認定解決的方法，還是要婦女與男子聯絡一致，共同作戰。

柴脫金(Zetkin)說：

「我們先須知道，婦女羣衆是生活在特殊的社會狀態之下的。人類社會中，女性既了佔特殊的地位，自然免不了發生一種特殊的心理。我們現在最先應做的工作，就是向婦女們宣傳主義，先改變她們心裏的思想，然後引導她們做實際的工作。特別設立婦女部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德意志等國，其國中共產主義的婦女運動，已成為共產黨的一種極有力的運動了。」

觀此可知第三國際解決婦女問題的方法，完全根據社會主義的觀念而來。有人不贊成英法的女權運動，以為非特無益而且有害，因為他能減弱階級覺悟性。但依第三國際的主張，似可利用這點男女鬭階級的觀念，促成貧富間階級的覺悟，專謀婦女一階級的利益的問題，如保護女工，母性與兒童，以及補助孕婦反對墮胎律等等，都是婦女一階級內的特殊問題。女權運動 (Women's Rights movement) 在今日並不會妨害無產階級婦女的運動，這是無須過慮的。

柴脫金後又報告國際婦女書記部 (Internation1 Women's Secretaria.) 在各國從事運動的經過，說她們已播下共產主義的婦女運動之種子，今後只要看他萌芽，生枝，結果好了。各國的婦女，漸漸活動，她們反對生活的條件降低，更竭力反對廢除八時制。觀於國際的婦女大會與各國婦女賑濟蘇俄災民的運動，可知女性無產階級已有「國際」一字在心目中了。婦女的活動能力非常偉大，共產黨須有婦女加入為黨員，才能發展，否則就無生氣，

第三國際所主張解決婦女問題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先使她們信仰共產主義，然後引導她們為共產主義的運動。

第四屆世界常年大會中，各國的女代表特開一種會議，赴會的代表都是女子，男子參與的祇有一人，亦可見她們的重視婦女問題了。

上文概略

美尤婀街是默薩爾農場的主人。他有三個兒子，叫做瑪克思哥德弗里特和保爾。又有一對雙生的女兒叫做卡脫和格來太。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從小到大所經歷的無非是憂苦的境遇。他小時候，當心地看顧兩妹，恭順地服事兩兄，在他家中操作最勤苦，却是最受委屈。他的父親和兩兄都小覷他，關心他的，只有他母親藹爾思培思女士一人。他們從前有一所邸宅，名叫海倫南塞爾，簡稱白房子，是保爾出世的時候，賣給陀格拉思的。他的母親時常懷念那所白房子，因此保爾也起了

憂愁夫人（續）

德國蘇台爾曼作
胡學志譯

第七章

當保爾十四歲時候，他的父親決定送他入堅信禮預備科（註一）去。

「他無論如何不會在學校裏學得些有用的事，」他說；「時間和金錢却在他身上拋掉了。所以，他應當立時施堅信禮，這纔可以在農場上有些用處。他無論如何不會造就到比一個農人好些的了。」

保爾是滿意了，因為他正盼望着將那壓迫他母親的憂愁，拿一部分到自己的肩膀上來。他想自己做到一個監察員之類，便是隨時能夠給不到的主人代理而且在農僕們需要好榜樣的地方，便自己工作的。他希望這番勤作正是興盛的新時代的起頭，當他夜裏躺在牀上時候，他便夢到搖動的田稻和嶄新而且充實的穀倉。

無限的企慕，屢次想往那邊去。有一天，他母親因爲家中經濟的窘迫，不得已同着保爾往白房子去借錢。便在那里，保爾遇到他的教母陀格拉思夫人，和她的女兒說爾思培思姑娘。（因爲是他母親的教女，所以名字相同。）他在白房子玩了一回，便回家了。數年之後，他父親打算大規模的開掘泥炭地，便向一個猶太人買了一部機器。（孩子們叫做黑蘇賽）不料他竟上了個大當，那部機器卻是損壞的。他再四的雇人修理，終於是不中用。於是那機器就安放在一所小舍裏。便在那里停了許多年。除卻保爾，誰都沒有去看她。

那想用他的全力使黯淡的哈台霍思得到好名聲的決心漸漸的強起來了。

哥哥們總有一天會說起他：『他到底還好，雖然他不能追隨我們榮顯的生涯。』

是的，哥哥們他們同時已經長成到怎樣高昂而且闊氣呵。一個研究哲學，一個已經進一家大銀行做了行員了。雖有他們的好姨母，兩人卻缺乏錢，許多錢——遠過於他們父親所能寄給的。保爾希望於他們，如因耕作的結果，一個更好的時期也就到來，所有餘剩的錢可以寄給他們，而他呢，阿，他將撙節起來，他們這才可以向那樣高的目的努力，免得缺乏和憂愁了。

抱着這些虔潔的思想，保爾動身往堅信禮預備科的第一級去。

這是一個晴明的春天早晨，在四月的初頭。

荒原上新鮮的草耀着綠光，杜松和野草露着柔嫩的新芽，樹林邊開着兒葵和毛莨的花。

一陣暖風從荒原上向他吹來，他幾乎要大聲的呼喊，而且他心裏全然瀰滿着喜悅。

『什麼悲哀的事想必經過着，』他自己說，『因爲人究竟不會覺到這樣幸福哦。』

教區花園的前面，停着一長列的車馬，只有少數他是知道的。這其間也有貴族式的馬車。繫着明晃晃的鈕卸的馬夫，坐在他們的座板上，露着傲岸的微笑，而且闊闊瞥着窮酸的眼光。

花園裏聚集了一大隊的孩子們。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分開站着。在男孩子們中間，有弟兄兩端，從他們這里，他先前忍受過許多的委屈，而且他們在前一年中，停止往學校去了。他們給他一回友情的問候，但這個同他握手時，那個就勾起他的脚來。

女孩子們有的攜着手在小徑上走，有的將臂縛彼此圍着腰，而且嬉笑着。她們大多數於他是陌生人。有幾個似乎特別的貴族式；他們穿精美的灰色呢大衣，頭上戴鳥羽的帽子。外邊的馬車想必是屬於她們的。

他辨着他的衣服，便自己確信並無可羞的所在。這是精美的黑布做的，是從他的學生哥哥的一件舊的晚服改做的，顯得又好又新，只是袖口上有點油光罷了。全體看來，他正不必自己害羞哪。

一個鈴響了。候補入（學生）們被叫進教堂裏去。在神的屋子的莊嚴的朦朧中，保爾覺着欣悅而且虔潔。他不復想起他的衣服；周圍男孩子們的姿體漸漸變的陰暗了。

聖壇的兩邊，擺着條凳。右首男孩子們坐，左首女孩子們坐。保爾被排到後列中間，那里坐着幼孩以及窮苦的孩子。在赤足的穿又粗又襤褸的衣服的兩個小貧孩子之間，他就了座位。從前面男孩子們的肩頭過去，他看見那一邊女孩子們怎樣排列位子；最闊氣的在前面，其次便是穿的較劣的。

他想：天上等級的次序不知可是一樣的，於是忽然記起了那首詩：

『祝福那虔敬而且卑賤的，因爲他們可以受賞哪。』

牧師來了。

他是一個安逸模樣的人，生着兩重的下頦和光亮稀少的鬍鬚。他的上唇因爲時常修剃而晃耀。他不穿他的外袍，却穿一件簡樸的黑色大衣；然而他倒顯得很威嚴而且莊肅。

他起先做了一回長的禱告。題目是『許小孩子們到我這里來，』而且加上一番訓詞，教他們記取來年是『奉神』的時代，不可蠻野的頑鬧或是跳舞，因爲這與一個宗教的學生是不適合的。

『我從來頑鬧或是跳舞，』保爾想，他暫時滿滿着對於他那虔潔行爲的驕傲。『但一樣的是可憐，』他後來想。

隨後牧師稱贊『謙遜』是一切基督道德中最高的道德。這些孩子們誰都不可因爲他們的父親偶然比那較低下的兄弟姊妹們

的父親，富有些闊氣些，便覺着在別人之上，因爲在神的座前，他們都是平等的。

『這是爲你哪，』保爾想，便親愛似的捏住那擺樸的鄰人的臂膊。那孩子以爲他要捧他，便說道，『啊，不要吵！』

於是牧師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說道；『現在，我要給你們讀等級的次序，你們此後可以照這次序坐。』

『這等級的次序怎的呢，』保爾想，『要是在神的座前，我們都是平等的？』

最是起首的名字使保爾一驚，因爲便是『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他看見一個苗條蒼白的女孩，生着和善的面龐，和滑澤地向後梳起的美髮，站起身，向第一的位子走去。

『那就是你，』保爾想，『我們可以一同受堅信禮了。』他的胸中跳躍起來，抱着喜悅，但也抱着恐懼，因爲他同時掛念着，恐怕她將想到他於她太低了。『大抵她不再記得我罷，』他想。

他看定她，當她眼睛向下和善的微笑着就了坐時候。

『不；她並不驕傲，』他柔弱的自己說；但要使自己確信，他便一看他的衣服。

於是叫到男孩子們了。歐特曼兄弟最先上來。沒有間，他們早就在頭二位舒舒服服的坐下了，於是纔叫到他自己的名字。這瞬間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正和他剛纔所幹的一樣幹。她迅速的抬起頭，察看男孩子們的次序。

當他在自己位子上坐定時候，他也俯看地面，因爲他想要模倣她的謙遜；待到他又仰看時候，他見她的眼光向他，滿滿着好奇心。他臉紅了，便從他衣服的袖子上拔起一根細小的毛線來。

於是功課開始了。牧師解釋聖經上的文句，又聽取讚美的詩。第一輪到的是藹爾思培思。她略略抬起頭，平靜而且羞答答的背誦她的詩。

『阿，上帝這婆娘有勇氣，』小歐特曼喃喃的說，他是在他的左邊，

保爾心中覺得驟然的憤怒湧上來。他差不多要在教堂裏打起他來。『倘若他再叫聲她「婆娘，」我後來就要打他。』他莊重的自己這樣許着願。但那小歐特曼不復想起她了；他正忙着用針刺那坐在後面的孩子們的脚哩。

當功課完畢時候，女孩子們先走出教堂，一對對的前進。待到最後的一個出去了，男孩子們纔准跟上去。恰在教堂的外邊，他遇到藹爾思培思，她正走向她的馬車。兩人略略互相斜看了一眼，便走

過了。一個老年的婦人生着斑白的鬖髮，披着波斯的圍巾站在她的馬車近旁；她或者剛纔在牧師公館等候她罷。她接吻在窩爾思培思的額上，於是兩人都就後面的座位坐下來。這輛馬車是全列中最華美的一輛。那馬夫戴一頂美麗的皮帽，有着一條紅纓；他襟上以及袖口上也有時髦的鑲條。

那馬車剛起行，保爾就受了兩個歐特曼的攻擊，他們略略鞭了他一下。

『你們應該害羞呵，兩個對一個，』他說，於是他們讓他去了。

他很滿意的走到家裏。中午的太陽在空曠的荒原上閃耀着；在霧氣迷漫的遠處，那馬車當着他前面馳過；這變得更其小更其小，終於在松林中黑點般的消失了。

當他到得家裏時候，他母親接吻在他兩頰上，而且問道，『阿，快活麼？』

『十分快活，』他回答說，『而且，嬤嬤，白房子的窩爾思培思也是在那里。』

於是她喜悅得紅暈了，便問各類的事情她姿態怎樣，她可是長得美麗，而且她對他說了些什麼話。

『沒有什麼話，』他含羞的回答；待到他母親喫着驚看他時候，他熱心的加添說，『然而，你知道，她並不驕傲。』

下禮拜一當他進到教堂時候，他見她早已坐在她的位子上。她將聖經放在膝上，正誦習着給他們當作功課的那些詩。

那里孩子們並不多，待到他正對着她坐下時候，她略略移動，彷彿要站起身，走到他這里來似的；但她立刻就坐下，繼續誦習了。

在他離家之前，他母親曾經教他招呼窩爾思培思。她曾經囑咐他代致對她母親的許多問候，而且他也得問『她好麼』。他路中研究了一長篇言辭，只是還不能十分決定招呼她用『你』(Du)呢，還是用『您』(Sie)(註二)『你』是最簡率了；他母親也教用這個。但『您』的聲音，到底是更響亮——是這樣美好而且成熟。因為他不能決定，他便全然避却招呼她。他也取出他的聖經，於是兩人各將肘擱在膝上，賭輸贏似的用功起來。

這於他沒有多大的益處，因為當牧師後來問他時候，他早將書上的字句全都忘掉了。

接着是苦痛的沈默；兩歐特曼惡意的笑了，於是他只得又坐下來，他的臉合着羞發燒。他不敢再仰看了，待到走出教堂時候，他見窩爾思培思站在門口，像是等候着什麼事似的，他斂下他的眼睛，想要迅速的經過她旁邊，然而她走上來，對他說話了。

『我的母親囑咐我——來問你——你的母親好麼？』

他回答：她是好的。

『而且她傳給她許多的好意，』藹爾思培思接着說。

『我的母親也有許多的好意傳給你的母親，』他回答說，翻轉、手指中間的聖經和讚美詩，『而且，我也要問你，她好麼？』

『嬤教我說，』她像心中熟記着似的答話，『她時常害病。須得住在屋內，但現在春天到了，她就好些；你可願意乘在我們馬車裏，送到你的家裏去麼？她說，我可以問問你看。』

『看呵，美尤訶佰吊膀子啦！』大歐特曼呼叫說，他躲在教堂門後，從門縫裏，他打算用一支小稻草撩他的同伴們。

藹爾思培思和保爾驚愕着面面相覷，因爲他們沒有知道這句成語的意義；但他們一覺到這一定含蓄着什麼很不好的意義，他們便紅着臉分別了。

保爾目送她，當她走進馬車，駛去的時候。這時候，那老婦人沒有等候她。他所聽到的是她的保姆。是呵；她的等級是這樣高，甚至有自己的保姆。

『兩歐特曼還要尋一場好好的打架哩；』他這纔終止了他的冥想。

其次的一禮拜過去了，他沒有和藹爾思培思說過話。當他走過教堂時候，她通常是已經在她的位子上。那時她就對他和藹的點點頭，但這就是了。

隨後到得一個禮拜一，那天她的馬車沒有等候她。他立時注意到這回事，待到他走向教堂院子時候，他呼息愈加迫促了，因爲那驕傲的馬夫，便是夏天也戴着皮帽的，常引起他一種壓迫的感覺。當他對她坐着時候，他只是不由的想起這馬夫，而她呢，在他看來，像是一個從別一世界來的人物。

今天他居然幾乎諂媚的向她點點頭，而且在他看來，彷彿她回答的比平時更和善了。

待到功課完畢，她由衷的向他走來，說道，『我今天須得走到家裏，因爲我們的馬都是在田野裏了。嬤想到我們是同路去的，你可以同我走一程路哩。』

他覺着很幸福了，但還不敢在她身邊走，當他們沒有出村的期間。他又時時焦躁的回顧，看兩歐特曼可在什麼地方正伏着預備譏笑的話。但他們走過了曠野，當然是並排的走了。

這是六月中一個晴朗的下午，路上閃爍着白沙；四面金色的麴草開着花，草地的芳香發散在暖風中間；中午的鐘聲從村上傳來；

遠近不見一個人；這荒原似乎是十分荒涼的。

藹爾思培思頭上戴一頂闊邊的草帽，當作抵當太陽光的防護物。她現在脫下來，揑着彈性帶，將這帽來往的揮動。

『你要過於熱的，』他說；但她對他微微的一笑，他也拿下他的來，高拋在空中。

『你是個十分快活的人哩，』她說，贊許似的點着頭。

他搖搖他的頭，於是那常使他臉容蒼老的憂愁的皺紋，又復顯現在他的眉毛上了。

『阿，不，』他說；『我當然是不快活的。』

『怎的不呢？』她問。

『我常有這許多事情要想起，』他答說，『倘若我要真的快樂一回，總有什麼事弄錯了。』

『但你爲什麼常常要想起呢？』她問。

他反省了一會，但想不出什麼來。『阿，這都是無謂的，』他說；『聰明的思想我無論如何總是不會有的。』

於是他對她說起他的哥哥們，說起他們的書籍，那是滿載着數字的（那書名他已經忘掉了）而且那些書他們還不過他現在這點年紀，早已記在心裏了。

『爲什麼你不一樣的學習呢，倘若這使你愉快？』她問。

『但這不會使我愉快的，』他回答說；『我有這樣笨拙的頭腦！』

『但你一定知道些什麼罷？』她接下說。

『我全然是一點也不知道，』他悲感的回答；『父親說，我是太笨了。』

『阿，你不要管他，』她安慰似的答說。『我的羅思美尤姑娘（她的保姆）也尋出我許多做錯的事情。然而我——啞，我——』她沈默了，於是摘起一片酸模草，咀嚼起來。

『你的父親還有這樣閃爍的眼睛麼？』他問。

她點點頭，於是她的臉和悅起來了。

『你很愛他罷——你的父親？』

她愕然的看他，彷彿沒有懂得他的問語一般，隨後回答道，『阿，是的；我很是愛他。』

『而且他也愛你麼？』

『唔，是的。』

現在他也拔起一枝酸模草，吐了一口氣。

『你爲什麼嘆氣呢？』她問。

有一件事正觸到他心上，他說，於是笑着問；她的父親有時可還

抱她到膝上，正如那一天他在白房子裏一般。

她笑着說：她現在是一個大姑娘了，而且他不應問這樣孩子氣的話；但後來便露出了她正是一樣仍然坐在她父親的膝上的事！

『自然呵，不再跨着了！』她笑着加添說。

『是阿，那是一個好日子，』他說，『而且我坐在他那別的膝蓋上。

『而且我們真是傻得可憐呵，』她答說，『現在一想起你打算吹脣而吹不出來。』

『你記得那事麼？』他問，於是在他現在學會這技藝的反省中間，他的眼睛閃爍了。

『自然哩，』她答說；『你走開了，又跑着回來——你還記得麼？』

他很記得。

『現在你當然會得吹脣了，』她笑起來；『在我們的年紀，這再也算不得一種本領哩——即使我能夠這麼幹，』於是她翕着她的嘴脣，現出一副很滑稽的姿態。

他悲戚了，因爲她對於他的技藝說的這樣輕忽，於是想到索性拋棄了吹脣，不也好麼？

『爲什麼你這樣沈默？』她問。『你也困之麼？』

『阿不，但是你呢——嚜？』

是的，在沙地和晌午的烈熱中間的走路已經使她困乏了。

『那麼，進我們家裏去，休息一下罷，』他叫說，睜着發光的眼睛，因爲他想：他母親一見她將怎樣的喜悅呢。

然而她推却了。『你的父親，對於我們，心地不和善，』她說，『所以你不到海俞尚塞爾來逛的。你父親也許要趕我出來哩。』

他深深的紅暈着回答道，『我的父親不會這麼幹的，』於是覺着非常羞愧了。

她向哈台露思瞥了一眼，那是離路上不到三百碼。紅的籬笆在日光中晃耀；便是那灰色的半圮的倉屋也比平時顯得更其欣然了。

『你們的家似乎很精緻哩，』她說，用左手遮着兩眼。

『阿是的，』他答說，心中瀰漫着驕傲，『在一所小舍的門前，還釘着一隻貓頭鷹。(註三) 但這還可以變得更精緻些，』他過了一會認眞似的加添說，『只消讓我們安排起來。』於是他起首將對於將來的一切計畫解說給她聽。她當心的傾聽，但他說完之後，她又說道：

『我困之了——我須得休息了；』於是她打算在水溝旁坐下

來。

『不可坐在這里燥熱的太陽下面，』他警戒她說：『我們尋杜松樹叢去罷。』

她將手給他，讓他拉了她懶洋洋的走過荒原，那邊鼹鼠丘起伏着像湖上的波浪一般，在樹林邊的近旁有幾個荒寂的杜松樹叢，在平原上聳立着，像一羣黑矮人。

這些樹叢的第一個下面，她蹲伏下來，樹叢的陰影完全籠罩了她那巧小美麗的模樣。

『這里正有空地給你擱頭哩，』她說，指着一個鼹鼠丘，正在陰影的範圍裏。

他在草上躺下身子，他的頭擱在鼹鼠丘上面，他的額上覆着她衣服的邊緣。

她向後面樹叢倚過身子去，想在樹枝間尋得支持。

『這些針葉並不刺人的，』她說；『還在我們旁邊就好了。我相信我們能够穿過睡美人的刺棘的籬笆(註四)哩。』

『你——我不然，』他回答說，從偃臥的地位，抬起眼睛看她；『各種的刺棘都刺過我。我不是神異的公子，連那幸福的韓士(註五)也做不到呢？』

『那是將來都會到來的，』她安慰似的回答說，『你不可常抱悲戚的思想。』

他打算答話，但他缺乏了適當的言辭；當他沈思似的仰看時候，一隻燕子在青色的天空中飛過了。於是他無意的發一聲脣會，彷彿要喚他一般，而那燕子沒有來，他又復吹脣，吹了第二回而且第三回。

藹爾思培思笑起來，然而他繼續吹着脣——起初沒有知道怎麼樣，也沒有付到為什麼；但當聲調接連着從他脣間流出來時候，他覺着彷彿忽然間變得很有口才似的，彷彿便是這樣子，他能够說那麼在心上而且永無勇氣說出的一切話了。所有使他悲戚的，所有他所憂慮的都迸發出來，他閉了眼彷彿傾聽那聲調為他說着什麼似的。他以為天上和善的神代他說話，正陳述着關於他的一切事——甚至他自己從未明瞭的那些事。

當他仰看時候，他不知道躺在那里吹脣有多久，但見藹爾思培思正哭着。

『你為什麼哭的呢？』他問。

她並不回答他，但用手帕揩乾眼，站起身來。

他們默默的並排的走了一會。當他們走到橫在前面的深邃暗

黑的樹林時候，她停住脚問道，

「誰教會你這個呢？」

「沒有人，」他說；「我是自然而然弄會的。」

「你也能吹笛子麼！」她繼續說。

不，他不能，他甚至還沒有聽到過；他只知道這是「老弗思志」（註六）愛好的頑意兒。

「你應該學會他，」她說。

他想：這大抵於他太難罷。

「你肯學都一樣，」她勸告他說，你一定會做一個藝術家——一個大藝術家。

當她這麼說時，他喫了一驚；他不大敢遵從她的意見：

他們走到樹林的那邊，便分別了。她向白房子走，而他回轉來。當他經過兩人先前坐着的杜松樹叢時候，一切在他看來，似乎像夢一樣，而且以後在他常一直是如此。兩三天過了之後，他纔敢對他母親說起他的遭際的事，但那時他不能再含蓄了；他將一切事都向她吐露出來。

他母親看了他許多時，隨即走開了；但從那時起，她常祕密的傾聽，想儘力的捉住他的吹屑的幾種聲調。

兩孩子時常一同走回家，但像杜松樹叢下面的一個蠟頰，他們不再遇到了。

他們經過那里，常彼此看着微笑，但他們都不敢提議再在這下面坐下去了。

他們之間，也沒有繼續談起吹笛，但保爾私下常常想到。這在他看來，像是一種從未聽過的神妙的物事——像那講解對數表的科學一樣。唉，倘使他是聰明而且得到獎品，和那兩個哥哥一般呵；然而他只是一個愚鈍，笨拙的孩子，別人應許他幫忙，就高興的。

他時常問自己：這吹笛的聲音像怎麼樣呢，那懂得這其間的祕奧的他們是那一類的人呢？他對於他們形成了一個高尚的觀念，以為他們一定常抱着崇高神聖的思想，正如那些在他自己心中間或起來的，當他將全神深深的注集於吹屑中間的時候。

隨後他當面看見吹笛人的那一天到了。

這是十一月中一個陰暗，暴雨的下午。當他出了學校，緩緩的順着村道走回家去時候，天色漸漸的暗起來。奇異的聲音從酒館裏傳出來，達到他的耳朵，那酒館是給鄰近的一般流氓常往的。他從未聽到過同樣的聲音，但他立刻知道這一定是個吹笛人了。他於是站在酒館的門口，熱心的傾聽。他的心房很響的跳躍，他的手脚

抖着。這聲音很像他的吹脣，不過更其充滿更其柔和罷了。『這種音樂，神的天使們一定在他的座前奏的。』他自己想。

只有一塊在他是不可解的：便是這樣悲戚哀傷的吹笛聲音怎麼會從這樣名聲很壞的地方出來呢？呼喊和杯子的擊撞聲使他的心靈瀰滿了恐怖。驟然的忿怒制住他；如果他長而且強壯，他就要跳進屋子裏，將這些嘈雜醺醉的人們全都趕出到街上，這樣神的聲音不會被褻瀆了。

這瞬間，門砰的開了；一個醺醉的工人顛躓着經過他跟前，發出一種討厭的氣息。喧聲更其響了；笛子的聲調在喧聲中間不大能夠聽得。

於是他抖擻了勇氣，在門還沒有關上之前，便從狹的門口擠進去，到得酒館的裏面房間。

他在那里站着，擠在一只空的白蘭地桶後面。沒有人看見他。

在起初的幾瞬間，他不能分辨出一切物事。

那沈悶的空氣以及那喧聲壓住了他的知覺，笛子的聲調於是變得粗重而且不和諧，所以刺激他的耳朵了。

在呼嘯着而且頓着腳的人們中間，一個襤褸的人坐在一只翻倒的桶上；他有一個浮腫多疹的臉盤，一個酒鼻子，以及黑色滑膩的頭髮——這一個模樣，一看見便使保爾發抖。那吹笛子的人便是他。

嚇的出神了，那孩子(保爾)注視着他。在他看來，彷彿天空正在落下，世界將要破滅似的。

那音樂家現在放下他的笛子，用了粗滯的聲音發出幾句粗俗的話，貪饞的吞嚥那侍者遞給他的白蘭地酒，於是用腳打拍子，開始吹一支俚俗的民謠，聽衆唱和着，起了大聲的喧嘩。

於是保爾從狹屋裏奔出來，只是跑只是跑，直到他十分頭暈了爲止，彷彿他打算避脫自己的思想似的。

當他孤獨的在暴雨沖過的荒地，從那極邊燦着夕陽的硫黃的條紋的那時候，他停住了，將兩手捧著臉，凄楚的哭起來。

在接着的冬天，保爾連吹脣也停止了，而吹笛使他厭惡的更利害。他一想起這事，他眼前便站着那個無賴的形相，便是褻瀆了他對於藝術的戀慕的。

他不復看見藹爾思培思了。寒天一開始，堅信禮預備科便從教堂遷移到牧師公館，因爲那邊沒有可以容納全體候補人(學生)的屋子，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分開教授的。有時候，他看見藹爾思培思的馬車經過，但她總是裹着毛皮和圍巾，連臉龐也認不出來。他

甚至於不知道她可曾看見過

這時候，他就得從狄特曼兄弟這裏，挨受許多的煩惱，他們是知道怎樣捉弄他到不可忍耐的。他全沒有抵抗他們的能力，因爲他們每個都比他要強兩倍；而且，他們常常兩人同時攻擊他，這一個捉住他，那一個就刺痛他。他們並非全然是險惡；他們倒知道怎樣以仁慈寬大對待別人；然而他那沈靜寡言的性質正是他們之所滿腔憎惡的。他們叫他僞君子和清教徒，當他們打過他時候，就說道「哪，現在去將我們的事情告訴人家罷；這纔像個你了。」

他對於這些敵人的怨恨漸漸的強烈起來。他時常責備自己露着怯弱而且不體面的樣子，埋怨自己有一種低賤的奴隸的性質。有一天，當他在雪中上下的跑時，他湧起這樣的忿怒來，至於要拚着命避脫那凶惡的兄弟。他奔到安着磨石的馬房，在木槽上浴了冰水，將他的小刀磨到可以裁一張極薄的皮紙。然而，待到下禮拜一，他又被打時候，他沒有從袋裏拿出那把刀的勇氣了，於是只得從新責備自己的怯弱。他將這事延宕到下回；然而從此就算了。從他父親這裏，他也得大大的忍耐。那父親將偉大的計畫重復着手起來，便當這時候，他常覺着很得意，而且對於保爾特別的勁氣！——他是因爲保爾的心地偏狹所以輕視他的。

「爲什麼我的天才一點也沒有傳給這個孩子呢？」他就要說：「我可以怎樣好的教育他，使他幫助我的計畫呵，但他太愚笨——無論什麼事他總是不懂的。」他現在的企圖是創設一個公司開發他的曠野的利益，招集資本，自己做個監理，有幾千泰婁的薪水。他坐車到市上去，每禮拜二三回，時常到第二天還沒有回家。「這實是困難之極了，」他飯後睡醒時候，就說，「但雖同着那些守財奴，我也得將去那陀格拉斯，也是個傲慢的人，應當拿出錢來，……只消知道怎樣籠絡他呵。……我偏要再遊海爾南塞爾去，除非我不知道那人小覷過這件事——他的確小覷過呢——市上我也沒有看見他。但是拿出錢來——他應當拿出錢來，倘若他不立刻簽全份股票上的字，鬼捉了他去。」

薄爾思培思女士悲戚的傾聽這番話，一聲也不響，然而保爾時常悄悄的從小倉的壘板上拿下小倉的鑰匙，開進門同「黑蘇賽」作一回啞談。他堅持這信念：以爲她就是將要救濟他們的物事。復活節假期滿後，堅信禮預備科又在教堂裏開了學。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在半年的分別之後，會集在一處了。

薄爾思培思在冬天期間大大的改了樣。她現在幾乎是成年女子的模樣了。她穿一件較長的衣服，她的頭髮在額上梳成小的髮

緒。

保爾很羞澀的向她行禮；他彷彿覺着不復配得上她似的；然而她從她的座位站起身，向他走上幾步，便在衆人的眼前熱誠的握他的手。在挨着的一課期間，孩子們輪看着一張紙，引起了大大的歡悅。這紙上用花楷字寫着：

『保爾美尤爾伍，
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
訂婚了。』

這是小歐特曼寫的。保爾的手掏摸他的小刀；他暫時彷彿覺得在這公衆的教堂裏，他不能拿出來向他鄰人似的。他從他的手裏搶過那張紙來，撕成了許多的小片。

藹爾思培思愕然的看他，牧師於是教訓他要守規矩。他對於自己的大膽，這纔恐懼起來了。兩歐特曼想必理會了在這問題上，他不會忍受任何的頑笑，不再試着揶揄他關於藹爾思培思了。

堅信禮在聖靈降臨祭之前，最末的禮拜日舉行。前一晚，保爾不能睡熟，太陽出時便靜靜的起身，穿上那套新衣裳，便是他的好姨母本來爲這個時節寄給他的。於是穿過靜寂的天井，橫過積露的田野，散了一回步，直到得曠野爲止，那曠野罩着花的罩衣，光輝的開展着，橫在他前面。

一見初升的太陽，他拱了兩手，做一回熱誠的禱告。從這天以後，他決定了開始新的更好的生活，饒恕一切的侵犯，而且愛他的敵人，正如耶穌基督所吩咐的。於是他想起那把刀，從前爲了對於兩歐特曼磨過的；他從袋裏將那刀摸出來，便從曠野上面遠遠的拋去，啞的一聲沈下水潭裏。熱淚從他眼睛裏流出來；他想到自己壞劣，而且見棄於神，而且全無價值站在神壇的前面；他不大敢回家到農場去；只當雙生兒穿着簇新的洋紗衣服向他奔來時候，他纔胸中覺得幸福些舒服些。他抱了他的妹子們，便默默的思誓，說要做一個真實的朋友扶助他們。

於是來了他的母親，穿着一件褐色的綢外衣，在他額上和頰上給了吻，用兩手捧了他的臉許多時，定着睛看他的眼睛裏。她打算對他說幾句話，然而她除却『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便是他的父親今天也極其高興了。他將保爾的兩手捏在自己的手裏，對他長長的演說了一番，像是他應當怎樣尋求人間生活中偉大的事，怎樣模仿他——他的父親——雖然他常常被不幸所追隨，被人間的殘惡所搶劫，却只是渴望着光明，從不肯灰心卻

使在這愁苦的洞裏逆運使他沈下的，於是他皺起眉頭，撫摩頭髮，他全身的每一寸都莊嚴而且傲岸。

保爾吻了他的兩手便答應了一切了。八點鐘時分，他看見那遍滿茫原的大路上駛過一輛馬車，那銀的飾物在朝陽中閃耀着。

他目送那馬車許多時。一切皆在他看來同夢一樣。他覺得這樣狂喜，至於幾乎被幸福所制住了。『我怎樣得到這一切的快樂呢？』他自己問；於是他便起首思量那可以從這歡樂上拉他下去的最先的困難會是什麼呢？當雙生兒通報他說馬車已經停着，預備好趕到教堂去時候，他覺得悲感而且抑鬱。

在牧師公館的花園裏紫丁香和山梅開着花，草場上閃耀着太陽光線，在那里站着兩小羣人，互相分離着——一羣是黑色，又一羣是白色。前者是男孩子們，後者是女孩子們。

藹爾思培思穿着雪白的洋紗衣服，胸前橫着一條鑲邊的手帕，顯得又白又嫵媚像山楂花一般。

她的臉頰很蒼白，她只是將眼睛低着，交互的玩弄他的讚美歌本和一枝紫丁香，這兩種她都捏在手裏。

保爾看了她許多時，然而她沒有看他。她不肯在她敬虔的心中，被什麼世俗的思想所打擾。

隨後牧師來了，鈴聲響了，風琴奏了，這行列便成對的排着，緩緩的向神壇走去。

保爾緊跟着兩歐特曼走，他們穿着長的黑大衣，顯得很莊重而且嚴肅。忽然間他的罪的自覺襲迫他比先前更強烈了。他向前略略彎身，輕輕的觸他們的肩膀，於是瞬着潤濕的眼睛低語道，

『饒恕我罷，我待過你們這樣壞。』

他們互遞眼色，陰險的微笑，他們的一個轉過半圈子，於是露着悲感的憂苦之臉龐和殘傷的天真之神色，低語道，

『我的兒子，我們饒恕你。』

保爾很覺得他們正在嘲弄他，然而他的心坎這樣滿溢着敬虔與愛，至於嘲弄也不能影響他。

孩子們在神壇的兩邊排列起來。

保爾遞過一個羞澀的眼光，到那充塞着人們的教堂的團體，然而他分辨不出誰是誰來。

說教的時間過去了。他向前凝視下去。一切似乎像夢一般。

過了一會，他覺得兩膝擱在軟墊子上，牧師的手在他頭上。他對他說些什麼他沒有聽到。他看見藹爾思培思在別一邊，將手帕蒙着眼，悄悄的在哭，於是想道，

『唉，不必哭，不必哭，你立刻就會笑哩。』

隨後，他自己問為什麼人們常常這樣的多笑，而世上可笑的事情，實在是這樣的少。

風琴現在奏出讚美歌的聲調來，『請求你，主，全能的光榮之王』，羣衆的和唱響的很喜悅；於是他的凝視的眼光漂泊到那太陽光，便是從油漆過的教堂窗門落下來，成了彩光像虹一般的。

當他凝視着這太陽光時候，他忽然喫了一驚。正對了神壇頂的十字架，站着一個黑黢黢的女人，穿灰色的衣服，異樣的高大，用了大而深陷的眼睛在上面俯看着他。這是改悔的瑪格達林。(註七)

他覺得一陣冷抖貫徹他的身體。

『憂愁夫人，』他喃喃的說，於是俯下頭彷彿願謙遜的接受她賜給他一生的物事似的。

待到他重復舉起眼睛，太陽照耀的比以前更加燦爛了。

火焰般的紅與翡翠的綠那光線糾着，織成一個明輝的光暈，圍繞着灰色夫人的頭。

然而她悲戚的站在那里，一切晃耀的光輝中間，而且用了大而深陷的眼睛在上面俯看他。

於是風琴用了擴大的音調奏起煞尾的曲子來。喜悅的震慄穿過了全羣衆。一隊的孩子們趕緊的投到他們父母的懷中，於是從藹爾思培思的眼睛裏有一瞥和善的眼光問候他。　(未完)

(註一) 在德國，無論新教徒或舊教徒，人人須得施行堅信禮。

(註二) 在德文中，Du (你) 字的意義比 Sie (您) 字更親密。

(註三) 德國農家常將死貓頭鷹釘在小舍的門前，防小鳥啄穀。

(註四)(註五) 這里說起的，大概是德國一個通俗的神異故事。

(註六) 老那思志是一個農僕。

(註七) 改悔的瑪格達林 (Penitent Magdalene) 見新約路加福音。

訂正　第二號一〇五頁小品我的家庭作者係宗樹男君，『宗』字誤為『宋』字，特此訂正。



村婦

夢雷

當她丈夫朱二叫了頂紅轎和幾聲吹打手到她家門口來接她時，她也已經裝束好了。紅絨花已滿戴在頭上，她母親也照例啕咽起來；她自己呢，自然也就哭了。她想：「姑娘時代已是過去，媳婦的生活，接着來了；父母慈愛的臉面，從此辭別；婆婆的凶橫，丈夫的壓制，要開始嘗試了……」於是她大哥把她抱上紅轎，她母親哭着送她。無情的轎夫，提起他們八隻光滑滑的脚，齊整而合拍的像機器般運動；吹手很得意的搖着頭吹；她細弱的哭聲，也被鑼鼓聲壓住了。她只覺得轎子適意的顫動，布縫外的樹木，很快的往後退，她的心也漸漸搖動而且驚慌。不久，紅轎已抬到朱二的家門口，她只聽見許多人嚷嚷着，「看看新嫂嫂……」從此人們多叫她做新嫂子或朱二家的了。

她自己不知道，她是生長在一個骯髒而且不文明的地方，因為她自有生以來，所看見的只是本地的一隅。在我們看起來，這處地方，眞是不幸之地，精神自然不必說，物質也極簡陋。

她生長的地方，在北京西北的房山縣。四面都有山圍着，所以交通很不便利。但在她看來，却是個安樂窩。從她所住的村子，到城裏去，有很穩妥的船；無論山怎麼高，路怎麼不便，騎着小驢，也能很穩妥的到她理想中樂園的北京去。但城裏她是從沒去過，北京更是夢想不到了。她也曾聽人說過，城裏怎樣熱鬧，北京怎樣好玩，但她總沒機會可以看見一塊城牆；於是，她就想嫁一個能進城遊玩遊玩或見過北京的丈夫。因此，她父母就把她許給朱二。

朱二是一個看墳的。他家有八畝地，幾頭猪，並且還有兩頭山羊；所以在他一村——三四家合成的一村中，可以算是首富了。他有一個母親，多話而且可厭的老年人，還有一個妹妹。他有兩間很堅大的草屋，和一個小猪棚。屋的四周，有幾尺寬闊的地，種着些菜；幾尺以外，就都是墳墓了。在菜地旁，還有一口小井，井裏的水雖髒，但

他却常以此自誇其富有因爲此地離河很遠，這村內只他家有井，村人所吃的水還全靠這口井呢。

她自從做了朱二的妻——每天的工作，就是放羊和做飯。在這村上，放羊是婦人最輕的功作了；她的同伴們還有揀糞或挑水的呢。

這是她一個很可紀念的日子：一天早上，她丈夫忽然告訴她道：『我要進城去一趟，最好和你一塊兒去玩玩。』她自然是非常的快樂，就立刻換上一身青布衣服，擦上一臉的粉，並且抹上些胭脂。她對於擦粉本沒有什麼要求和成見，但因她看見過進城的婦女，都擦上些粉，也不過學學罷了。她比出嫁時更注意的修飾好了之後，就跟着她丈夫進城去。在他們動身時，婆婆還這樣的說：『……我活到這麼大歲數，沒有聽見帶了女人進城玩去。……愈來愈不要好！……早去早回』她的小姑，——她丈夫的妹子，也尖着嘴，倚在門上冷笑他們，而且帶着點妒嫉的色彩道：『如今是進過城的嬭奶奶了！……』

一路上經過了許多的墳地，大約已有六七里路，來到一條河邊。她的小腳已很痛苦，但進城玩的希望心能夠壓住她的痛苦，她的丈夫也很體諒她，准她在橋堍下休息休息。

『城裏到底怎樣的熱鬧好玩？』她不覺問她丈夫。

她丈夫立刻答道：『你到了自然知道，問我，我也回答不來。』

『那麼我們走！』她很勇敢的站了起來。

『好！』她丈夫微微笑了笑，就領着她走。

走過了河，度過了一座小山，又到了一座小山；敗落的城牆，已經可以看得見了。

進了城，於是她的耳目開始忙亂了。大街兩旁的店舖，多占居了很高大的戶房；更奇怪的，有些男女身上穿的，是輕薄而且美麗的東西，她仍舊只好叫他做布；因爲她不知道這種東西的名稱，並且從來沒有見過。她四面的看；不過一點路，她看着走了很久的時候。忽然一處高大的房屋，矗立在她面前。『這是什麼去處？』她驚異的問她丈夫。

『縣衙門！』她丈夫說。『縣大老爺住的地方。』

『打官司不是就在這地方麼？怪不得我說這樣的莊嚴！』

他們經過了縣衙門，到一個市場，她丈夫就領了她進去。市場裏，什麼都有，玩的和吃的。她們走了半天，也很覺得餓，天上的太陽也已在正中了，於是她丈夫就和她進了一個小飯舖，六百錢（即六十文）十個的鍋貼，兩人吃了一百。她覺得這種味道，從來沒有嘗過。鍋貼是白菜猪肉餡，猪肉更是她不常吃的東西，一年不過看見

一兩次罷了。她丈夫又包了二十個鍋貼，預備帶回去給他母親和妹子吃。一百個鍋貼他們還沒吃飽，又各人吃了五個山東饅頭；吃完之後，朱二又領她去聽蓮花落，看把戲，足足遊玩了半天，方才回家去。在歸道上，她丈夫鄭重的告訴她道：『媽問你在城裏吃了什麼，你不要說吃鍋貼，只說吃了六百錢拌麵；不然，她又要麻煩。』自然她很願意的點頭。

從此——這次進城以後，她對於她的生活，不免發生不信任和不忍耐了。她以前沒有見過高大的房屋，吃過美味的鍋貼；自從看過過以後，她便覺得玉米麵的無味，茅屋的不安適了。她時常想，『人家吃好的，住好的，我怎樣吃玉米，住茅棚，難道老天爺專給城裏人長白麵，造房子的麼？』所以這次的遊玩，她雖得着一時的快樂，但同時更得着長久的煩悶！

一天，——這是她的惡運來了！她到山裏去放羊，羊在山澗裏吃草，她照常坐在山腰的石上默想。當她的思想中斷時，她所放的山羊，早已不見了一頭。這使她何等的驚慌！失了一頭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她知道一頭羊是她丈夫一大注的家產；她丈夫娶她的費用，一總也不值一頭羊的價錢，現在失了羊，怎麼好呢！於是她急忙滿處找尋，尋了半天，那里有半個影兒？她急到伏在青石上哭，哭了又半天，天已漸漸的夜了。她沒法，只得回去——拉着一頭羊，哭着回去，她知道這次定要受極重的責打了；

她到了家，把這件事動人的哭訴她丈夫和婆婆。她丈夫不等她說完，就用力的打了她一個嘴巴道：『放屁！今天非還我羊不可，沒有羊，要你的命！』她婆婆道：『渾娘們！今天沒羊，你也就不用回家來。——去！尋羊去！』

她很知道，在她們這地方，要人一條命和趕走一個媳婦，不算什麼罪過，他人是管不了的；就是殺死個把人，也是極平常的事。於是，她只得哭叫着去尋山羊。

她出了家門，經過了許多的墳墓。松林被風吹着，發出一種洪亮威嚴的聲音，遠處綠色的鬼火，隨意的飄搖。但在這里，人們的膽子，都是很大的；她住在墳地的旁邊，對於鬼火和這種陰属的風聲，絲毫沒有什麼疑懼。她只知道鬼火和陰風是爲自己而有，並不是用他們來駭人的。她想：『羊，或者跑到墳洞裏去了，』於是她從這個墳洞扒到那個墳洞，去找尋她的山羊。有時摸着些死人的骨骸，她只隨意的將他們擲開，扒到別一個洞去。忽然，一隻野兔，盡力的跳出，箭似的逃去了。她的心，只微微的驚動一下，一忽兒就照舊的尋去。尋了半天，那里有山羊的影兒？她沒法，只得坐在一個墳上痛哭

了幾聲。她現在處於孤立的地位了！四面只圍着許多裝骨骸的墳，和幾株陰森森的松柏。微白的月兒，在雲裏現出半面，對他嘻嘻的像笑。對面放羊的山，很莊嚴的睡着。什麼都寂靜了，只有她在嗚咽着想羊兒。好像世界全消滅了，她坐在或適意的睡在沒有東西的地方，只有悲哀和恐懼滿占了她的心。最後，她懷疑的自語道：『城裏的人，或者沒有幾個嘗着這種苦楚罷？……』在沒有進過城之前，她每到極痛苦時，不過自己恨自己爲什麼做人，現在，她時常恨自己命苦，不生在城裏了。

她尋遍了墓地，再過了小河的橋，到了放羊的山。她上了山，狂奔的尋，並且叫着山羊的呼喚聲。她尋遍了山澗，這時她也不管有無凶惡的野獸了。她狂奔，好像去找尋她自己的生命，但終於是沒有得到山羊。她聽見一羣媽虎子(北方的獸名)的叫嚎聲，她想：羊是一定被媽虎子吃了。於是她不得不老着臉皮回去。她將近走到她家的時候，看見她婆婆跪在地上，點了香燭，在拜求山神呢。她只看見她婆婆拜着遠處的放羊山，求道：『山神老爺，可憐我，我一家只有兩頭羊，現在失落了一頭，求山神老爺保佑，使我的羊還來，不要被野獸吃了。吃了我媳婦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山神爺啊！一頭羊可以換兩三擔米，六七擔玉米呢。我媳婦不值什麼，有一頭羊的價錢，可以娶兩三個呢。山神爺，保佑我！』接着拜了幾拜，再這樣反覆的說着。

她聽到這里，淚珠不覺接着拋下，她的心麻木了，更想不出有什麼感覺，祇有心顫動酸痛。心一陣陣酸痛過了幾次，她的腦方才能想：『今天沒有別法了！只得去尋我母親，請幾個老年人去說和。』於是，她冒着月光，分着草泥，半扒半走的到她娘家去。

經過了許多時，她方才到了她娘家。

她見了她母親們住的屋，就覺得一陣心酸。在敲門時，已經哭了。

『誰？……』她大哥這樣問。

『我，……哥……』她嗚咽的答。

『不是二姑娘麼？黑夜來做什麼？』她母親驚異的說着來開門。

『媽……』門剛開，她就抱住她母親哭了。

『二姑娘，到底爲了什麼？』她母親摟着她問。

她就將失羊的事訴告她母親。

『啊，好孩子！』她母親緊緊摟着她說，『你也太大意了，本來，鄉下人的一頭羊，好比財主的一個當舖啦。不過她們也說得太凶了。……好孩子，不要緊的，明天我送你回去。好孩子，你今天先和我睡半夜！……』

（完）

獄中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原著

沈澤民

一

半夜，難堪的沉默在獄中踞臨着。獄卒沉重而勻整的步聲時或可以給人聽見。這個牢房的塔上的小圓洞，映着上面的天空顏色看來很黑，他們像死人的眼。

獄官的房裏亮着燈光。有兩個人對面坐着，中間的桌子鋪着一張紙。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獄官，一個是助手。他們用鉛筆指着那些明天要拖出去正法的囚徒們的名字。

克—嘣—嘣克—嘣—嘣—嘣！

『又來了！』獄官說，把鉛筆在桌子上一摔。

『什麼？』他的伙伴問。

『一個新囚徒。拖了那些聽不清的鐵鏈，他成日成夜的打擾我。』

『他為什麼鬧出這些聲音來？』

『為什麼？誰曉得？那個「憂烏爾」(Giaour 土耳其稱外教人，含有輕蔑之意) 狗一刻不停的走來走去，使我不得安靜，是幹了我這種行業我來了這許多年，總是聽不慣——那種詛咒的聲音。』

克—嘣—嘣克—嘣—嘣—嘣！

這一回那聲音更響了。

『我受不住！』獄官狂叫起來道。『我再也受不住了。昨天夜裏，我連眼也不會閉，因為他。』

助手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什麼?煮爛了的母雞也要笑的,假如你說狼反怕羊。你暴跳如雷有什麼用呢教他不許響就是了。』

『教他不許響說來倒容易。』

『教他睡覺。』

『他不睡,你怎樣呢?』

『要他睡有方法呢,那不是麼?』他指着牆上掛的一排排的繩結。(打人用的鞭子,以前俄國用的)惡念的光從他的眼中透出來。

克—嘞—嘞!克—嘞—嘞—嘞!饑餓的陰森的振響又來了。獄官開始默想起來。他恨恨地咬他的嘴唇,離了房間。他向那發出那聲音來的牢房走去開了那圓洞窗,他暴叫道:

『你「受烏爾」狗,再不許振動那些鏈子了!安靜點!』

『我簡直不曾動過,』裏邊有一個聲音傳出來。

『為什麼你只管鬧出這樣的聲音來呢?』

『為什麼?是那些鐵鏈——他們自己要互相打擊。』

『你為什麼要動呢?』

『那麼叫我做什麼?』

『睡覺!睡覺!否則,我要——』獄官並不把他的話說完全。

『睡覺——說說倒容易,』那囚徒想。『保障人類自由的人怎麼能睡覺呢——假如人家活葬了他,並且一點沒有希望?』

這個『海陀克』的心是一座火山;牢房是狹隘的,鐵鏈是笨重的。鐵鏈的鏘鳴是專制主義的丟臉的歌,自有時間以來,在牢獄裏響應到現在了。

獄官去了。囚徒靜立了一回,轉了兩個念頭,然後又走動起來。他沿牆很小心地,很細步地,想要輕輕的走。於是鏈子嘞嘞不息的振破這長夜。

『這個痞子進來有多久了?』助手問。

『三天以前在都不拉格蓋爾捉到的。睡不着覺的人,一定沒有好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誰,從那里來的。』

『他要上——那個去麼?』

『什麼?你是說絞架麼?當然——假如他們判決了!』

他們默然了。這不是一個閒談的適當題目,所以他們各自默想了許多,卻不說話。沉默被鐵鏈的突然一振而驚破了。

『只等到天亮罷,你「受烏爾」的狗!』獄官喃喃的說。『等着罷!』

助手起身道了晚安,出去了。

曙色已闌，囚徒們被發給早餐的時刻到了。

『現在要你長眠！「憂烏爾」』獄官喃喃的說，端着滿碟的食物，走到他那騷擾的囚徒的房前。他開了門，把碟子放在地板上。囚徒正睡眠着。他輕手輕脚的走了出來。他關了門却不就走開。有些什麼事把他牽定在這地方了。他把眼睛放到鎖眼裏去向內張看。這囚徒是一個美男子。他有一種高貴氣象。額角開闊，仿彿有高尚的思想在後面流動的樣子。一張臉顯出他品格的堅強。這幅美麗圖有些特別感動這獄官的地方。他怕將起來。這個感覺是新的，他想要抑制他。爲什麼他站在那里窺看他？爲什麼不走開？他不知道，也不願去思索他。他想要振作他自己的理性。

他看見那囚徒起身走到食物的旁邊了。他的眼光跟定他的一舉一動。他的腿抖顫了，他緊緊的倚着門。他想走開，都不能够。他覺得喉頭乾燥。這樣額角開闊，一貌堂堂的人物，爲什麼要害死他？他推開門喚道：

『等一等！等一等！』

囚徒吃驚的抬起頭來。

『等一等！我不能幹這種事。隨你怎樣的嚮你的鎗子罷。』

他拾起了碟子，從房裏奔出來，關上了門。那囚徒明白了。一個微笑像夕陽的最微弱的光輝經過他的嘴唇。他默寄慶幸。在牢獄的低壓的屋頂下，在關鎖着的門後面他已經得勝了。

二

幾個星期過去了。

克—嘣—喇！克—嘣—嘣—喇！這一回，鐵鏈是在A——村上錚錚鳴着過去。兩行閃閃耀目的刺刀中間，時時露出一張白臉。囚徒正被帶着到法場去。這鐵鏈子的錚鏘聲，雖在白天，也是可怖的。大門都急急閉上，窗子也關閉了。這個聲音，是地方上的恐怖。他充滿了街道，使勇夫心戰。十字路口已經聚集着許多人了。他們是法官們，公堂律師們，公堂會計們。而獄官也在內，同他的助手一起。

『我不會幹。終不到我，』獄官只顧對自己微聲說。法官轉身向那囚徒說道：

『你是A——從A——村來的？』

『不；我不從A——村來。』

『K——是你的朋友麼？』

『我不認得他。』

『你殺了G——麼？』

『是的他是我的仇敵。』

『你帶了兇器到S——那里麼？』

『不，我不曾帶什麼兇器。』

那獄官的助手，直到此時總是帶着淡漠的神氣聽着，忽然走到法官身邊，附耳說了些話。於是，等那法官做了個手勢之後，他走到囚徒那邊，對面立着，並且很近。

法場上開始肅靜了，人人知道將有異常的事出現，一切的眼光都集中於這面對面立着的兩個人。這不是相對擺着的兩個面龐，卻是四隻眼睛……四道火光。旁觀的人都彷彿恐怖似的打寒噤。有些事要出現了，一些異乎尋常的事。他們仍然瞪視着，眼對眼。他們眼皮也不瞬一瞬，嘴唇也不動一動，眉毛也不皺一皺。沒有聲音從他們嘴唇裏洩漏出來，沒有一句話說出口來。他們儘看着，儘看着：一個是拖了鐵鍊的，卻迸出正義的震怒。一個穿着士耳其長官的制服，然而卻抖戰着。

那囚徒退後一步，鏈子鏘然一響。他轉身開去，做了一個輕蔑到萬分的手勢，使那一個覺得一個寒噤一直沿背脊隨戰慄下去，不覺失聲吃吃的道：

『我——我——認識你。你是A——』

『是的，』那一個答道。『你是我的朋友。』

朋友！用在這里是怎樣的一個字！這個字現形了，像巨靈般聳峙在助手的前面。他看見自己渾身赤裸裸的卑賤。他看了他自己的外表而戰慄。呵！——曾經濺了多少血，他換得制服上這些爍然的鈕扣。他不知不覺去摸着一顆，這一顆是冰也似冷的。他連忙縮回他的手。他曾經和這個為自由而死的英雄，做假朋友，有許多年，又有多少像他一樣的人曾被他暗算而遭害。他摸着他的佩刀，又縮回手來，然後再看了看他那老友。他那從前的同爭自由的夥伴的鐵索，那一件好些呢？士耳其長官的佩刀好呢，還是殉自由者身上啷噹的鐵索好呢？這個問題，他只以為已經解決了的，但現在又躍然而起了。

是夜間——一個陰鬱的夜，卻不安寧的風在漆黑的天空下盤旋。助手動身到監獄裏去，獄官有事喚他。他的腳步沒有平素那樣的矯捷。黑暗的天色是不愉快的，那風也正是一般。他心裏只管想着他所不要想的那些事。那天早晨A——爬上絞架去的時候，他曾怎樣想要竭力躲開，但不曾辦到。那囚徒好像在找尋他。現在給他找到了。他又看着他，正像在法場上時一樣的看着他。那時他要

在身死以前把那怨毒與輕蔑的一眼烙在他的腦筋上呢。那邊！！黑暗中，他前面——有熊熊的兩點——眼睛阿。他不能上前了。他立定了。他們是他朋友的一雙眼睛。活像的——正是那麼大。要上前去麼？他想了一回，把眼睛閉上。再睜開來的時候，那兩個眼睛仍看着他——反而更大了一些，並且更含着別種的神情。他跳起身來狂奔。兩個眼睛不見了，只有一個貓在他前面縱跳而去。他自笑他的膽怯，但是腳步却比平常加緊了些。

終於走到監獄的空場前了。他呆呆的向那早上絞人的場所窺望，他也為那個人一定已經掩埋，一切事都沒有了。不料他看見那屍體正在黑暗裏放光。風吹過他的時候，那些絞架嗚咽不已。這個聲音，被風帶入了那無盡的空間。助手低了頭拚命的跑，但是跑近那些絞架的時候，他的一雙腳却一步比一步更重。早上那陣寒慄又澆過他的全身了。終於，他抖瑟瑟的走到了獄官的房間裏。房中光線明亮。那邊至少有着一個人類。獄官並不抬起頭來；他正在沉思。於是大家默然無語。

『現在你睡得着了，』助手提醒他，想打破這難堪的沉默。『現在那鏈子不響了。』

『嚇！你不聽見麼？』外邊，在風聲之上，絞架蕭蕭的聲音，清清楚楚的送過來。那是一種哀傷的單調的聲音，是一種偉大的催眠歌，來撫慰這英雄的死者。

『為什麼不曾埋葬他？』

『我喚你來就為的是這個事。明天早晨，你去解他下來埋了罷，因為你是他的朋友。』

助手不作聲。這真是故意嘲弄了。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他做這件事，助手心裏暗暗的想。

獄官把頭垂下去；他的眼睛隱在黑影裏。助手慢慢站起身來，拿起洋燈，移到獄官顫慄的臉前。獄官勃然大怒，仰起頭來，劈手奪過那盞洋燈，在地板上擲得粉碎。

『你膽怯的奸賊——他是你的朋友！』

房間裏漆黑似的黑了，幾十隻明晃晃眼睛從四面八方射過來，愈幌愈大。這是可怕的；他想要走開。但是他找不着門。他祇是團團的打轉。最後，他絆跌在門上面了。他小心的開了門，伸出一個頭去。外面是一樣可怕；黑暗，風，還有絞架的嗚咽。阿！——那是種什麼聲音！他刺到他骨髓裏面，使他痛苦。高高的在上，是那死人，遠遠在風裏擺盪。到那里去好呢？他決定拚命的跑，但是只跑了不多幾步，却有一件東西逼着他抬起頭來看。那邊，前面，在黑地裏，是有團明晃

晃的睡眼了的眼，一條一條的血從裏面淌下來。他的腿酥軟了。抖着想跑獄官的門去，又聽見那獄官喃喃的說着：

『庸懦的奸賊！』

助手轉身再逃。但是這一次，風擋了他的路，他抬頭一看他自己，正關在絞架中間。現在那死人好像不怒了，那雙眼很同情的向下對他看，那嘴唇說道：『朋友，朋友。』

他蛇似的在地上屈曲爬行。然後熱狂似的匆急，弄好了梯，登上去，解鬆繩結。屍身落在地下了。他急忙把原繩的結向自己頭上一套，把自己吊在空中。在那含怒的風聲裏，有一個人奇怪的呃逆聲夾在裏邊——然後這聲音沒有了。兩個死人互相看着，一個在地上，一個高高的在黑暗裏風裏搖晃。

阿伽洛年 (Awetis Akaronean) 於一八六六年生於俄羅斯波斯土耳其三國交界處附近的伊提爾村 (Igdir)。他曾在有名的阿美尼亞修道院讀書，畢業後當過十年教員，直至阿美尼亞學校被土耳其禁止，方改業新聞記者。以此曾到瑞士及高加索。

他的著作頗多，是個出名的作家；在他的同族的作家中，他是新派。此篇從 Underwood's Famous Stor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中譯出，同集尚有他的一篇鄰椅已譯載去年小說月報九號，這兩篇都是描寫土耳其人虐待阿美尼亞人的故事。又新青年某號有周作人先生譯的一滴牛乳。把這三篇合看，大概可知阿伽洛年的作風了。

十六

愛華德[illegible]作
胡[illegible]譯

戀愛是一件很大的事——一
件很重要的事；
娘，我駭怕呢。
『我愛你』——這是他所說的；
但是他說的時候，他看着別處，
他吻我的時候，他很是躊躇。
戀愛是一件很大的事——一
件很重要的事；
娘，我駭怕呢。

十二年一月十七夜，於上海
南洋大學。

Sixteen

Love is a very big thing—a very great thing, mother;
And I am afraid.
"I love you"—that is what he said;
But he looked away as he spoke,
And he faltered when he kissed me.
Love is a very big thing—a very great thing, mother;
And I am afraid.

Edward Pickerill

詩

母親的哭泣

徐雉

告訴我罷，母親，你為什麼哭呢？
你的手帕全濕透了，母親。
你的眼睛全紅腫了，母親。
你又受了爹爹的欺侮了嗎？
母親，爹爹眞是不好，以後你不要再理他就是了。
爹爹不和你好，不要緊！我總和你好。
你不高興的時候，我要唱最好聽的歌給你聽。
你一個人覺得冷清清的時候，我要親密地和你接吻。
當我放學回家時，我要把先生對我講的故事背給你聽。
但是，母親！母親你為什麼不開口呢？
母親，你不要睬爹爹，也不要睬姊姊，我最怕的是姊姊，他們常常欺侮你。
母親，到我長成像我哥哥那樣大了，我定要賺盤千盤萬的錢給你用；
哥哥也有分；爹爹和姊姊，我一個錢都不給他們，因為他們常常欺侮你。
但是，母親，你為什麼老是這樣的哭個不了？
你面上的脂粉統統給眼淚洗掉了。
你到底遇着了什麼事，使你這樣悲傷呢？
母親，我每逢哭泣的時候，你總是對我說：
『寶貝！不要哭，媽媽買糖給你吃。』
那末，你現在為什麼也哭起來了，而且比我哭得更利害呢？
母親，要是你只管這樣的哭泣，我也要哭了！那時你若再對我那樣地說：
『寶貝！不要哭，媽媽買糖給你吃。』我可不答應你了。

我和她

何心冷

四年前的我，
也不知道可曾遇見過她？
即使驀地遇見了，
不過彼此看上一眼吧，
一些兒也不經意。
她逕自向東，
我逕自向西；
她不顧理我，
我又何嘗一定要去睬她？
。。。。
三年前的我，
從無意中認識了她，
只瞧見她那和靄的面龐，
活潑的神情，
便使我敬慕得五體投地。
我向她說話吧？
却不知道從那裏說起？
但是我猜度她的心裏，
却似乎也並不嫌棄。
只是我羞答答的，
至多談上一句兩句；
深恐怕多說了話，

要唐突了神聖的她。

＊　＊　＊

兩年前的我，
漸漸的和她熟了。
天真的她，
見了我常時帶着微笑。
在我的心裏，
可極願和她做個朋友；
只是摸不着她的心眼，
恐怕她要着惱，
有時話到舌尖，
想了想，
依舊向肚裏嚥了。
我只是爲她傾倒，
可不管她是知道不知道？

＊　＊　＊　＊

一年前的我，
總算是和她說得投機，
只覿面時那敢多說，
怕的是人家搬弄是非，
但是我始終感謝她的厚意；
最難忘是嘗試豆子滋味。
她有心也罷，
無心也罷，
我只是至至誠誠，
將她嵌在我的心裏。
願折了我猩紅沸熱的血心。
永遠的供獻給她。

＊　＊　＊

如今的我，
只怕她不睬我了。
如今的我，
只怕她不理我了。
將戀愛之絲，
緊緊的縫住了我的心隙，
生怕她去了。
將戀愛之絲，
緊緊的繫住了她的心頭，
生怕她飛了。
我折了我的靈魂，心血，
我捨了我的幸福，生趣，
一古腦兒都交給她了。
她經過幾次的思量，
最後伸出了雙手接了！

＊　＊　＊　＊

我是四年前的我，
她也是四年前的她，
只是起初那兩顆黏不攏的心，
到如今却如膠似漆，
要分離也難以分離。
有人要驚奇吧？
沒什麼驚奇。
有人要猜疑吧？
用不着猜疑。
這就是古往今來人生參不透的愛之神祕！

一二，一一，五，上海。

小詩

唐譽蕉

葉兒，
你隨着風娍下來罷！
何必一閃一閃地徘徊着！

樹上何必結果呢？
有花開着，
也就好了。

早霞漸漸上升了，
天空裏的碧海，
已染着殷紅的血了。

蟬呵！
你喊我回去嗎？
我還要過幾天呢！
請你告訴我的父母。

螢火蟲，
你飛到寢室裏找他嗎？
他已睡了，
明天來罷！

詩神是不受人邀請的！
當我請她降臨時，
反躲起來了；
當我忘却她時，
反偷偷地含笑着站在後面了。

星　焦菊隱

星兒瞪着小圓的眼睛盼月亮；
月兒來了，
她們却羞答答的擲起臉來！

樂和愛　焦菊隱

親愛的哥哥回來了，
雖然各自充滿了樂和愛，
反而顯得客氣了！

印象　焦菊隱

「大家自會赤裸裸相見！
相見以心，
不必相見以貌！」
——穿痛是誰這樣告訴我。

他　焦菊隱

盡力將他忘了罷，
他却時時在心頭跳舞；
必需時，
他反使人猜這句啞謎兒！

靜　焦菊隱

如煙的暮氣，
籠着落日的光芒。
燕子一聲，
四邊都靜寂了！

晚　焦菊隱

天晚了，
美麗的雲不住地跳舞；
大陽還涎着臉兒偷看呢！

花兒　焦菊隱

垂萎的花兒，
見了雨便笑得挺不起腰來。
太陽來了，
她們又愁苦着臉兒了！

悟　焦菊隱

我不怨他恨他。——
沒有苦惱是顯不出快樂的！

淚　焦菊隱

將淚留着些罷，
留着些爲快樂流罷！



女子之性的知識（續）

味辛

美國魯濱孫（William J. Robinson）原著

第四章　性慾本能

自然界的一切，從最低的動物到最高的人類，其所具的性慾本能，都是先天的。女子的愛慕男子，男子的戀想女子，其慾望都是生來就有，誰也不能缺少的本能。所以這並不是可恥的事，並不是不要臉的事，並不是罪惡的事。從種種的理由考察起來，這實在是自然所賦予正當的，自然的，健全的慾望，一方又為種族的保存和繁殖所必需。如果沒有這本能，人類便早已滅亡了。

『思想和感情沒有責任』這話是應該牢記的。許多囚於因襲的道德的男女，在戀慕異性接觸異性（或接吻或抱擁）的慾望湧上的時候，每每發生一種過慮，以為這慾望的發生，或者已犯了罪惡了。這樣憂慮的結果，往往有成憂鬱症的。將近成熟期的少女，如果有這樣狀態的，應該先曉得『思想和感情沒有責任』這一句話。在事實上，無論怎樣的思想和感情，都是無罪的。不用說，到了表現於行為而實行的時候，固然是另一問題。其理由，就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思想感情，並不負有責任的緣故。這樣的思想和感情，不是我們自己所能制御的；但這也並非說慾望發生的時候，可以任其放縱，不必加以裁制；我們本來應該和他戰鬬，將其驅逐的。然這却並沒有引為可恥的必要，因為這是先天的具有關於他的起原，我們是不負責任的。

然而一到實行，便有責任了，行為至少是有某程度以上的統律的，所以惡的行為，是罪惡，是道德上的責任。單是對於性的行為的慾望，和迫於飢渴時對於食物的慾望一樣，沒有什麼罪惡的。然而如果實行其慾望，那便和飢者的偸竊包以充其慾望一樣，不能不說是罪惡了。

這幾句話，並不對讀者諸君講道，著者並不是極端論者，也不是偽善者。禁慾主義和放縱主義，都是我所不取的。這實者是同等

的器。我這里所以這樣的說，無非想闡明正確的性的知識的全部，要使之普及罷了。

假使對於性的行為和性的道德的各種意見和說明，走入邪路，充滿謬誤，實在把一部分讀者引導到悲慘的苦痛上去。男女固然一樣的苦，但因種種的理由，女子的苦，更格外的多。為了自然的障害（月經，分娩，哺乳等，）為了長年月的抑制，為了自己不能提出請求而不得不等他人向自己提出請求，為了經濟上不能不從屬於男子，女子常常不能不負較大的苦痛。

因了以上的理由，女子之性的教育，有二重的必要。關於此點，在第一章已經說得很詳。然女子之先天的障害，月經，姙娠，分娩，哺乳等，格外增重了我們的義務。即女子負了重大的擔荷，犧牲比男子更多，所以我們對於她們，不可不以親切和義俠，費特別的考慮呢。

第五章 春機發動期

春機發動期，對於少女的一生，實在是有可驚的意義的時機。不用說，這在年青的男子，於其一生的發達上，也有重大的意義，然在少女却尤其顯著。少女將來的幸福與否，都依了這時機的如何而定。

春機發動期的名詞，意義就是成熟，青年男女性的成熟時機的稱謂。換一句話，到了春機發動期，在男子的生殖器，纔生精子，在女子的生殖器，卵子纔成熟而排出；而女子的春機發動期，尤有男子所沒有的獨特現象，就是月經的現象。

肉體的變化 這春機發動期(Puberty)的名詞，本來從拉丁文的"Puber"（意即成熟）而來；而"Puber"一字，又從拉丁文的"Pubes"（意即生毛）而來。達到這成熟的時代，一切的哺乳動物（有乳房，對幼兒哺乳的動物）毛就發達起來。我們人類，除了手掌和腳底之外，也以無數的毛孔掩蔽全身，從出生的時候，便有毛包着。但其毛非常微細，幾乎肉眼所不能見，但用顯微鏡照起來，却很容易看得出。這些毛，到了成熟，色便濃厚，數也增加，就是從來不曾留意的處所，也生出無數的毛，上脣，顏面，（男子，）腋下，下腹部，尤其顯著。

所以少女在春機發動期最初的特徵，先在腋下生毛，其次陰阜，大陰脣，也接着生毛。生殖器的一切，陰門，子宮，卵巢等，都發達起來，向來祇生內分泌的卵巢，這時代又排出卵子；換一句話，起每月一定的排卵作用。與這排卵作用同時，起每月的月經作用。乳房膨大，其輪廓帶特色，中心含腺質的物質，於必要時，具分泌乳汁的能力。而且入於此時代，感受性不思議的強烈，些許的刺戟，便感着苦痛。

不但生殖器如此，全身的各部，也一律發達。身長急激的增加，四肢都起非常的變化。骨盤加廣，胸廓也廣而且厚，骨骼很帶圓樣，漸次成爲脫離少女期的女子。

精神的變化 不但肉體的變化而已，同時，精神的方面也起顯著的特徵。第一是情緒的發達，常常情緒充溢，什麽都容易感觸，對於異性，自意識很強。不用說，性慾的衝動，還沒有現出明確的形象，（在少年男子却已出現）然已經充滿了漠然的玄想。對於女伴捧呈強烈的熱情，也是這時期的特徵。然這決不足責，正和安全瓣一樣。走於邪路的變態發達，可說是沒有的。

這時機又爲憧憬和空想的時機。喜歡讀狂烈的戀愛小說，把自己當作小說的女主人公。所以少女之精神的變化，往往因春機發動期的讀物如何而發生差異。讀書所及的影響既然這樣顯著，所以周圍的年長者，對於她讀什麽書，和什麽書可讀，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仔細的研究。身心兩者有深切的關係的教育，比什麽都要緊。

在所謂神經質的少女，尤其是家庭內有神經質的雰圍氣的少女，更有特別注意的必要。因爲神經病的特質的發生，多在這時機的緣故。又耽於性的惡習慣（手淫）也在這時機。所以做父母的，對於春機發動期的少女，不可不加以特別的注意，務使少有肉體的情緒的激動。

少女達於春機發動期的年齡，與月經初期的年齡同時，這是許多學者所公認的。在美國，月經初潮的平均年齡大約是十三歲或十四歲。學者中，或稱月經前徐徐發達的幾年爲春機發動前期，月經後的第一年爲春機發動後期，從踏入春機發動期的時候到性的完全成熟，稱爲婚前期。這時期通常約自十三歲到十八歲的樣子；到了十八歲，男女都完全成熟。雖然在精神上，我們終生可望進益，不會有發達中止的時候，就是肉體上，在十八歲以後，還是繼續的成長，然在性的發達上，到了十八歲，男女都已完全了。但因種種的理由，女子也有到了二十歲或二十五歲纔能做母親的。

第六章 月經

使女子先具有爲性的生物的意識，具有與男子不同的意識的第一機能，便是月經。月經，便是起於每月的血液排出。這月經——"Menstruation"——一字，本是從拉丁文的"Mensis" 而來；Mensis 就是月的意思。又有『月事』『月信』『天癸』『信水』等稱。

月經，在常態是每一個月一次。然並不是陽曆的一個月，乃是陰曆的一個月，卽每二十八日一次。所以一年有十三次，並不是十二次。

月經的血液從那里來的　這血液是從子宮內部溢出的；每月月經前數日，子宮內黏膜充血，血管內血液過多而膨脹。若女子與異性相觸而妊娠，這過多的血液，便為胎兒的發育和發達所必要。然如果沒有妊娠，過多的血液，使從溢出血管（某血管破裂）的子宮，流到膣裏，排出於體外。須用布巾或綿類拭之。

月經從幾歲起　在美國（中國大略相同，）女子的月經來潮，平均為十三歲至十四歲；早的也有在十二歲，遲的也有在十五六歲甚至十七歲的。但十二歲以前或十六歲以後的初潮，却是很少。然在氣候寒冷的地方及北方諸國，往往有到十八歲纔見月經的。反之，在溫暖的地方及南方諸國，也有早到十歲前後的。因氣候與國土的不同，月經也有差異。著者曾經遇着許多芬蘭的病人，說他們的少女，有在移住美國的最初數月或最初一年中月經閉止的。

月經到幾歲止　月經閉塞的時期，普通為四十八歲至五十歲。然有時也有五十二歲或四十四五歲的。平均起來，女子有妊娠能力的月經時代，大約三十五年；如果不加制限，不用豫防，則一生大約可以有二十八至三十八的小孩。

月經每回幾日　一回的月經日數，大抵三日至五日，也有少至二日多至七日的。然最初兩日所排出，一定是總排出的血液的大部分。

血液的量　月經中排出的血液總量，要得正確的計算，也頗困難。然大約從一盎斯到三盎斯，或者也有到四盎斯的，特異的例，有到八盎斯的。如在過多的時候，便屬變態，須請醫師去診察。

第七章　月經異狀

女子月經的現象，祇是完全狀態的生理作用，決沒有因此而感苦痛的道理。所以在月經來潮的時候，不會有什麼辛痛，頭痛，刺戟，常來潮的起頭，並不覺得，直到漸漸像血液滴下的樣子，方纔覺得。然不幸這樣常態的女子，可說極其少數。大多數的女子，往往有月經不快的徵候。或者覺得一兩日的頭痛，或者是煩惱，或者是焦燥，或者是憂鬱，或者是絕望，或者沒有食慾，沒有希望，沒有氣力。或者須臥床一兩日，覺得有非臥床不可的苦痛的。

月經的血液過於多量，却近於出血，不像月經，這叫做月經過多，又稱子宮出血。反之，更有不見月經的，這叫做月經不調。又很少的例，月經有不從子宮流出，從別的部分——如鼻中——流出的。有的婦人，每月常一定從鼻中出血或從乳房出血的。然這樣的變態，可說是特別珍奇的異例。

月經困難　月經時的苦痛，既如前述；這便是月經困難，是男子所絕對不知，女子所獨有的運命。不用說，少許的苦痛和不快的感情，可說是月經的常態，不能包括在此處所說的月經困難之內。然往往有許多，苦痛十分劇烈，失卻作事的能力，不得不臥床一二天的。再劇烈的，甚至非用嗎啡不可。然每隔三四星期用一回嗎啡，結果實在十分危險，所以這樣的女子，不可不從早尋出其困難的原因，施以適當的治療。月經困難，並不祇是局部的疾病，固然也有單起於卵巢或子宮的障害的，然而許多的月經困難，卻往往有神經的原因；其病純原於神經的中樞，而生殖器卻毫沒一點異狀的。所以祇取局部治療的方法，往往不免錯誤。但經過熟練的專門醫生診斷，認局部治療為適宜的，當然別一問題。

第八章　月經時的衛生

月經時的衛生，兩句話可以說盡的，就是清潔和休息。這話在常識上便可斷定是不錯的；而關於後者——休息，更沒有多言的必要，因為無論何人，都知道身體不快時是必須休息的。在月經困難的時候，如不休息，症狀便更加險惡，流血的量益多，所以更有不得不休息之勢。然關於前者——清潔，卻又不同，從古代因襲下來關於月經的迷信的傳說，至今還有許多人相信。女子都怕在月經中的入浴洗滌。然而女子如果有洗滌的必要，月經中便也應該洗滌的。女子最可惜的白帶下，往往增重於月經中，許多女子的月經，每每有特臭的。如果隔了四五日不入浴洗滌，血液的幾分已經腐敗，便發特別可惜的惡臭，略為近一點就可聞到。又，女子中，絕沒有骯髒全然洗滌的。某種清教徒的女子，以為這是背天理的方法，（她不曉得洗滌是最近於天理的事情）祇有故意的女子纔這樣做。然而她們如果曉得健康也便是善，至少月經中（月經外更不必說）是應該勤於洗滌的。

清潔　少女到了十二三歲時，母親便該對她說明月經的現象，並且使她知道自己不久就要有了。她必須知道月經並不是可恥的事情，一經發見來潮的時候，立刻應該告訴母親；這時母親便該詳細教以處置法，脫脂綿和消毒的布巾的用法。破布之類，除了經過特別消毒者以外，千萬不可使用。

不潔的破布，往往釀成疾病。患白帶下的女子，往往因為月經時使用不潔的破布的緣故。——這是著者所深信的。少女應該於每日早晚，用溫湯或淡水和肥皂，洗滌外生殖器。既婚的女子每日須洗滌一次。洗滌液

用清水兩夸脫(每夸脫約合中國一升多),混入一匙的食鹽,或硼砂,或硼酸,至於明礬,炭酸,乳酸,碘酒等藥劑,祇有患白帶下,並且經過醫生的指示,方可使用。入浴以微溫湯最爲安全。冷水浴及海中或河中游泳,在月經中最宜禁忌。尤其在最初的二日間,絕對應該禁忌。

休息 休息在月經時和清潔一樣的重大,(雖然並不在清潔以上。) 女子雖有在月經中與平時無異,不必講特別的衞生法的,然這祇是極少數;至於大多數的女子,往往總有異狀的。所以在月經中,忌過度的勞動,在最初的二日;尤其應該安靜。體質虛弱的女子,應該在家中靜臥,如果爲了職業出外行走或作事,都可說是不謹愼。

月經時的子宮,比平時膨脹充血,所以如果不注意,便成將來疾病——即所謂「婦人病」的根本。有職業的婦女,即使不能完全休息,總不該過度操作,以多休息爲是。非常虛弱的在學的少女,最初二日,也應該停學。至於舞蹈,坐自由車,乘馬,競爭,及其他一切競技式的運動,普通的人月經中都應該休止。汽車馬車的旅行,這時也是有害,往往有陷於過多的危險。

(未完)

烹飪用具之研究

張士

婦主中饋,我國古制也。洎乎後世,富貴之家,主婦不屑下廚,烹飪之事,遂委諸無知婢僕之手;故烹飪用具,知研究者甚鮮。此篇爲美國麥多那夫人 (Mrs. Elizebeth Macdonald) 所著;利用科學,指諸實用,簡而易行,洵有益之作也。雖中西用具,間有不同,吾人識之,自可觸類旁通,增無限常識矣。

一 烹飪用具之選擇

凡購烹飪用具,余按三主旨以選擇之:容量,科學,美觀,是也。

容量

容量之選擇,治家主婦須自定之;蓋用具之大小,自當以適能容其家人所需之量爲善。故主婦未購時,宜先默算其家人口之多寡,次及其所購器具之用途,爲湯罐乎?爲飯鑊乎?爲烤鍋乎?飯鑊之容量須大,湯罐次之,烤鍋又次之,此其例也。他如其家人之食量,

亦不可不計及之；如老弱者食少，胃強者健飯。合此數端，細為核算，則臨時成竹在胸，選擇適當，無過與不及之虞矣。

科學

科學非僅為專門學者所研究之事；吾人作事，實無不可利用科學者，特不細思而已。即就選擇烹飪用具而論；如器之淺而底廣闊者，及器之深而底小者，同以烹等量之水，則前者必先沸。此物理學原理也；然吾人可利用此原理，而選擇底廣之淺器矣。又如銅遇酸質則腐蝕甚易，而銅綠又有大毒。此化學之原理也；然吾人能利用此原理，而不選擇銅器以為烹調酸物，及久貯食品之用矣。故主婦常有初級粗淺之物理學，化學等智識，而能施諸實用，則於購置烹飪用具時，自能選擇得宜，迄無困難也。

下列數種物質，為製烹飪用具常用之原料，茲按學理，分別詳其功用如下：

鋁（Aluminium）　質輕，耐用，并能保持熱氣；凡鋁器烹飪，不易致焦；與各種食物之質遇合，均不生有害之化學反應；不鏽，亦不易爆裂；用之製茶鼎，燉鍋，烤鍋，煮鍋，均宜。

鐵及鋼　質堅，耐用，亦善保持熱氣，而能傳佈平勻；假爾產者，用之製板，以烘麵包餅，尤佳。

陶土及玻璃　最合緩烹食物之用；其盤碟之屬，既美觀，而又最易洗滌，且烹時，食時，均能用之，不須更易他器，最便利也。

洋鐵　質輕，價廉，善傳熱，製糕餅之模最合。

美觀

用具美觀，則用者易生興致，此理明甚；然美觀之真義，不在粉飾而在『相稱』『適宜。』故選擇烹飪用具，必求原料優良，製工精美，樣式勻稱，庶與美觀真義無悖也。

尤有一種主旨，不可不顧及者，則經濟是也。如上文所言，選擇用具，須有合宜的容量，此即為經濟之一端。用具宜取質美者，蓋價雖略昂，而耐用美觀，均遠勝劣質者，值似昂而實廉耳。凡底廣之器，受熱較多，遂省柴薪，此亦經濟之一道，不可不知也。慧心之人，更可自繪圖型，製為器具，能兼數用者，是則由各人就其家庭應用之具，而自設思焉。惟世人間有好承受務物，自以為經濟，雖其價略廉，然其樣式未必愜意，原料未必優美，而先用之者，尤不知是否健全之人，故對於此舉，殊未敢贊同也。

二　烹飪用具之整理

昔法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言曰：『致富足之道，保存之收效，一如干求，』旨哉斯言！吾人購用器具，如能小心愛護之，保存之，排列有條，整理有方，則用時應手而得，彌覺其用具富足；彼富有之家，不知

整理者，亦常有褪色矣。是故既能善於選擇，而又繼之以整理得宜，則其庖廚斯稱完美矣。

整理之法，須先熟諳各用具原料之性，而定保存整理之方、並就關係所及，擧要言之：

鋁　鋁質器具，最合烹飪之用，不須先事何等整理，然後用之。惟遇鹼質(Alkalis)則生反應而成黑色，然後以酸質，其色澤便能復原。故黯黑之鋁器，可用以烹番茄，或酸蘋果等，一經用後，光華全復；此含有化學意味之動作，實無害於所烹食品之滋養料與消化力也。

鋁器宜用中性肥皂(Neutral Soap)洗之。如器底積有焦餅之層，祇宜用木枝或木製剛鬉刷洗之；勿用鋼器，致損其質也。去冬余有鋁鍋，其底黏積焦餅甚多，因思得一簡易良法以去之。余先以火烹鋁鍋至沸，乃急浸之後門小河冷水中，因鋁與焦餅之漲度不同，故焦餅自行碎裂，稍加刮洗，盡行滌除。

處理此等積有焦片之鋁鍋，又可以草酸(Oxalic Acid)和水浸洗之，約水每加侖，加草酸四湯匙，使溶。先浸鋁鍋於溶液中，越一夜，然後洗之，焦片自去。但家有孩童者，深恐誤事，故為審慎計，不宜用此有毒酸質，寧稍費氣力，細為刮洗。

如鋁器有凹痕，可用木承其處，取木槌輕擊彼面，自然平復。

玻璃　凡新購玻璃器皿，用為烹飪之器者，宜先置之冷水中，煮之至沸；沸後約五分或十分鐘之久，則又抽薪止沸，俟水復冷而止。行此法數次，以鍊其抵抗縮漲之力，然後乃可用之。惟近有特製之品，專備烹飪之用者，自有支持縮漲之力，不易碎裂，則可不用此法矣。

玻璃器皿，洗滌最易，不須特設方法，如器積有焦片，久浸水中則自離。

鐵　凡用新鐵器，宜先以不含鹽質之膏油塗而輕擦之，然後乃置之爐上加熱。如欲久藏鐵器，暫不取用，亦宜用此等膏油，或柏立芬油(Paraffin)塗其表面至遍，即可保其不鏽。

鐵器宜時用洗滌用之蘇打(Washing Soda)和水烹之，此為去其積垢之善法；(約蘇打一磅，可和水一加侖有半，)烹後，應用清潔沸水漂清，俟鐵器乾透，乃可收藏，庶免生鏽。

凡鐵器有鏽，宜先擦以煤油，後用砥石磨去之。

洋鐵　洋鐵器皿，宜用中性肥皂和水洗滌。此種器皿，用之日久，則其色轉為晦黯，是蓋外包之錫所發出者，並非污垢所至，實無妨礙。慎勿磨擦去之，致損錫質。蓋外包之錫已去，則鐵質現，不久便生鏽而器毀矣。

烹調食物的原理

高山

食物是人人必需的，但多數人不知道爲什麼必需，即喫了東西有什麼用處？只有時人生了疾病，漸漸瘦了；身體內的組織漸漸減輕，脂肪也逐漸消耗；等到病愈之後，食慾亢進，不幾何時，身體又肥壯起來，於是知道食物能滋補身體的。又有時生了疾病，醫生囑咐他應該多食何種食品，於是我們知道有種食品格外能滋補身體。

誠然，各種食品有各種不同的功用，體育家知道何種食品最能助筋肉發達，衞生學家知道何種食物能發多量的熱力，宜於冬天，常食可以禦寒。

總之，各種食物，有以下的效用：便是食物入人身體內，能以熱力供給身體，或給身體以構造組織。我們的食物，都是有機物，這種有機物的食品中間藏有潛伏的能力。食物在體內消化了，複雜的食物變化簡單的物質的時候，和吸進去的養氣合併，發生養化作用，猶如炭或柴燃燒時候的起養化作用，於是食料內的能力放出來了，遂化了熱。讀者須知道熱就是能力的一種。因此保守住身體的溫度。人體的溫度無論冬夏，有華氏寒暑表九十八度六分高，這熱就依靠食物在體內起燃燒作用而發生出來的。另外還再放出能力來供給種種運動以及各種眼睛看不見的動作，如心的跳躍，血的循環，及呼吸消化等之用。

我方纔在前面說過，我們的食物，都是有機物，這固然不錯。但許多礦物質及水，關於人的生活也極重要，所以廣義的食物，不僅是有機物。統共分起來，有以下五類：

蛋白質　脂肪　炭水化合物　礦物質　水

蛋白質與礦物質與水合起來，去造成人體的組織；炭水化合物及脂肪，則爲發出熱力之用，蛋白質的用處也能這樣。有時有機食物因來源的不同，也可以稱爲植物質如番薯，菜蔬之類，及動物質如肉，魚，鷄蛋之類。

食物的效用我們既已知道，但爲什麼必須加以烹調呢？原人是生食的，等到他們發明取火的方法之後，遂漸漸熟食了。現在生存各處的野蠻民族，已經都能熟食，不過他

們所用的方法極其粗糙罷了。野蠻民族最初處理食物的方法，大概是將食物放在日下晒乾，而且這也是一個簡便的貯藏食物的方法，再進一步，乃將食物放在火堆上面來燔；或在燃火未熄的灰炭上面來烘。到隨後造出器皿來，盛了食物架在火上，那已是大進步了。現在的烹煮食物則只少有以下五種：

一，直接在火上烹煮。

(a) 炙　在煤火或瓦斯上的熱鏤上烤着。

(b) 燔　置食物在火的上面。

二，在熱空氣中烹煮。

(c) 烘

三，在熱水中烹煮。

(a) 煮　置食物在熱水中，華氏二一二度的火力烹煮。

(b) 燉　所用熱度及水如前，但水比較的少，徐徐的煮。

(c) 蒸　食物直接在熱氣中蒸，或將他盛在又一器皿內，皿的週圍熱氣燻着。

四，在熱油中烹煮。

(a) 煠　食物在多量的油內烹煮。

(b) 煎　食物放在少量的油內烹煮。

五，無火的炊烹器中烹煮。

在火上烹煮數分鐘，隨後即將食物放在無火的炊烹器內。食物的烹好，直接在火加熱的時間，比在無火的炊烹器為少。

烹煮的方法，大概是以這幾種為基礎，隨後更進而化為複雜的方法；但我們要問，我們為何要烹調，烹煮有什麼實際的效益沒有呢？

在實際效益上，食物中及水中常常寄生着多種細菌，烹煮之後，細菌被熱殺死。又食物烹煮之後，小粉膨脹，植物細胞中的細胞膜動物的締結組織鬆解，變成容易消化。在人的知覺方面，食物調味之後，便更覺得美好。因人的臭與味兩種感覺，和別的感覺一樣，富於美感的。雖然審美學上所說到的偏屬於視覺的繪畫，彫刻，跳舞等及聽覺的音樂，詩歌等藝術的美，並不及於味覺的烹飪，然要使味覺的快美，則非賴烹調這種藝術不可了。

我們現在舉常供食用的牛乳為例，可以從這化出許多食品來。我們既喫這種食料，不可不知道這種食品的性質。牛乳含水有百分之八七，蛋白質三・三，脂肪四，炭水化合物五，礦物質〇・七。這是滋養小牛的最好的食品，因為成分是適於小牛長發上的需要的。各種動物的乳的成分略有不同，所以這種乳喂別種仔兒，總不十分適合的。如

以牛乳喂小孩，必須使蛋白質稀薄，加糖纔適合。

乳液本是天然營養仔兒的，如成人專吃這東西便不適宜，因水分太多，炭水化合物與蛋白質比例起來，成分太少，而且沒有細胞膜質等渣滓也不好，所以必須兼食點別種食品。牛乳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蛋白質，蛋白質是一個總稱，內分蛋白，乳白(Casein)及複合蛋白質。蛋白遇熱凝結，牛乳煮沸的時候，上面作一層薄衣浮起的就是。乳白遇熱不凝，只有乳作酸變壞的時候，遇着乳酸，遂沉澱下來。乳中的脂肪係作球形，靜置稍脂肪卽浮在上面，結成乳脂。每顆脂肪球的週圍有蛋白包裹着，一經接觸，兩者方纔分離。那脂肪名叫乳油(Butter)。乳油是最容易消化的脂肪。已提去乳油的乳，成分是水百分之九一，蛋白質三，脂肪○・五，炭水化合物四・八，礦物質○・七，為最容易消化的蛋白質食品。

檢查牛乳的方法，非常簡易，只要取乳少許烹煮，上面起來的浮皮，便是蛋白，與雞蛋中的蛋白相似。馬鈴薯入水烹煮，水面上也有薄衣浮起，煮肉時浮起來的褐色的浮沫，都是一類的東西。

溫和的乳中，加以小牛胃質(Rennet)，乳白卽凝結，用調羹攪動，凝結的乳白卽與脂肪分離，糖及礦物質則含在剩下的乳漿中。如果加酸，如醋或檸檬汁之類，乳白卽沉下，或聽其發酸之後亦然。

如檢查乳內小粉質，則用碘溶液滴入，從顏色上可以看出。要檢查脂肪，則滴一點乳在紙上，可以看出。檢查牛乳，最好將買得的牛乳，緩緩傾出來，看下半瓶，及近瓶底處有無污濁及層累等，如有便不宜供食用。

牛乳是容易壞的食品，如要貯藏略久，供小孩的食用，不能不用巴斯德法來藏起。巴斯德是一個法國人的名字，這法子因為是他發明的，所以有這名稱。方法是將瓶在沸水中煮十分鐘，將原有的細菌煮死。隨後瓶中盛滿牛乳；蓋好瓶蓋，或用脫脂棉花塞好；將瓶排在一個架子上，將架子坐在罐內，因為那架子是有腳的，所以瓶底不與罐底相觸。隨後罐內注冷水，大約達牛乳瓶頸，而不浸沒瓶口為度。於是將罐在火加熱到華氏表一五八度，卽移開火焰，當冲的地方，使繼續這樣高的熱度到二十分鐘，移置冷處，候用。待給小孩飲時，再加熱。

不良的牛乳，雖然是引病的媒介，但變酸的牛乳卻可以供食用。這種最便用的牛酪(Cheese)的做法很簡易，只須取變酸的牛乳加熱到華氏九八度，或用沸水注入牛乳中，亦可凝結的乳塊卽與乳漿分離，傾去乳漿，加以溶解的乳油，鹽，胡椒等卽成。更可加以各種和味的物事。

乳醬是乳類烹調中極滋養的食品，又稱爲乳油醬。係以乳爲湯汁和以果蔬的醬而成。最常用的果蔬是馬鈴薯，番茄，玉蜀黍，豌豆，蠶豆等。先將這宗果物煮爛，在濾器上濾過，去掉皮核，成醬，如有酸性的，如番茄，在未加牛乳之前加一點曹達，使酸性中和。先溶解乳油，和以麪粉，調得很勻，再加果醬，煮到稍厚，隨後加牛乳及味料，再煮一二分鐘即成。或者先將乳油與粉和好，即加牛乳，煮到濃厚，後加味料及植物醬，再煮一二分鐘亦可。

牛乳醬因爲極富於滋養料，所以很可以當早上點心或晚餐，獨食比和許多別的食物來食爲佳。

牛酪是第一種補益組織的食品，因爲內含蛋白質極多，成分不盡同，大概是含水有百分之二七·四，蛋白質二七·四，脂肪三六·八，炭水化合物四·一，礦物質四，因爲製造時須加鹽，所以礦物質增多一點。

牛酪的種類很多，有的含水較多，有的即平常從牛乳製出，有的加添乳油製造，又有些則從提去乳油的牛乳製成。有些則含有氣味，這氣味係從發酵得來的。

牛酪的製法很容易，只要將牛乳加溫，加入小牛胃質，乳便凝結成塊，後將凝乳切成塊，傾去水分，再將乳塊在模型中壓成整齊的樣子，待其成熟。商家賣的牛酪，常有顏色的，係加入無害的植物染料所致，並非牛酪本身的顏色。

兒童的遊戲及玩具

景遜

玩具是因遊戲而來的，而遊戲是生物的一種天然的自動，這種自動只有在高等動物裏才會有，下等動物類裏是沒有的。高等動物類的遊戲，時期長短很不一律，隨物類的智慧與進步而異。

從進化上考察起來，幼兒的那種本能的遊戲，到長大後便是工作。在動物類裏，幼時的遊戲，是將來謀生活的自然方法，像怎樣攫取食物，以及怎樣避敵的攜躍等，都是從幼時遊戲中練習得來的。

遊戲關係於長成後的生活，有這樣重要，古代教育家如柏拉圖，盧梭，陸克等，已早經

知道此理，說游戲在教育上的價值極大。到了近代教育家，如卑斯泰羅基及福羅培爾等，對於游戲在教育上的地位價值，更格外看重了。

兒童游戲時，能盡量發展他的能力，除了被體力所限外，更沒有限制他的障礙。兒童玩耍，並不是很隨便的，無意識的，不特運動體力，便是運用思想的地方也是很多。如想像，推量，判斷事物等，在游戲中都竭力活動的。不但如此，人們一生的生活，莫不在幼年時代的游戲中表現出來，換一句話，游戲不但是智慧及藝術的習練，也是將來各種生活的習練。

兒童的游戲，關係於生活，既那樣重要，所以不但不當禁止他，而且必須助他發達起來。幫助他游戲的方法，方面很多，這里不及詳細說，大概不外乎隨時指導他作有益的游戲，或供給他材料，如故事之類，并且須供給他游戲的良好場所，以及供給他遊玩的器具。

游戲的範圍非常廣大，把弄玩具不過是其中的一事。兒童把弄玩具的時期，發端很早，在最初能夠握了東西凝視的時候，便是玩弄玩具時期的開始。這時候，大約不過生後四星期的樣子。把玩玩具，關於兒童心身的發達很重大，不單是把玩具給小孩，是使小孩能夠安靜點罷了。福羅倍爾是近代大教家中注意到玩具的重要的第一人。因爲玩具的功能，不特助長小孩的個性及歡樂，實能長發他的創造的自動。福羅培爾曾說，給小孩的玩具，應當簡單，形狀須多變化，這個緣故，能夠使兒童擴張想像和建設的才能。

但玩具的種類極多，要合於兒童的心境，并且要合於衞生，有社會的價值的，不可不將材料細加考察，并照兒童的年齡分配玩具的種類，這是很重要的；優劣的分別，大略如下：

優良的玩具：

(1)可愛的。(2)質料及工作都牢固耐久的。(3)能夠促起想像，解析，發明的，開導的，生動的，技巧的。(4)適合於經驗，研究，及建設的意義的。(5)適合於小孩的發育時期的；即合於小孩的活動力量，興趣及心理的發育程度的。(6)合於衞生的，容易洗滌的，沒有深的稜角及易屯積垢汙及微生物的。(7)形狀，顏色及表現，必須藝術的；要描繪簡單，顏色率真，諧和；既不要從感情主義，也並不純然是寫實主義的。

有危害的玩具：

有害於身體的：如(1)危險的；有尖角，尖稜，針頭，小鈴，釦子及別的另件裝飾，容易脫落，或誤吞入腹的。(2)不衞生的：不能洗濯的，染有顏料的，在不衞生的製造廠製造的，

與兒童發育期比較起來太小等。(3)不美的：發聲喧吵的，粗糙的，笨重的，聲音不和的，形狀不相稱的，不平均的，醜惡的；顏色雜亂不和諧的，及各種形狀醜惡，表現不好的人形，動物等。(4)質料及工作不堅固的。

有害於心理方面的：如(1)機械的，將小孩作爲旁觀者，只能使他娛樂，而不能鼓動他的創造動作的。(2)帶有軍事意味的，這有三個理由：(a)因此培養成一種破壞的非建設的精神。(b)養成對於人生價值有一種冷淡無情的態度。(c)對於戰爭的印象完全錯誤，把戰爭能破壞社會及工業的力量，完全抹煞，而將他作爲快樂的事情看。(3)過於寫實的，或過於精細的，(這專指人物一類。)

以上所講的，只是最明顯的幾種大要，此外玩具置辦的方法，與兒童性情很有關係，其中詳細的道理，當讓專門著作去講。但就表面上說，小兒置辦玩具不宜過多。但須爲堅固耐久的東西；因爲經久耐用，累月經年的過去，能深深的培養兒童的情緒。如果玩具過多，而都是容易破碎的，小兒見玩具忽見忽沒，不免養成輕率膚淺性情。玩具如稍有破損，應加以修補，這很能養成兒童謹慎小心的習慣。到了明年，有些新玩具配添，將換下的幾種舊的，有條理的收藏起來，這也是能使兒童感到很好的習慣的。

將玩具照小孩的年齡分配起來，大概如下：

第一年　利用手，臂及肘，和加以知覺及運動經驗。

一個月到四個月　握手的竿，橡皮或寫留路特的球或人形，橡皮或木的半圓形。

四個月　寫留路特製的啞鈴。

五個月　孟德淑利沙箱，摺紙，錫杯，

六個月　木球，有架小鏡，瓷匙，染色橡皮球。

八個月　圖畫，書，或大而着色的片子，小號手鈴，水中浮物——魚，鴨等。

九個月　廚房用具，(各種形狀大小不拘，但不宜有稜角尖端。)足球。

十個月　堅實的果蔬類，如馬鈴薯，梨頭，胡瓜等。

十二個月　小鑼，桶，橡皮，木質或寫留路特製的人形貓狗等。

一歲到二歲間　用較大的玩具，以運用其手，全臂及軀幹。

木槌，廚房用具，大釘，堅實的蔬果等，沙箱及石子，橡皮等製的人形及動物等，桶及勺，籐羅坐椅，足球，梯子，(四級或六級)木質塊(一乘四英寸大)，孟德淑利木製圓柱，球，(大小一套。)

二歲到四歲　利用基本筋肉，感覺及運動機官的活動，以及想像，構造等。

想像遊戲用者　人形，（須要堅固，能洗濯者，四到十二寸長，男及女小孩的及大人樣子的。）　附屬器物，（如錫製的或安那梅爾的碟子等，及炊烹器，爐子，）　洗濯器物，（如斗桶、熨斗，擱帶等。）人形的搖籃，　小房子，　諾亞匣（Noah's Ark，內裝木製，橡皮製，寫留羅特製的狗，馬，貓等，）　箱中捷克（Jack-in-box），大小球或偶人一套。

戶外活動用者　手推小車，小四輪車，小鐵路，小船，　脚踏車，　消火器，　園藝用具，　各種球，橡皮製養花足球，小形有顏色條的橡皮球或木球，　輕氣球。

製造用的玩具　大小各種木塊，孟德梭利樓塔及梯子，　小形木匠器具，沙，顏料，粉筆，黑板等，　大木球及木釘等，　扁形鳥獸，　木樑，（粗半寸或四分之一寸，長四到三十六寸。）石子，樹枝，葉片，以及樂器玩具。

四歲到六歲　利用基本筋肉的發達，及想像，構造，度量等。

想像遊戲用　偶人，（須要堅固，可以洗濯的；能有各種表各族的小孩的形狀則最好。）　偶人的附屬物件，（如車子等，）　偶人的更完全的屋宇，　炊爨器，酒櫥器，　玩具的劇場，　萬花鏡，磁鐵等。

音樂的玩具　簫笛，小鋼琴等各種。

戶外活動玩具　與前同；園藝器具及噴壺等。

建造用具　比前各種，更為完備，加小孩玩的道路等件。

六歲到九歲　利用附加筋肉。想像，仿造，建造，度量及工業遊戲等。

想像的遊戲　偶人，（代表各民族的，及歷史上的。）　偶人的附屬物件，（大小碟碟等。）　假面，玩具的店鋪等。玩具的戲場，　玩具的發簪等。

音樂器具，簫，笛，玩具鋼琴，提琴等。

戶外活動用具　足球，　棒球，　石彈，紙鳶，弓箭，跳繩等。　冰鞋，竹馬，　網球拍等，　園藝器具等，

建造用具　大小木塊，　小刀，黏土，沙土等。　製造物件用器，　照相器玩具，雙眼鏡，　鏡。

附錄

上海婦女團體致絲業董事書

聯芳汝霖先生均鑒：（上略）頃據上海絲廠女工團來函，多言絲業作工之苦：一則因時間太多，由早四時入廠，下午六時出廠，總計工作凡十四時。二則工價扣作押金，不敷生活。三則待遇太嚴，或時鞭撻從事。至於打盆絲用舊法，往往損傷手指，痛苦難堪。竊維近日工界，每以減工加薪為言，以致資本家與勞動家時相衝突，今工作時間太多，加以扣押工金，難免生怨，且於貧處救濟貧民之本意，得無相背耶？至於打盆一節，尤宜改用新法，非獨於工人衛生有益，而於營業之作工經濟，所裨尤不少也。若待遇工人，更為近日實業家所留意，毋庸鄙人等贅言矣。該工團函告者所言，鄙人等未敢遽信，然既有聞，所不得不為呼籲，竊附春秋責任備者之義。查現在世界各國，均有優待勞工之提倡，所提出要求，亦有三點：（一）每日工作時間，不得過八小時。（二）十四歲以下之幼童男女不得工作。（三）每星期須有一日之休息。以上種種，倘希提倡改良，造福蒼生，非異人任也。（下略）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

女權運動同盟會

職業女子聯修會

上海婦女會

上海美國婦女會

上海中國基督教婦女輔助會

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

讀前號

忠實地詳盡地把沒有戀愛的夫婦間的情形寫出來，使讀者大家感到舊式婚制的不良，而急須改革，其效力自勝於浮泛空談的鼓吹文字。無論那一件事，舉例說的終比不舉例的說得明白透澈，且為提倡普遍起見，具體的討論，尤比抽象的議論來得緊要，所以我愜意鄭君這篇的婚姻史。（楊千青）

我自己的婚姻史，是研究婚姻問題不可少的Data，且極忠實，附逃婚乃最簡之解決法。吾之獨身主義觀，亦與上同。戀愛自由的討論，這種類似討論名詞，太少意義，與胡懷琛用科學方法分析詩一樣。像鳳子女士在離婚號上既簡明又活潑的短信——給石龍的信——儘夠了。胎產和育兒改良之必要與室內清潔法，對於多數婦女，極有物質上的助力，惟太簡略，望以後多介紹。（許元啓）

曠夫君我自己的婚姻史一文，多麼沉痛！所可敬佩者：既受舊婚姻之流毒，對於對方改造的責任，不惜善口婆心，情至義盡；君真有良心人！去舊俗，從時流，夫人遷就之矣；聽從之矣；化村俗為時髦，煥然一新式女子，方為君賀，奈何有逃婚之主張？似離婚而不離婚，似不離婚而離婚，不知人將謂曠夫君何？逃婚吾表同情，良為健全之計；但於曠夫君方面，吾疑其有不妥處在呵！（曾廣助）

現在的社會知識程度低得很，我們要把一種學識或事實，宣傳到一般人心裏，非得用淺近的筆墨，實在的例子，赤裸裸地寫出來不可。倘使是高談闊論，專從學理上發揮，這不過幾個程度高的人懂吧，豈不是文学效力太少嗎？本號的我自己的婚姻史，那是一種淺顯赤裸裸的文字，而且是社會上很多的現象；同病的人看了，也可以得一個解決方法，所以我看了很是愜意啊。（沈晒炎）

第二號的婦女雜誌，我已經從頭到底讀過一遍了。我對於內中的文章，最愜意的，自然要算鄭振壎先生的我自己的婚姻史了。鄭先生用很真實很詳盡的筆墨，把自己婚姻的經過，赤裸裸地寫出來，這是對於社會很有益的。因為離婚問題，是社會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鄭先生這篇文章，很足以為研究該問題者的參攷資料。所以我希望以後多載這一類的文章！（黃惠璞）

瑞芝女士，恨舊式的盲目婚姻，痛新式的虛偽婚姻，曰：「我既反對舊式婚姻，更不贊成自由戀愛。」遂抱獨身主義。我以為與其消極的獨身，以脫舊家庭之苦，到不如積極的結婚，謀建新家庭之樂。與其消極的獨身，謀為社會服務，到不如積極的謀社會改良。與其消極的獨身，以遂不依他人的目的，到不如積極的謀可以不依他人的途徑。至其理論，則限於規定，未能盡量寫出，容後再談。（C. D. Hsu）

本誌現代男女爭鬪，頗有價值，他不但於本問題上下精稿的分析和評論，並且貢獻極誠懇的勸導。吾之獨身主義觀，在作者以主觀的態度，自然「慨乎言之」，但是不從根本上尋解決方法，徒以獨身了事，恐怕因噎廢食罷？評壇裏的告宣傳產兒限制的團

體，最表贊同；這是有關人種前途優劣的。關於戀愛討論幾篇文章，反正辯難，眞算是指導戀愛藝術的明燈呢。（黃新亞女史）

幾篇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的討論，都很詳細明白，而愜人意。末篇章先生的解釋，尤為透澈。我之獨身主義觀一文，可謂痛心之言。她戀愛的是什麼，說之發人猛省。『她戀愛的是什麼？』一語，竟深深的印入了我的腦海；而結末的『性情不合』四個字，更足警醒一般青年的迷夢。盼望貴誌以後能儘量的多發表些同樣的文字我的家庭亦小品中不可多得的文字；我尤愛其口吻的天真。（陸江東）

前號的文章，我最愛讀的，要推我自己的婚姻史和吾之獨身主義觀兩篇。鄭君的誠懇徹底的精神，眞可佩服！他用盡種種心思，竟把一個舊式的女子感動了；纏足搽粉等等陋習，都勉強的革除了。鄭君的毅力，我們眞該效法呀！至於魏女士的主張，在現在這男女爭鬪的時期中，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從她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勇敢率眞的精神。慕林女士的離影也還耐讀。（鄭瑞彩）

二月號本誌內我自己婚姻史和吾之獨身主義觀兩篇文字，都很有討論的價值。鄭君為他的夫人不肯聽他的話主張逃婚。我以為鄭君是受過教育的，他要夫人聽他的話，應該使夫人受點新式教育。他不這樣辦，便是他的錯。至於魏君對於男性隔膜生出仇視的心理，便固守着獨身主義，難道男性究沒有一個人可以托付終身嗎？觀察一偏，斷定恐未必的確。我的見解如此。（余國華）

（本欄排列依寄到先後為序）

讀前號欄投稿簡章

本社為促進讀者注意本誌文字並使編輯者了解一般讀者的意見起見，特從本年起，添設『讀前號』一欄，投稿簡章，暫行訂定如下：

(1)本欄專為徵求一般讀者對於本誌的意見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2)此項文字務求簡明，祇須說明那幾篇最為愜意或最不愜意的理由；每條至多以一百五十字為限。

(3)此項投稿，須於本誌出版後一個月內寄到本社，隔號登出逾期概不發表。（如讀一月號的文字須一月底寄到本社，三月號上發表。）

(4)投稿人概須用後面所印『讀前號欄投稿用紙』並填明姓名住址，如用他種稿紙，概不發表。

(5)來稿一經登載，每條酬送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券二角至五角。

(6)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寄還。

讀前號欄投稿用紙

（四月號）

投稿人

通信處

（本號投稿期限展緩十日於五月十日截止）

編輯餘錄

本號上我們對於鄭振壎君婚姻史批評的徵求，可說是希有的大成功。每篇的文字上，都表現着各個著者真摯的情感，正確的理智，和公平的態度。他們實在並不是為鄭君個人而發這樣的言論，是為一般而發的。我們謹對於原著者鄭君及諸位批評者表示最深切的謝忱。此外更有李翀，張友鶴，方鎮中，蕭甫，孫均侯，滕圭諸君及ML女士，也賜以同樣的批評，因為寄到稍遲，上半本已經排齊付印，以致不能揭載，謹表歉意。

前幾期為了排印方面種種的關係，以致出版逾期，非常抱歉。從本期起，已能如期出版；以後我們還希望能夠提前數天，以便外埠讀者，可於出版日接到。

自前號登起婦女之性的知識一文，博得大多數讀者的好評；此外關於各種常識的文字，也蒙讀者熱烈的歡迎。次號我們打算在這方面格外增多篇幅，以滿足讀者的希望。